

济宁历史文化丛书③7

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 编
编纂委员会主任 赵树国

《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上)

钟淑娥 李修波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四史》中的济宁:全2册/钟淑娥,李修波主编;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编.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11

(济宁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087-4561-9

I. ①二… II. ①钟… ②李… ③政… III. ①济宁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7066号

书 名:《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上下)

主 编:钟淑娥 李修波

责任编辑:姜婷婷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话:编辑部:(010) 66024122

邮购部:(010) 66060275

销售部:(010) 66080300 传真:(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电传:(010) 66080880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济宁市火炬书刊印务中心

开 本:170mm×240mm 1/16

印 张:34.75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120.00元(上下)

序

张宇周

经过多方面的不懈努力，《济宁历史文化丛书》陆续面世了。这是济宁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历史文化丛书，是我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收获。这部丛书的出版，值得祝贺。

济宁是孔孟之乡，在中国文化版图和世界文化格局中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因孔子、孟子而享誉天下，又因历史悠久、文化繁盛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缩影。济宁东依泰沂山脉，西接中原平地，古泗河流贯全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一区域是上古东夷族聚居的地区，曾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稠密、最领先的地区，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文化辉煌期：第一次是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伏羲氏、女娲氏、炎帝、黄帝、少昊帝一脉相承的东夷文化高峰。龙、凤图腾的肇始是其灿烂的文化标志。第二次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邾娄文化和鲁国文化，并由此造就了主导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说。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完整、最普及、凝聚力最强的思想体系。今天，儒家学说以其独特的内蕴仍被世界许多国家重视、研究和开掘。第三次是明清两朝的大运河文化。济宁运河文化融南汇北，集

漕运、商贸、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农业商品化的影响于一体，吸纳了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的精髓，融合了秦晋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特色，呈现出广泛的兼容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在这块文化沃土上，还产生了史传千载的梁祝文化，忠义刚烈的水浒文化，华彩无边的才子文化，流艺无声的匠圣文化。在济宁，“雅”文化与“俗”文化并存，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并存，“武”文化与“文”文化并存，山文化与水文化并存，儒、释、道并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姿，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厚德载物”的精髓。

当今时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支撑因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命题，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重大部署，文化发展面临着新机遇、肩负着新使命。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努力塑造济宁文化的魅力和特色，使文化成为展示济宁形象的品牌和标识。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文化繁荣新济宁，努力实现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名市跨越”的目标任务。济宁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是我们建设文化名市的独特优势和根基。加强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宣传，形成儒家文化发源地所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氛围，使济宁成为重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基地，是文化名市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济宁历史文化丛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济宁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整理和挖掘，是展示济宁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是中外客人了解孔孟之乡的权威“导游员”。

当前，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兴起“孔子热”“汉语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推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济宁作为传统文化最富集、最厚重的地区之一，完全应当有信心、有条件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上有更大作为。世界因为文化而了解孔孟之乡，孔孟之乡也只有通过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希望有志于文化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以更大的热情、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投身于文化事业，为文化名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09年1月

(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常委、宣传部长，作序
时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总目录

序

前 言 1

- 一、工具的遴选 1
- 二、史料的搜集 2
- 三、地名的考证 4
- 四、资料的选择 9

凡 例 13

人物事迹编 18

- 济宁市 19
- 兖州市 33
- 曲阜市 42
- 泗水县 55
- 邹城市 57
- 微山县 66
- 鱼台县 71
- 金乡县 72
- 嘉祥县 83
- 汶上县 85

| | |
|-----------------|-----|
| 附 录 | 91 |
| 附录一：孔子世家 | 91 |
| 附录二：鲁周公世家 | 118 |
| 附录三：任城王 | 139 |

官吏封诰编..... 159

| | |
|-----------|-----|
| 济宁市 | 160 |
| 兖州市 | 242 |
| 曲阜市 | 250 |
| 泗水县 | 259 |
| 邹城市 | 262 |
| 微山县 | 263 |
| 鱼台县 | 273 |
| 金乡县 | 274 |
| 嘉祥县 | 277 |
| 汶上县 | 278 |
| 梁山县 | 280 |

自然灾害编..... 281

| | |
|-----------|-----|
| 济宁市 | 282 |
| 兖州市 | 298 |
| 邹城市 | 301 |
| 微山县 | 302 |
| 鱼台县 | 304 |
| 金乡县 | 310 |

| | |
|-----------|-----|
| 嘉祥县 | 312 |
| 汶上县 | 313 |
| 梁山县 | 315 |

兵戈战乱编..... 316

| | |
|-----------|-----|
| 济宁市 | 317 |
| 兖州市 | 333 |
| 曲阜市 | 348 |
| 泗水县 | 352 |
| 邹城市 | 354 |
| 微山县 | 364 |
| 鱼台县 | 377 |
| 金乡县 | 385 |
| 嘉祥县 | 392 |
| 汶上县 | 393 |
| 梁山县 | 403 |

人文地理编..... 405

| | |
|-----------|-----|
| 济宁市 | 406 |
| 兖州市 | 414 |
| 曲阜市 | 419 |
| 泗水县 | 425 |
| 邹城市 | 429 |
| 微山县 | 440 |
| 鱼台县 | 452 |

| | |
|------------------|------------|
| 金乡县 | 458 |
| 嘉祥县 | 463 |
| 汶上县 | 464 |
| 梁山县 | 470 |
| 综合编 | 475 |
| 济宁市 | 476 |
| 兖州市 | 485 |
| 曲阜市 | 493 |
| 邹城市 | 519 |
| 微山县 | 530 |
| 鱼台县 | 533 |
| 金乡县 | 534 |
| 汶上县 | 535 |
| 梁山县 | 536 |
| 后 记 | 538 |

目录

序

| | |
|---------------|---|
| 前言 | 1 |
| 一、工具的遴选 | 1 |
| 二、史料的搜集 | 2 |
| 三、地名的考证 | 4 |
| 四、资料的选择 | 9 |

| | |
|----------|----|
| 凡例 | 13 |
|----------|----|

| | |
|-------------|----|
| 人物事迹编 | 18 |
|-------------|----|

| | |
|-----------|----|
| 济宁市 | 19 |
| 兖州市 | 33 |
| 曲阜市 | 42 |
| 泗水县 | 55 |
| 邹城市 | 57 |
| 微山县 | 66 |
| 鱼台县 | 71 |
| 金乡县 | 72 |
| 嘉祥县 | 83 |

汶上县 85

附 录 91

附录一：孔子世家..... 91

附录二：鲁周公世家..... 118

附录三：任城王..... 139

官吏封诰编..... 159

济宁市 160

兖州市 242

曲阜市 250

泗水县 259

邹城市 262

微山县 263

鱼台县 273

金乡县 274

嘉祥县 277

汶上县 278

梁山县 280

前 言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二十四史〉中的济宁》终于如期编纂完成。此时此刻,除了如释重负般的快慰,还觉得有必要对一些事情和相关情况作个说明,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使用本书。

一、工具的遴选

顾名思义,《〈二十四史〉中的济宁》面临的任務主要是从“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计3249卷、约4000万字庞杂的历史资料中筛选出有关济宁地区各种有价值的记载,然后加以分门别类的编辑整理。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我们作了大量文献调查,发现国内已经建成了包括《瀚堂典藏》《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为《〈二十四史〉中的济宁》的编纂得以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使用这些数据库,不仅可以让我们的收集资料比传统的手写笔抄式的收集资料更加轻松容易,而且收集到的信息资料也更加完备准确。

于是,我们把目光盯在了《瀚堂典藏》数据库上。这个平台包括了“小学工具库、类书集成库、出土文献库、中医药文献库、经部集成库、史部集成库、子部集成库、集部集成库、古典戏曲库、佛教典籍库、道教典籍库、敦煌文献库、专题文献库”等多个分库。其中“史部集成库”涵盖了《二十四史》的全本。这个库不但可以进行自然语言全文检索,检索可编辑的文本,而且还

可以找到原本古籍的影像。

因此，我们选择了《瀚堂典藏》作为《〈二十四史〉中的济宁》的基本文献检索工具，实施检索。

二、史料的收集

在史料收集过程中，我们打算以地名作为检索词在《瀚堂典藏》中搜索关于济宁的资料。济宁市可供我们选择的现辖县市名称如下：济宁、兖州、曲阜、泗水、邹城、微山、鱼台、金乡、嘉祥、汶上、梁山。显然，这些名称对历史上的济宁而言，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掌握济宁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古地名：亢父县（秦汉曹魏两晋南北朝设）、樊县（两汉曹魏两晋设）、瑕邱（丘）县（秦汉曹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设）、南平阳县（秦汉曹魏两晋南北朝设）、方与县（秦汉曹魏两晋南北朝隋设）、湖陵县（秦西汉设）、广戚县（秦汉曹魏两晋设）、留县（秦汉曹魏两晋南北朝隋设）、橐县（西汉设）、高平县（汉末设）、东缙县（秦西汉设）、爰戚县（秦西汉设）、鲁县（秦汉曹魏两晋南北朝设）、昌邑县（秦汉曹魏两晋设）、卞县（两汉曹魏两晋南朝设）、汶阳县（两汉曹魏两晋南北朝设）、东平陆县（亦称平陆县，两汉曹魏两晋南北朝隋设）、中都县（唐宋设）、寿张县（东汉魏西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设）、磁阳县（金元明清民国设）、仙源县（北宋设）、南旺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鳧山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济北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昆山县（民国后期中共革命根据地政府）、汶东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汶西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丰台县（民国后期中共革命根据地政府）、金巨县（民国后期中共革命根据地政府）、湖东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兖济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曲泗宁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曲泗县（民国后期中共县政府）。

我们的课题是《〈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不包括《清史稿》，因此，清及民国的济宁地名的检索可以排除在外。第一批检索，我们应用的地名检

索词及结果如下〔济宁现辖县市名 / 检索结果（条数）〕：济宁 /252、兖州 /2148、曲阜 /152、邹城 /30、泗水 /233、金乡 /122、鱼台 /55、嘉祥 /73、汶上 /58、亢父县 /33、樊县 /2、瑕邱（丘）县 /103、南平阳县 /17、方与县 /204、湖陵县 /25、广戚县 /24、留县 /2（去掉陈留）、橐县 /1、高平县 /611、东缙县 /6、爰戚县 /10、鲁县 /17、昌邑县 /140、卞县 /3、汶阳县 /84、东平陆县 /12、中都县 /367、寿张县 /99、磁阳县 /6、仙源县 /30。

这个检索结果有一个较严重的遗漏，即并没有检索济宁市的微山县和梁山县的相关资料，为此我们对“微山县、梁山县”进行了补检。

在检索“微山”时，由于手头没有“微山”古地名资料，检全率非常低，只检到了微山 /8（去掉金微山）、微乡 /0，遗漏甚多。

在检索“梁山”时，考虑到梁山设行政区太晚，且史上以梁山命名的行政区划太过繁多，未取以“梁山”为检索词的结果，而是采用以下名称检索到的结果，即：良山 /5、梁山泊 /5、梁山 * 鲁 /4、梁山 * 郛 /8、梁山 * 兖 /9、须句 /6、范崑 /1、须昌 /59、须城 /34、寿良 /17、范县 /22、寿昌 /94、平陆 /略、张县 /略、寿洲 /略、郸城 /略、汉上 /略等。

我们对第一批检索进行了总结，取得如下经验：

1. 在检索“兖州”时，除以“兖州”为检索词外，考虑到历史上的兖州经常以徐兖、兖海等名字出现，因此以“兖”为检索词进行了扩检。有些史书以“兖”检索时，检索结果实在太多，为提高查准率，又对“兖人、兖令”进行了适当的限制。

2. 检索樊县、邹县、橐县、留县、鲁县、卞县等单字县时，只以全称，即“樊县”等为检索词进行了检索，并以“樊令、邹令、橐令、留令、鲁令、卞令”和“樊人、邹人、橐人、留人、鲁人、卞人、戚公”进行了补检。

3. 检索高平县时，以“高平”为检索词进行检索，但因其与其他古地名重名，很难区分，且检索结果过多，所以又以“鲁 * 高平、山阳 * 高平、兖 * 高平”等进行了适当的检索限制。

4. 检索中都县时，以“中都”为检索词，只取用了辽以前的检索结果，因元代的中都主要指北京，明代的中都则是指凤阳，都与济宁没有什么关系。

5. 以“高平”和“鲁人”等词进行检索，检索结果的检准率较低，误检率较高。

第一批检索结束后，我们发现，为保障参考资料的查全率，对“济宁”的地理名称，进行完整细致的考证非常有必要。

三、地名的考证

在地名考证方面，为了使获得的“济宁”初步检索结果便于识别，特将电子文档中“济宁”或与济宁有关的关键词设置了颜色标示，这对定位“济宁”在电子文档中的位置非常重要，但对参考资料的查全帮助并不大。我们要以地名来检索史料，并要保证检索结果的查全，就必须搞清楚“济宁”及其相关地名在历史上的种种别名或异称。

1. 关于济宁：济宁得名其实甚晚，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因任城地势高亢可防水患，路治徙定治于此，“济宁”才正式得名。从上古至大明，与“济宁”这块土地有关的地理名称主要有济宁、任国、任城、有仍、亢父、樊县等。任国为周代的诸侯国，是风姓之国，太昊之后。后亡于战国时代。有仍亦是古国名。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帝相妃后缙为有仍氏女，有穷君浇灭帝相，后缙有孕在身，逃归有仍，而生少康。秦统一中国后，废任国而改为任城县。这是“任城”称号的最早由来。亢父则是汉代古县。故城址位于济宁城南约25公里的郊区喻屯乡城南张村北。樊县亦是古县名。据《史记》记载，位置在瑕丘（今兖州市）西南60里。从现在的地理位置看，非常靠近济宁市区。

2. 关于微山县：微山县位于山东省南部，1953年设立，因地处微山湖而得名。微山在历史上绝对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按史书记载，微山首次置县

于秦代，县治设于夏镇，始称广戚县；至南北朝时并入留县，此后不复县治。曾有“微山、湖陵、湖陆、留县、高平、广戚、大戚、胡陵、胡陆”等建制，在地理上与现在的微山县有所重合，或治所在现在的微山境内。有些古地名，如留县等，现在已经永远地躺在微山那片著名的湖水，不再存在。

3. 关于鱼台县：鱼台县位于山东省的西南部。鱼台之名始于唐代，因县北有鲁隐公观鱼台而得名。远古时期，鱼台是东夷太昊部族聚居的地方，西周时期县境西南部属极国，东北属茅国。春秋为棠邑。战国时为方与邑。秦置方与、湖陵二县。北齐县废。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复置方与县。鱼台县名自唐沿用至今，未再更改。

4. 关于金乡县：金乡县位于山东省南部，与江苏省为邻。金乡县的得名颇具传奇色彩，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封其子刘髡为昌邑王，十一年刘髡死时葬于高平山。初在山北凿墓得白兔，以为不吉，更葬山南，凿而得金，故改名曰金乡山。东汉建武元年（25年），始除爰戚置金乡县。金乡县县境，夏为有缙国，系舜子季禧的封地。金乡县名自东汉沿用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5. 关于嘉祥县：嘉祥县位于山东省济宁市西部。关于嘉祥县的得名也有一个传奇故事。相传春秋时期鲁哀公西狩，获一麒麟，此地取嘉美祥瑞之意，而得“嘉祥”之谓。公元1147年（南宋绍兴十七年，金皇统七年）置县，治所设在山口镇。以现存的史料判断，历史上的嘉祥、爰戚、戚亭等地名应在今天的嘉祥县境内。

6. 关于汶上县：汶上县地处山东省西南部。汶上县名来自于金泰和八年（1208年），取“汶水在上（北）”之意，且名称沿用至今。汶上县境内，商代置厥国。周代先后置邾国、中都邑、阚邑。战国时置平陆邑。秦时县境内约分属薛郡的张县（治邑在今东平县霍庄）、无盐县（治邑在今东平县无盐村）。约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境内始置东平陆县，此为汶上建县之始。三国魏晋，今县境统属兖州东平国（郡）东平陆县。南朝时改称平陆县、乐

平县。隋初仍称平陆县。唐天宝元年（742年）三月，改称中都县。金贞元元年（1153年）曾用名汶阳县。

7. 关于泗水县：泗水县位于山东省中南部。县境内有泗河，该河发源于泗水县泉林镇东陪尾山麓，以趵突、洗钵、响水、红石泉四源并发汇流成河。县亦因泗河而得名。县境内虞夏为徐州之域。商为卞明国。周为鲁国卞邑。秦沿用周制，设卞邑于薛郡。西汉置卞县，属徐州鲁国。东汉沿用西汉旧制。三国属魏。西晋属鲁郡。西晋末全境沦于石勒，东晋太和元年（366年）陷于燕。宁康元年（373年）陷于秦。南朝宋初，卞县废。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复置，属鲁郡。因兖州刺史毕敬众降魏，其后，所属忽宋忽魏。至宋末梁初常属北魏。北魏时，县境西部为汶阳县，东部为卞县，均属鲁郡。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始设泗水县，隶属鲁郡。唐，属河南道兖州鲁郡。后五代，属兖州。宋，为京东西路袭庆府所辖。金，为山东西路兖州所辖。元，属济宁路兖州，至元二年（1336年）泗水县并入曲阜。至元三年（1337年）春，因治理不便，于泗城西8里音义置锦川县。同年冬，废锦川县，复置泗水县，仍隶属兖州。明洪武初，隶属济宁府兖州。

8. 关于梁山县：梁山县位于山东省的泰安、济宁、菏泽和河南省的濮阳四地市交界处，因境内名山梁山而得名。梁山县1949年8月始由昆山县改建而来，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查不到以梁山为行政建制的资料。殷商时县境北部为微子封地。西周时县境大部属于须句国。春秋时期县境西部属晋国范邑，北部属鲁国微乡，东南部属鲁国中都邑。战国时期属齐国的范、寿、须句等邑。秦属薛郡（杜佑《通典》为杨郡）须昌县、张县和东郡范县。西汉时分属东郡的范、须昌、寿良三县，东南部属东平国的东平陆县。东汉则分属兖州东郡范县、东平国的寿张、须昌县。三国时属兖州东平郡范、须昌、寿张、东平陆四县。南北朝时属东平郡的须昌、寿昌（晋代寿张）、平陆、范县。北魏并置东平郡，一属济州，一属兖州。东平郡又各置寿张县、范县。兖州东平郡郡治在秦城，所辖寿张县县治在今寿张集。县境分属兖州东平郡

的范县、寿张县、须昌县和济州东平郡的寿张县。北齐时期，兖州东平郡的寿张县并入须昌县。隋属济北郡的寿张县、东平郡的须昌县、鲁郡的平陆县。寿张县城仍在今寿张集。唐分属郛州须昌、寿张、中都、郛城诸县。武德四年(621年)，于寿张置寿州，领寿张、寿良二县。五年废寿州，省寿良入寿张。五代隶属沿袭唐朝，后唐时改须昌为须城。北宋，分属郛州(宣和元年升为东平府)须城、东阿、中都、寿张县。咸平三年(1000年)郛州城毁，迁至今东平县州城镇。寿张县治所仍在今寿张集。金分属山东路东平府须城、汶上、寿张和济州的郛城县。大定七年(1167年)黄河决口，寿张县迁治竹口镇。大定十九年(1179年)复治于今寿张集。元，属东平路须城、寿张、汶上三县和济宁路的郛城县。明，属兖州府东平州、寿张县、汶上县、东阿县、郛城县。县境东部属东平州，西部属寿张县(南至梁山)。

9. 关于曲阜市：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曲阜”二字，始见于《礼记·明堂位》中，有“封周公于曲阜”句。《尔雅》释名说：“大陆曰阜。”东汉应劭诠释说：“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这就是“曲阜”名称的由来。曲阜一城，尧舜时代属徐州，商为奄国都。周初周公旦封于曲阜，立国为“鲁”，曲阜为鲁国都。公元前249年楚灭鲁，设鲁县。秦代实行郡县制，设薛郡，曲阜为薛郡郡治。汉景帝刘启封皇子淮南王刘余为鲁王，以曲阜为国都。魏晋南北朝时为鲁郡治。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改鲁县为“汶阳”，十六年，又改县名为“曲阜”，这是“曲阜”首次被作为地理行政区划名称，一直沿用至今。627年曲阜并入泗水，634年恢复曲阜建制，1012年，为纪念黄帝，曾改曲阜县为仙源县。1129年金兵入侵，又恢复了曲阜县名。其后县名沿用至今，未再更改。

10. 关于兖州市：兖州，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山东省直管，济宁市代管。历史上的兖州和现在的兖州地理、区划甚至重要性都差别较大。现在兖州市前身应是原兖州瑕丘县。瑕丘又称瑕邱、负瑕、负夏等，其故址在今兖州城东北五里的古城村。上古时，为少昊之墟。夏商时，属徐州之域。春秋时为

负瑕邑，属鲁国。鲁国灭于楚后，瑕丘便为楚所治。秦代实行郡县制，瑕丘属于薛郡。西汉时瑕丘属徐州鲁国，东汉属兖州山阳郡。东晋时，瑕丘县被撤销，并入了高平国的南平阳县，南平阳县治在今邹城。南北朝时刘宋元嘉三十年（453年），瑕丘成为兖州治所，但这时并没有恢复瑕丘县的建置，即所谓的“县省名存”。直到隋代开皇年间，才割邹县、汶阳县和平原县三县地方复设了瑕丘县。北宋大观年间，统治者认为瑕丘之名犯了孔子讳而改称瑕县；金代又因“瑕”字有“疵”义，不吉，改为磁阳县。明成化年间，因为鲁王府屡次发生火灾，又改磁为滋，以“水”旁易“山”旁以魇之。

11. 关于邹城市：邹城简称“邹”，古称“邹鲁圣地”，位于山东省西南部。1992年10月，名称由邹县改为邹城市。邹城夏代属徐州；商时属奄国。周克商灭奄，封颡頊玄孙陆终第五子晏安之苗裔曹侠于此，国号邾。鲁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被楚所灭。秦统一中国后始置“驺县”隶属薛郡（一说汉置县）。西汉高后元年（前187年）改属豫州鲁国。新莽时期一度废驺县设驺亭，后不久恢复。至北齐约700年间，历经魏、晋、刘宋、元魏各朝，仍置驺县，属鲁郡。在此期间，今境内西南部先后属橐县、高平侯国和高平县，西北部先后属南平县、龟平、南平侯国、平阳县和南平阳县。北魏时曾废卞县（今泗水县），亦并入驺县，后又析出。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废平阳县，隋废高平县先后将近驺之地并入。隋大业二年（606年）驺县属徐州鲁郡。唐初改驺为邹（一说晋时为邹），属河南道兖州鲁郡。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改兖州为泰宁军，宋设京东西路袭庆府皆辖鲁郡，邹县隶属不变。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至元丰六年（1083年）曾将邹县设置为镇，属仙源县（今曲阜市），元丰七年（1084年）复设邹县。至金代属山东西路（原京东西路）滕州。元代，邹县属山东行中书省益都路滕州。元末至正十四年（1354年）属济宁路兖州。明初属济宁府兖州。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升兖州为府。

我们通过对“济宁”的地理名称认真考证和详细的分析，取用了更多的检索词（参见《凡例》第四条），进行了大范围的扩检。

在具体的搜索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例如，检索曲阜的资料时，发现了这条资料“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我们对乘丘进行了二次检索，有关资料称：乘丘，古地名、县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兖州西北。《汉书·地理志》又作棗丘，东汉废。这些资料，对“济宁”资料的搜全是非常有利的。实际情况是，这种对“济宁”地名的检索、发现，再检索、再发现的地名考证和补检活动贯穿了《〈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一书编辑的全过程。

四、资料的选择

大规模的地名考证和扩检结束后，《〈二十四史〉中的济宁》的编辑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我们之所以对“济宁”的地名进行详细的考证，一方面是为了参考资料的查全，另外一方面则在于参考资料的选择。夸张一点说，离开了这些“地名”的历史，我们的资料选择工作几乎是寸步难行。

即便如此，在进行《〈二十四史〉中的济宁》相关史料的选择时，我们仍然感觉困难重重。因为，“济宁”各个行政区划在历史上是如此的斑驳混杂，难以厘清。

例如，在整理“邹城”资料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没有一条是与现在的邹城市有关的，所有的资料都指向一个名字——梁邹城。众所周知，梁邹城与现在济宁邹城市没有任何关系，它其实是指山东省滨州市一个行政县的名字——邹平。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梁山和高平的检索结果中。和邹城的检索结果相比，这二者的情况更糟。检索结果中的梁山，多是指现在重庆市的梁平县。据史料记载，从西魏元钦二年（553年）到1952年的1500年间，梁平县一直名为梁山县。以“高平”为检索词检出的大量结果也不可信，很多资料对应的是山西省的高平县，而与济宁境内曾经的高平县无关。

我们在查找关于“兖州”的资料时，发现很多资料，其实是与现在的“兖州”没有什么关系的。历史上的“兖州”地域实在是太大，历史也太悠久了。它的内容的深厚、广阔和丰富，已经远超出了现在济宁兖州的区域，二者不管是从行政区域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是无法比拟的。

如何才能较准确地从这些庞大的信息集合中找到我们的“济宁”呢？大批量信息资料应该如何选择？不全的信息应该如何补充？有误的信息又应该如何补正？

第一，大批量数据的选择问题。通过检索，我们检到了《二十四史》中与“济宁”等有关的大批量的信息，将这些信息全部“编”入《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一书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什么数据“走”，什么数据“留”，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番“细”和“粗”的较量，也是一个编者必须面对的残酷的选择。

第二，数据的补全问题。按照我们的编制思想，是要将有关济宁的史料从《二十四史》中选取出来，并有序地加以组织。《瀚堂典藏》数据库虽能为我们的检索提供某些便利，但数据库并不是救世主，有时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在有的检索结果中，它甚至促狭得只将少许片段甚至寥寥数字提供给我们。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进行再一轮的检索，以将我们所需要的数据补全。

第三，数据的更正问题。我们的信息检自于《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一手信息都是繁体字。功能强大的现代文本编辑软件 WPS 等帮了大忙，它的繁体字和简体字互转的功能，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过，在繁体字到简体字的转换结束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某个历史朝代纪年的“乾元”竟然转成了“干元”。这个发现虽然不至于令我们沮丧，但也同样不令人欢欣鼓舞。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去修正这些错误。

在遇到这林林总总的问题时，我们制定了一些工作原则，我们无意于去对这些原则进行优与劣的评判，但还是对它们充满了敬畏，它让我们有了一条明确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1. 治所原则。选择史料时，以治所为依据进行选择。以“兖州”为例，历史上不管是什么级别的，有多大行政区域的兖州，我们以治所为判断依据，凡治所在瑕丘、瑕县、鬲阳等地的，我们就判断这段资料是与现代“兖州”有关的。

2. 以地理名称归类。在济宁的历史上，各县市名称的区域变化，尽管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我们不再对其具体的变化进行厘分，只以原地名为依据进行信息归类。有明确资料证明的除外。

3. 争议不理原则。凡是有两种以上归属地的重要人物、事迹，只以文献中记录的地名为准，不再进行学术上的考证和区分。

4. 只取片段原则。本书只采集《二十四史》中有关“济宁”的片段信息来挖掘济宁的历史，基本不收信息的全文。

本书编辑之初，我们就面临着是以部分史料还是以全文史料来反映济宁历史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试想，在一本《〈二十四史〉中的济宁》的书中，既想保证信息资料的全，又想保证篇幅完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最后的选择是将《二十四史》关于济宁的信息“片段”尽可能全地挖掘出来，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济宁的历史。放弃了对《二十四史》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进行详细的“全文”报道的编纂模式。

在《〈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一书的六编中，唯一“片段”取材的例外是“人物事迹编”。该编除正文部分依本书的主原则只报道“片段”外，还另附了《史记》注解本的《孔子世家》《鲁周公世家》及《魏书》中的任城王三篇全文。在我们看来，孔子、周公对济宁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这两位圣人，就没有济宁的光辉历史和儒家文化。之所以选择《魏书》中的任城王，是因为在济宁的历史上，《魏书》中任城王的事迹实在太精彩太有趣了，如果不将其介绍给《〈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一书的读者，实在有些可惜。

最后，还想说的是，为了编好《〈二十四史〉中的济宁》一书，我们尽管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去保障史料的完整和全面，去发现合理的史料排列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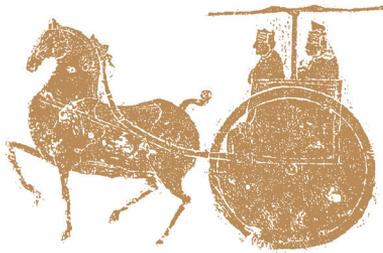
济宁历史文化丛书

《二十四史》中的济宁

去设置科学的主题和分类，去避免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和不足。但这一切探索都没有成型的经验可以借鉴，更因编者的学识浅陋，难以当此大任。所以本书不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编者

2012年12月



凡例

一、本书正文盖分六编，即人物事迹编、官吏封诰编、自然灾害编、兵戈战乱编、人文地理编和综合编等。人物事迹编主要辑录了“济宁籍”人物的生平及事迹；官吏封诰编主要辑录了在“济宁”做官的非济宁籍的官员或封号封地于“济宁”的王公大臣的事迹；自然灾害编主要辑录了发生在“济宁”的水、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救助及治理方面的信息；兵戈战乱编主要辑录了发生在“济宁”地面上的战争、农民起义等大型事件，地方行政治理如盗匪等不归入本编，归入综合编的行政主题下；人文地理编主要辑录了关于济宁的地理方位、行政区划、名称由来等内容；综合编是一个杂编，体系及主题亦与其他各编不同，此编的内容首先按地名排列，在各地名下，再设“政治、行政、民风、文化、文献、工业、天象、异象”等多个主题，主要辑录了不易收入前五编的有关“济宁”的文献资料。

本书一共分上、下两册，其中人物事迹编、官吏封诰编等组成第一册，自然灾害编、兵戈战乱编、人文地理编和综合编等组成第二册。

二、本书每编之下一行政区划的资料，按照资料所在史书对应的历史朝代先后顺序排列，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南史》（唐·李延寿）、《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

《明史》(清·张廷玉等)。

三、本书参考资料所采用的与济宁地名有关的检索用词有：

济宁市：济宁、任城、任国、有仍、亢父、樊县、樊、樊令、樊人

微山县：微山、湖陵、湖陆、留县、高平、广戚、大戚、留令、胡陵、胡陆、留人

鱼台县：鱼台、方与、极国、茅国、棠邑

金乡县：金乡、东缙、防东、昌邑、有缙、高平山

嘉祥县：嘉祥、爰戚、戚令、戚公、戚亭

汶上县：汶上、中都、汶阳、平陆、东平陆、乐平、张县、厥国、郕国、阚邑、无盐县

泗水县：泗水、卞明国、卞邑、卞县、卞人、卞且、锦川、凌

梁山县：须句、须城、寿张、寿良、须昌、寿昌、梁山泊、梁山泺、良山、范县、范邑、寿洲、郛城、汶上、微乡

曲阜市：曲阜、鲁城、鲁郡、鲁县、仙源、尼丘山、鲁人、尼山、防山、奄国、寿丘

兖州市：兖州、沔州、瑕丘、瑕邱、负瑕、负夏、瑕县、嵒阳、兖人、乘丘、蕪丘、磁阳、滋阳

邹城市：邹城、南平县、南平阳、崑平、平阳、邹县、邹、邹令、邹人、橐县、峰山、邾国、邾城、邾貉、峰山、邾峰、貉县

四、关于本书正文条目说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①·史记·史记三家注②(同文书局石印本)③·卷二·夏本纪第二④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隐】《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钜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缙归于有仍，

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浞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然则帝相自被篡杀，中间经羿浞二氏，盖三数十年。而此纪总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⑤]

注：①史料所在的数据库，本例为《瀚堂典藏》的《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库，《济宁》一书资料基本上检自该库；

②史料所在的具体史书，本例为《史记·〈史记〉“三家注”》；

③史料所在史书的版本，本例为“同文书局石印本”；

④史料所在史书的具体出处，总卷和分卷等，本例为“第二卷·夏本纪第二”；

⑤在史书中，与济宁有关的正文史料选段。

五、关于《史记》三家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平原君负籥矢为公子先引。[【集解】吕忱曰：“籥盛弩矢。”【索隐】籥音兰。谓以盛矢，如今之胡箎而短也。吕姓，忱名，作《字林》者。言籥盛弩矢之器。【正义】忱时林反，字伯雍，任城人，吕姓，晋弦令，作《字林》七卷。]

【集解】指《史记集解》（南朝宋·裴骃注）。

【索隐】指《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正义】指《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史记》刊行后，出现了大量的注释和评价之书，其中影响最大的为《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所谓“三家注”。《史记集解》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当时最新的《史记》研究成果，并注明研究者名字。《史记索隐》的主要特点是指出了《史记集解》中考证的不当之处，并以简洁精辟的文字

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史记正义》的主要特点是对《史记》中的地名进行了精辟的考证。

六、关于师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

胜初立时，凌人秦嘉、铍人董缙、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张晏曰：“凌，泗水县也。铍、符离，沛县也。取虑、徐，临淮县也。”师古曰：“缙音先烈反。取音趋，又音秋。虑音庐。”〕将兵围东海守于郟。胜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张晏曰：“畔，名也。”〕监郟下军。秦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人，〔师古曰：“不欲统属于人。”〕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师古，即颜师古，颜之推之孙，小学功底深厚，唐太宗时，封“琅邪县男”。著有《汉书注》，以“因声求义”之法，对前注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甄别取舍，同时在校正讹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汉书》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七、关于《东观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七·冯贾列传第七·冯异传

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訢为析乡侯。十三年，更封彰东缙侯，食三县。〔《东观记》曰，东缙，县名，属山阳郡。左传曰“齐侯伐宋，围缙”，即此地也。在今兖州金乡县。〕永平中，徙封平乡侯。〔《东观记》曰：“永平五年，封平乡侯，食郁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国除。〔《东观记》曰：“坐斗杀游徽，会赦，国除。”〕

《东观记》，即《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纪传体东汉历史书。由汉代刘珍、延笃等撰，因馆修史设于东观而得名。

八、关于《括地志》与《輿地志》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相常从入苑中。〔【正义】《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兖州曲阜县南三十里。礼记云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也。”〕

《括地志》，我国唐代大型地理著作，唐初魏王李泰主编。全书含正文550卷、序略5卷，按贞观十道排比358州，再以州为单位，分述辖境各县的沿革、地望、得名、山川、城池、古迹、神话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保存了大量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今存《括地志辑校》四卷，约13万字。

《輿地志》，南北朝末期顾野王编。它是一部重要的地理志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辑佚价值。其特点是，既详考山川古迹之典故，又注明其文献出处。

此二文同出一家而自相乖舛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其甚也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其甚也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其甚也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人物事迹編



济宁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二·夏本纪第二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隐】《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钜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缙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然则帝相自被篡杀，中闲经羿浞二氏，盖三数十年。而此纪总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帝相之妃后缙方娠，〔【集解】贾逵曰：“缙，有仍之姓也。”杜预曰：“娠，怀身也。”〕逃于有仍。〔【集解】贾逵曰：“有仍，国名，后缙之家。”【索隐】未知其国所在。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犹甫吕、虢郭之类。案：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而生少康。【集解】服虔曰：“后缙遗腹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平原君负籥矢为公子先引。〔【集解】吕忱曰：“籥盛弩矢。”【索隐】籥音兰。谓以盛矢，如今之胡篋而短也。吕姓，忱名，作《字林》者。言籥盛弩矢之器。【正义】忱时林反，字伯雍，任城人，吕姓，晋弦令，作《字林》七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义】任城，兖州县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四十六·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周仁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鬻见。〔师古曰：“见于天子。”〕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积功迁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为郎中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荐胜，哀帝自为定陶王固已闻其名，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宁寿、济阴侯嘉，〔师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诏皆征。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邪？”胜曰：“唯唯。”〔师古曰：“唯唯，恭应之词也，音弋癸反。”〕有诏为驾。龚舍、侯嘉至，皆为谏大夫。宁寿称疾不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郑均传

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东观记》曰：“兄仲，为县游徼。”〕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东观记》曰：“均失兄，养孤兄子甚笃，已冠娶，出令别居，并门，尽推财与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后随护视振给之。”〕常称病家廷，不应州郡辟召。郡将欲必致之，使县令谯将诣门，〔谯，诈也。〕既至，卒不能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郑玄传

（郑）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嵩字宾石，见赵岐传。〕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说文》曰：“肓，隔也。”心下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为也。〕《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魏应传

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后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十三年，迁大鸿胪。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将，诏入授千乘王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何休传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县，故城在今兖州瑕丘县西南。〕父豹，少府。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

十八·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襄陵〔襄贲〕校尉杜松部民灵母等作乱，与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诱灵母渠率及同恶数十人，赐酒食。简壮士伏其侧，虔察灵母等皆醉，使伏兵尽格杀之。抚其余众，群贼乃平。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



何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

乐安太守谯国夏侯惠〔惠，渊子。事在渊传。〕、陈郡太守任城孙该〔文章叙录曰：该字公达。强志好学。年二十，上计掾，召为郎中。著《魏书》。迁博士司徒右长史，复还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郎中令河东杜挚等亦著文赋，颇传于世。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一·列传第十一·魏舒

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别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伟，饮酒石余，而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节，不为皎厉之事，每欲容才长物，终不显人之短。性好骑射，着韦衣，入山泽，以渔猎为事。唯太原王义谓舒曰：“卿终当为台辅，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饥寒，吾当助卿营之。”常振其匮乏，舒受而不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王接

（王）接学虽博通，特精礼传。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核，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四·武十三王

占者以金是晋行大兴之祥，罽为皇胤，是其瑞也。毁而卖之，象罽见废不终之验也。永嘉初，前北军中候任城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罽为太子，事觉，幽于金墉城。未几，被害，时年十四，葬以庶人礼。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五·列传第五十五·魏咏之

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谓之曰：“卿当富贵。”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

之，贫无行装，谓家人曰：“残丑如此，用活何为！”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语笑。”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咏之遂闭口不语，唯食薄粥，其励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一·列传第七十九·江式

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案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音读楚、夏，时有不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二·列传第八十·列女

任城国太妃孟氏，巨鹿人，尚书令、任城王澄之母。澄为扬州之日，率众出讨。于后贼帅姜庆真阴结逆党，袭陷罗城。长史韦纘仓卒失图，计无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励文武，安慰新旧，劝以赏罚，喻之逆顺，于是咸有奋志。亲自巡守，不避矢石。贼不能克，卒以全城。澄以状表闻，属世宗崩，事寝。灵太后后令曰：“鸿功盛美，实宜垂之永年。”乃敕有司树碑旌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周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五·魏玄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晋为鲁郡守。永嘉南迁，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归魏，家于新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六十六·列传第五十四·魏玄

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后徙于新安。玄少慷慨，有胆略。孝武西迁，东魏北徙，人情各怀去就，玄每率乡兵抗拒东魏。芒山之役，大军不利，宜阳、洛州皆为东魏守，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阳。玄以为忠孝不两立，乃率义徒还阙南镇抚。周文手书劳之，除洛阳令，封广宗县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下·文苑下·李白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滴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二百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

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来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七十四·列传第三十三·翟守素

翟守素，济州任城人。父溥，晋左司御率府率。守素以父任为殿直，历汉、周，迁供奉官，领承天军使。乾德中，为引进副使，从王全斌伐蜀，以往来驰告军事为职。蜀平，擢判四方馆事。以两川余寇未殄，虑致骚动，再令守素入蜀经略诸郡，分兵以防遏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三百三十三·列传第九十二·荣諲

荣諲字仲思，济州任城人。父宗范，知信州铅山县。诏罢县募民采铜，民散为盗，宗范请复如故。真宗嘉异，擢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历官九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金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五十九·忠义一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忧，居乡里。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为济州刺史，画守御策。召集州人为兵，搏战三日，众皆市人不能战，逃散。演被执，大将见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问之曰：“汝非李应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语抚之亦不听，许之官禄，演曰：“我书生也，本朝何负于我，而利人之官禄哉。”大将怒，击折其胫，遂曳出杀之，时年三十余。赠济州刺史，诏有司为立碑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本纪·卷四十五·本纪第四十五·顺帝八

是岁，诏天下团结义兵，路、府、州、县正官俱兼防御事。诏淮南（行

知)〔知行〕枢密院事脱脱领兵讨淮南。诏谕济宁李秉彝、田丰等,令其出降,叙复元任;啸乱士卒,仍给资粮,欲还乡者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五十九·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贞,世居阿城,后涉汶上。……始以镇江路儒学正,考满游京师。翰林承旨阎复,于四方士少所许可,及见元用,出所为文示之。元用辄指其疵,复大奇之,因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即论史院僚属非材,请较试,取其优者用之。御史台辟为掾史。元用初不习吏事,而见事明决,吏反师之。转中书省右司掾,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同时号为三俊。除应奉翰林文字,迁礼部主事。时累朝皇后既崩者,犹以名称,而未有谥号。元用言:“后为天下母,岂可直称其名。宜加徽号,以彰懿德。”改尚书省右司都事,转员外郎。及尚书省罢,退居任城,久之,齐、鲁间从学者甚众。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四·孝友一

晋宁史贵,保定耿德温、张行一、贾秉实、张勖,河南王宗道、孙裔,夹谷天祐,赵州赵德隆,安丰王德新、石思让、翼宁、何溥,大都王麟、李简,华阴李宁、屈秀,怀庆侯荣、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阎让,曹州邓渊、吕政,徐州胡居仁、张允中,卫辉王庆,福建朱虞龙,随州高可焘,济宁魏铎,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谔,汶上赵恒,须城许时中,衡山欧阳诚复,江陵穆坚,蓟州王钦,定陶元显祖,绛州姚好智,宿州孙克忠,集庆傅霖,济南宋怀忠、牟克孝,汝宁张郁,泉州黄道贤、谷城、王福,解州靖与曾,般阳戴贞,衮州王治,沔阳徐胜祖,兴中石抹昌龄,峡州秦桂华,蒙古、色目氏纳鲁丁、赤思马、改住、阿合马、拜住、木八剌、玉龙帖木儿、锁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朵罗歹、塔塔思歹。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十三·列传第一·后妃·后妃一

宣宗恭让皇后胡氏，名善祥，济宁人。永乐十五年选为皇太孙妃。已，为皇太子妃。宣宗即位，立为皇后。时孙贵妃有宠，后未有子，又善病。三年春，帝令后上表辞位，乃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而册贵妃为后。诸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不能争。张太后悯后贤，常召居清宁宫。内廷朝宴，命居孙后上。孙后常怏怏。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崩，后痛哭不已，踰年亦崩，用嫔御礼葬金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三·薛祿（郭义）

郭义，济宁人。洪武时，累功为燕山千户。从成祖入京师，累迁左都督。永乐九年坐旷职谪交阯立功，已而宥之。数从出塞，有功，封安阳侯，禄千一百石，亦授奉天靖难武臣号。时义在南京，疾革，闻命而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八十·列传第六十八·汤鼐（刘槩）

（刘）槩，济宁人。成化二十年进士。除寿州知州，毁境内淫祠几尽，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言：“刑赏予夺，人主大柄，后世乃有为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窃者，由此辈心险术巧，人主稍加亲信，辄堕计中。爱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扬之；恶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贤人君子卒受暧昧而去。卿相缺人，则迁延饵引，待有交通请属软美易制之人，然后荐用。其刚正不阿者，辄媒孽而放弃之，俟其气衰虑易，不至大立异同，乃更收录。巧计既行，刑赏予夺虽名人主独操，实一出于其所簸弄。迨党立势成，复恐一旦败露，则又极意以排谏诤之士，务使其君孤立上，耳无闻，目不见，

以图便其私，不至其身与国俱败不止。故夫刑赏予夺，必由大臣奏请，台谏集议，而后可行。或有矫诬，穷治不轻贷，则谗佞莫能间，而权不下移矣。”考绩赴都，遂遇祸，竟卒于戍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十四·列传第一百二·靳学颜（弟学曾）

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十三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南阳推官，以廉平称。历吉安知府，治行高，累迁左布政使。隆庆初，入为太仆卿，改光禄。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应诏陈理财，凡万余言。言选兵、铸钱、积谷最切。其略曰：宋初禁军十万，总天下诸路亦不过十万，其后庆历、治平间增至百余万。然其时财用不绌。我朝边兵四十万。其后虽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绌乏告，何哉？宋虽增兵，而天下无养兵费。我朝以民养兵，而新军又一切仰太仓。旧饷不减，新饷日增，费一也。周丰镐、汉西都，率有其名而无实。我朝留都之设，建官置卫，坐食公帑，费二也。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费三也。有此三者，储蓄安得不匮。而其间尤耗天下之财者，兵而已。夫陷锋摧坚，旗鼓相当，兵之实也。今边兵有战时，若腹兵则终世不一当敌。每盗贼窃发，非阴阳、医药、杂职，则丞贰判簿为之将；非乡民里保，则义勇快壮为之兵。在北则借盐丁矿徒，在南则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验也。当限以轮番守戍之法。或远不可征，或弱不可任，则听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饷边。如免班军而征价，省充发而输赎，亦变通一策也。欲京兵强，亦宜责以轮番戍守。夫京师去宣府、蓟镇才数百里，京营九万卒，岁以一万戍二镇，九年而一周，未为苦也，而怯者与边兵同其劲矣。又以畿辅之卒填京戍之阙，其部伍、号令、月粮、犒赏亦与京卒同，而畿辅之卒皆亲兵矣。夫京卒戍蓟镇，则延、固之费可省。戍宣府，则宣府、大同之气自张。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后，京卒之劲当其前，则仰攻深入之事鲜矣。

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三十三·列传第一百二十一·何选

何选，字靖卿，宛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南昌知县，征授御史。廷臣争国本多获谴，选语郑贵妃弟国泰，令以朝野公论、郑氏祸福悬言于贵妃，俾妃自请。国泰犹豫，选厉色责之曰：“若不及今为身家计，吾侪群击之，悔无及矣。”国泰惧，乃入告于妃，且疏请早定，以释危疑。帝意不怿。已，知出选指，深衔之。未几，吏部拟调验封员外郎邹元标于文选，疏六日不下，选以为言。帝忆前事，谪湖广布政司照磨。稍迁南京通政司经历。刑部缺员外郎，吏部拟用选。帝憾未释，谓特降官不当推举，切让尚书孙丕扬等，谪文选郎中冯生虞、员外郎冯养志等极边，而斥选为民。以阁臣言，稍宽生虞、养志等罚。南京给事中任彦蘖抗章论救，语侵阁臣。帝复怒，谪彦蘖于外，生虞仍以杂职调边方。旋以言官论救，并斥彦蘖为民。于是御史许闻造上言：“陛下顷岁以来，谓公忠为比周，谓论谏为激扰；诘铨衡之所贤，挠刑官之所执。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中外大小之官，悬缺不补。敲扑遍于宫闱，桁杨接于道路。论救忠良，则愈甚其罪；谏止贡献，则愈增其额。奏牍沉阁而莫稽，奄寺纵横而无忌。今欲摘陈一事，则虑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则虑陛下益罪其人。陛下执此以拒建言之臣，诸臣因此而塞进言之路。迩年以来，诸臣谗谀之风，视昔大沮矣。”不报。

生虞，大足人。彦蘖，任城人。天启中，赠选光禄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百三十·陈伯友（李成名）

陈伯友，字仲恬，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甫拜命，即劾罢河南巡抚李思孝。俄论邹之麟科场弊宜勘；奄竖辱驸马冉兴

让，宜置之法；楚宗英嫖、蕴鲂，良吏满朝荐、王邦才等宜释。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为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财匮民艰，家成彻骨之贫，人抱伤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杌隍倾危而不可救药者，此也。”又言：“李廷机去国，操纵不出上裁。至外而抚按，内而庶僚，去留无所断决。士大夫意见分歧，议论各异，陛下漫无批答。曷若尽付外廷公议，于以平曲直，定国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为荆养乔所讦，伯友与李成名等力主行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五十四·金铉

徐标，字准明，济宁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时，历官淮徐道参议。十六年二月，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陛见，请重边防，择守令，用车战御敌，招流民垦荒。帝深嘉之。李自成陷山西，警日逼，加标兵部侍郎，总督畿南、山东、河北军务，仍兼巡抚，移驻真定以遏贼。无何，贼遣使谕降，标毁檄戮其使。贼别将掠畿辅，真定知府丘茂华移妻孥出城，标执茂华下之狱。中军谢加福伺标登城画守御策，鼓众杀之，出茂华于狱。数日而贼至，以城降。福王时，赠标兵部尚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七十四·列传第一百六十二·史可法（任民育）

任民育，字时泽，济宁人。天启中乡举，善骑射。真定巡抚徐标请于朝，用为赞画，理屯事。真定失，南还。福王时，授亳州知府。以才擢扬州知府，可法倚之。城破，绯衣端坐堂上，遂见杀，阖家男妇尽赴井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百·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

胡荣，济宁人。洪武中，长女入宫为女官，授锦衣卫百户。永乐十五年

将册其第三女为皇太孙妃，擢光禄寺卿，子安为府军前卫指挥僉事，专侍太孙，不泄事。后太孙践阼，妃为皇后，安亦屡进官。宣德三年，后废，胡氏遂不振。



兖州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集解】徐广曰：“一云瑕丘公也。”服虔曰：“瑕丘县属山阳。申，姓；阳，名。”文颖曰：“姓瑕丘，字申阳。”瓚曰：“瑕丘公申阳是。瑕丘，县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正义】在黄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河南府。〕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集解】徐广曰：“属山阳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本纪·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上

瑕丘申阳下河南。〔服虔曰：“瑕丘，县名。申，姓；阳，名也。”文颖曰：“姓瑕丘，字申阳。”臣瓚曰：“项羽传瑕丘公申阳，是瑕丘县公也。”师古曰：“文说非也。此申阳即项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宋祁曰：瑕丘申阳，观羽封诸王处，例不称其爵里。似文颖说胜。〕（秦二世三年）八月，沛公攻武关，〔应劭曰：“武关，秦南关，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第四十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师古曰：“属音之欲反。”〕家贫，匄无节，不为州里所称。〔师古曰：“匄，乞也。贡音吐得反。”〕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九十七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师古曰：“祖，始也。儒林传丁宽《易》之始师。”〕家在山阳瑕丘，父至庐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为山阳王，而丁氏内其女为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檀敷传

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瑕丘，今兖州县。〕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桓帝时，博士征，不就。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蒙，县，属梁国。〕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无产业，子孙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谢承书曰“敷（与）子孙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七·列传第八·李安民

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至是徐州人桓縠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柴险求援。太祖诏曰：“青徐四州，义举云集。安民可长辔遐馭，指授群帅。”安民赴救留迟，虏急兵攻縠之等皆没，上甚责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九十四·列传第

四十四·徐彦伯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抚大使薛元超表荐之，对策擢第，累转蒲州司兵参军。时司户韦曷善判事，司士李亘工于翰札，而彦伯以文辞雅美，时人谓之“河中三绝”。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列传第九十·张建封

张建封字本立，兖州人。祖仁范，洪州南昌县令，贞元初赠郑州刺史。父玠，少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反，令伪将李庭伟率蕃兵胁下城邑，至鲁郡，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置于邮馆，玠率乡豪张贵、孙邑、段绛等集兵将杀之。择木怯懦，大惧；唯员外司兵张孚然其计，遂杀庭伟并其党数十人，择木方遣使奏闻。择木、张孚俱受官赏，玠因游荡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贵，赠秘书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五十一·列传第一百一十·伊慎

伊慎，兖州人。善骑射，始为果毅。丧母，将营合祔，不识其父之墓。昼夜号哭，未浹日，梦寐有指导焉。遂发垆，果得旧记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一百四十三·列女

又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骁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歿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檟，誓不与人。节度使萧俶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

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厉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八十六·列传第十一

徐圆朗者，兖州人。隋末为盗，据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附李密。密败，归窦建德。山东平，授兖州总管、鲁郡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三十九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名洪，以字显。七岁能为文。结庐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抚河北，表其贤，对策高第。调永寿尉、蒲州司兵参军。时司户韦曷善判，司士李亘工书，而彦伯属辞，时称“河中三绝”。迁职方员外郎，奉迎中宗房州，进给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首。迁宗正卿，出为齐州刺史。帝复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后实录》劳，封高平县子。为卫州刺史，政善状，玺书嘉劳。移蒲州，以近畿，会郊祭，上《南郊赋》一篇，辞致典缛。擢脩文馆学士、工部侍郎。历太子宾客。以疾乞骸骨，许之。开元二年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九十五

伊慎字寡梅，兖州人。通《春秋》、《战国策》、天官、五行书，用善射为折冲都尉。丧母，将合葬而不知父墓，昼夜哭，梦若有导者，既发之，旧志可按也，乃得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二百五·列传第一百三十·列女

郑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为官兵，战死庆州。时母已亡，又无兄弟，女时年二十四，即翦发毁服，身护丧还乡里，与母合葬。庐墓下，手植松柏成林。初，许适牙兵李玄庆，至是，谢不嫁。大中中，兖州节度使萧俛状于朝，有诏旌表其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梁书·卷十九·梁书第十九·列传九

胡规，兖州人。初事朱瑾为中军都校。兖州平，署为宣武军都虞候。佐葛从周伐镇、定，从张存敬收晋、绛，皆有功，署为河中都虞候，榷盐务。天复中，太祖迎驾在岐下，以规权知涪州。昭宗还长安，诏授皇城使。及东迁，以为御营使。驾至洛，授内园庄宅使。天祐三年，佐李周彝讨相州，独当州之一面，颇以功闻，军还，权知耀州事。明年，讨沧州，为诸军壕寨使。太祖受禅，除右羽林统军，寻佐刘鄩统兵收潼关，擒刘知浣献之，乃以为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乾化元年，诏修洛河堤堰，军士因之斩伐百姓园林太甚，河南尹张宗奭奏之，规得罪，赐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梁书·卷二十三·列传十三

康怀英，兖州人也。本名怀贞，避末帝御名，故改之。始以骁勇事朱瑾为列校。唐乾宁四年春，太祖既平郢，命葛从周乘胜急攻兖州，时朱瑾在丰、沛间搜索粮饷，留怀英守其城，及从周军至，怀英闻郢失守，乃出降。太祖素闻其名，得之甚喜，寻署为军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唐书·卷六十四·唐书第四十·列传十六

孔勅，字鼎文，兖州人，后徙家宿州。少便骑射，为军中小校，事梁祖渐至郡守，累迁齐州防御使、唐邓节度使。梁贞明中，王球据襄州叛，勅讨平之，

因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庄宗至洛阳，勅自镇来朝，复令归镇，寻移昭义节度使。同光季年，监军杨继源与都将谋据潞州，事泄，勅诛之。明宗即位之岁，诏还京师，授河阳节度使。未几，以太子太师致仕，卒年七十九。赠太尉。〔永乐大典卷一万八千一百二十九。〕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晋书·卷九十一·晋书第十七·列传六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按玉堂闲话云：知温少年，与外弟徐某为盗于兖、郛之境。（旧五代史考异）〕籍名于本军，为赤甲都官健。梁将葛从周镇其地，选置麾下。时部将牛存节屯于镇，好搏博，每求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见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节。及王师范遣刘郛据兖州，梁祖命存节将兵讨之，知温夕縋出奔，存节喜而纳焉。明夜，窃良马一驷，复入城，郛乃擢为裨将。郛降，隶于同州刘知俊，知俊补为克和军使。知俊奔岐，改隶魏州杨师厚，以为马步军校，〔马步，原本作“马斗”，今从欧阳史改正。（影库本粘签）〕渐升至亲随指挥使，继加检校司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晋书·卷九十三·晋书第十九·列传八

李遐，兖州人也。少为儒，有节操，历数镇从事，及升朝，累迁尚书库部员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义保厘洛邑，知遐强干有守，除为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复重其廉勤，兼委监西京左藏库。会张从宾作乱，〔张从宾，原本作“徒宾”，今从通鉴改正。（影库本粘签）〕使人攀取缯帛以赏群逆，遐曰：“不奉诏书，安敢承命！”遂为其下所害。高祖闻而叹惜，赙增加等，仍赠右谏议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给遐所食月俸，终母余年。其子俟服阙与官。后又遣兖州节度使李从温就其旧业，赐牲币绵帛等物，以旌其忠也。〔《永乐大典》卷一万三百九十。〕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五代史·列传·卷二十二·梁臣传第十·康怀英

康怀英，兖州人也。事朱瑾为牙将，梁兵攻瑾，瑾出略食丰、沛间，留怀英守城，怀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吴。太祖得怀英大喜。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五代史·列传·卷三十·汉臣传第十八·后赞

后赞，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赞幼善讴，事张延朗。延朗死，赞更事汉高祖，高祖爱之，以为牙将。高祖即位，拜飞龙使，隐帝尤爱幸之。杨邠等执政，赞久不得迁，乃共谋杀邠等。邠等死，隐帝悔之，赞与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己短。隐帝兵败北郊，赞奔兖州，慕容彦超执送京师，梟首于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五代史·列传·卷四十六·杂传第三十四·房知温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为赤甲都官健，后隶魏州马斗军，稍迁亲随军指挥使。庄宗取魏博，得知温，赐姓李氏，名曰绍英，以为澶州刺史，历曹、贝二州刺史，戍瓦桥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五十五·张茂直

张茂直字林宗，兖州瑕丘人。父延升，以经术教授乡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彦超据州城，驱之守陴。及周师破敌，拥城守者列坐，将斩之。有卒挟刃谓茂直曰：“汝发甚鬢，惜为颈血所污，可先断之。”茂直许焉。刃未及发，会得释。后励志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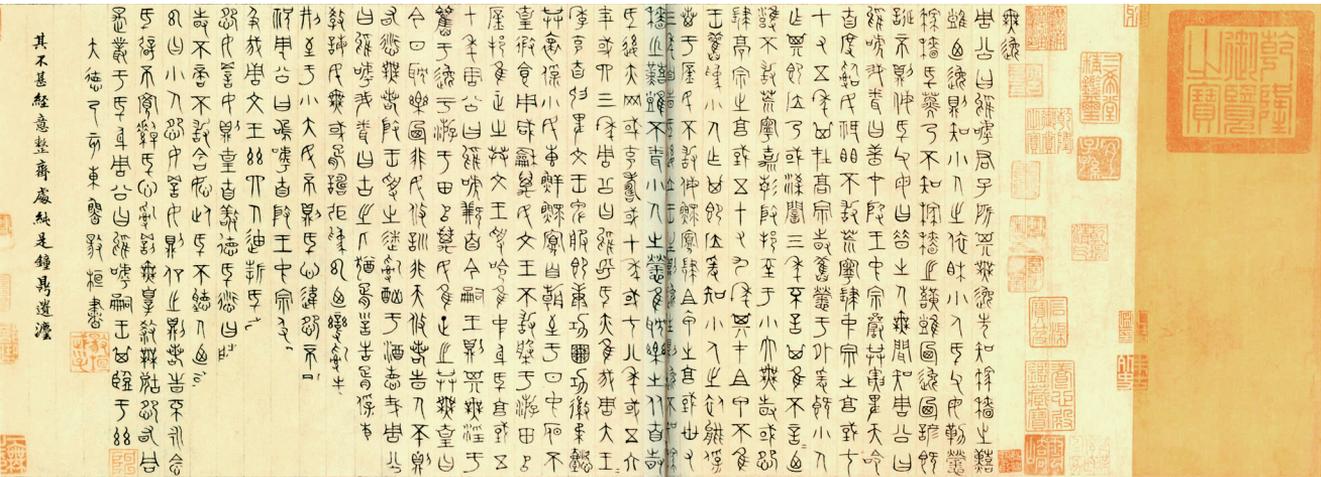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四百二·列传第一百六十一·毕再遇

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人也。父进，建炎间从岳飞护卫八陵，转战江、淮间，积阶至武义大夫。再遇以恩补官，隶侍卫马司，武艺绝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见，大悦，赐战袍、金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四百五十三·列传第二百一十二·忠义八·王师道

王师道字居中，兖州人。为人沉勇。任吉州栗传砦巡检。绍兴中，与盗战于吴村，每射辄毙，追击数里，遇贼有伏于民居者，挺身力战，遂死。立庙其地。部使者以闻，官其二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一·杨桓



杨桓书法

杨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读《论语》至宰予昼寝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弱冠，为郡诸生，一时名公咸称誉之。中统四年，补济州教授，后由济宁路教授召为太史院校书郎，奉敕撰《仪表铭》、《曆日序》，文辞典雅，赐楮币千五百缗，辞不受。迁祕书监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七十·王思诚

王思诚字致道，兖州磁阳人。天资过人，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家本业农，其祖佑，诟家人曰：“儿大不教力田，反教为迂儒邪！”思诚愈自力弗懈。后从汶阳曹元用游，学大进。中至治元年进士第，授管州判官，召为国子助教，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寻升应奉翰林文字，再转为待制。



曲阜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

一·五帝本纪第一

黄帝者，【集解】徐广曰：“号有熊。”【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盖依大戴礼五帝德。又淮南、宋均亦以为然。而孔安国、皇甫谧《帝王代纪》及孙氏注《系本》竝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据左传，亦号帝鸿氏也。【正义】《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按，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少典之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

二·夏本纪第二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正义】《帝王纪》云：“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东，东都陂内大冢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

二十七·天官书第五

昔之传天数者……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集解】徐广曰：

“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愍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集解】徐广曰：“史记‘僖’字皆作‘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

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愍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索隐】蓼、六，本或作英、六，皆通。然蓼、六皆咎繇之后也。据《系本》，二国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左传》云楚人灭六，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杜预曰“蓼与六皆咎繇后”。《地理志》云六，故国，皋陶



孔子像

后，偃姓，为楚所灭。又僖十七年“齐人徐人伐英氏”。杜预又曰“英、六皆皋陶后，国名”。是有英、蓼，实未能详。或者英后改号曰蓼也。【正义】《括地志》曰，光州固始县，古蓼国南蓼城也，春秋时蓼国也，偃姓，皋陶之后，又有北蓼城，在固始北六十里，蓼国有南北二城，故六城，在嘉州安丰县南百三十二里，《帝王世纪》云，皋陶生于曲阜之偃地，故帝因之赐姓曰，偃也，英，见《春秋》僖十七年经，检无英国，盖英为蓼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集解】徐广曰：“陬音驹。孔安国曰‘陬，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索隐】陬是邑名，昌平，乡号。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正义】《括地志》云：“故邹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故阙里在泗水县



尼山致禱

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邹城西界阙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兖州邹城，阙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鲁城西南三里有阙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庙。伍缉之从征记云阙里背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邹，长徙曲阜，仍号阙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正义】《括地志》云：“防山在兖州曲阜县东二十五里。《礼记》云孔子母合葬于防也。”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正义】《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冉耕字伯牛。【【集解】郑玄曰鲁人。【索隐】按：《家语》云鲁人。】孔子以为有德行。

冉雍字仲弓。【【集解】郑玄曰鲁人。【索隐】《家语》云：“伯牛之宗，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冉求字子有。〔【集解】郑玄曰鲁人。〕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宓不齐字子贱。〔【集解】孔安国曰鲁人。【正义】《颜氏家训》云：“兖州永昌郡城，旧单父县地也。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是‘虚’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为‘宓’，较可明矣。虚字从‘虍’，音呼；宓从‘宀’。音緜。下俱为‘宓’，世传写误也。〕

宰予字子我。〔【集解】郑玄曰鲁人。【索隐】《家语》亦云鲁人。利口辩辞。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南宫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国曰：“容，鲁人。”【索隐】《家语》作“南宫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也，盖居南宫因姓焉。〕

子容问孔子曰：“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鲁王好猎，相（田叔）常从入苑中。【正义】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兖州曲阜县南三十里。《礼记》云：‘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索隐】按：《汉书》云“申公少与楚元王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正义】《括地志》云：“泮宫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百〕里鲁城内宫之内。郑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于天子之璧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补史记

女娲氏没，神农氏作。〔按三皇记者不同，谯周以燧人为皇，宋均以祝融为皇，而郑玄依《春秋纬》，以女娲为皇，承伏牺，皇甫谧亦同，今依之为说也。〕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岂炎帝、黄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谧以为少典有媧氏诸侯国号，然则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氏之后代女，所同是有媧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按：今淮阳有神农井。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郑玄云，厉山，神农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谧曰，厉山今随之厉乡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汉书评注（汉书评林·扫叶山房



朱云

石印本)·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朱云

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师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

年四十，迺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师古曰：“倜音吐历反。”〕当世以是高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霸四子，……光最少子也，……先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为大司徒、大傅、太师，历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孔安国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安国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

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九十二·游侠传第六十二

朱家，鲁人，高祖同时也。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臧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饮其德，〔孟康曰：“有德于人，而不自美也。”师古曰：“饮，没也，谓不称显。”〕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亡余财，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鞬牛。〔晋灼曰：“鞬，鞬梃也。鞬牛，小牛也。”师古曰：“鞬，重挽也，音工豆反。晋说是也。”〕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既阴脱季布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楚田仲以侠闻，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也。田仲死后，有剧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贾逵传

（贾）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辕固，齐人也，为《齐诗》；申公，鲁人也，为《鲁诗》；韩婴为《韩诗》；毛萇为《毛诗》。故谓事之指意也。〕迁逵为卫士令。〔北宫卫士令一人，掌南、北宫，秩比六百石，见《续汉志》也。〕（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千乘王伉，章帝子也。〕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张衡传

占既吉而无悔兮，简元辰而俶装。〔悔，恶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
且余沐于清原兮，晞余发于朝阳。〔晞，干也。朝阳，日也。《尔雅》曰：“山东曰朝阳。”《楚辞》曰“朝濯发于阳谷，夕晞余身乎九阳”也。〕漱飞泉之
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沥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华也。〕
翾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翾，飞也，音许缘反。走犹赴也，音奏。
八荒，八方荒远地也。《淮南子》曰：“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过少
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乎句芒。〔《帝王纪》曰：“少昊邑于穷桑，都曲阜，故
或谓之穷桑帝。”地在鲁城北。衡欲往东方，故先过穷桑之野。三丘，东海
中三山也，谓蓬莱、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东方之神也。〕何道真之淳
粹兮，去秽累而票轻。〔道真谓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赋》曰：“矧沈躬于道
真。”不浇曰淳，不杂曰粹。票音匹妙反，犹飘飏也。〕登蓬莱而容与兮，鳌
虽抃而不倾。〔鳌，大龟也。《列子》曰：“勃海之东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
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随波上下往还，不
得暂峙。仙圣诉于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
五山始不动。”抃音皮媛反。《楚辞》曰：“鳌戴山抃。”《说文》曰：“抃，搯
手也。”〕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 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孔昱传

孔昱字元世，鲁国鲁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时历九卿，封褒成侯。〔臣贤按：
《前书》孔霸字次儒，即安国孙，世习《尚书》。宣帝时为太中大夫，授太子经，
迁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薨，谥曰烈君。
今范书及谢承书皆云成帝，又言封侯，盖误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历
卿。〕自霸至昱，爵位相系，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习家学，
〔家学《尚书》。〕大将军梁冀辟，不应。太尉举方正，对策不合，乃辞病去。
后遭党事禁锢。灵帝即位，公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以师丧弃官，卒于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孔僖传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国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董钧传

前书齐胡毋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前书彭祖字公子。安乐字翁孙。安乐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传《谷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三·隐逸

孔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也。祖恢，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监征，不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九·孔纬

孔纬字化文，鲁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终秘书省著作佐郎，谏议大夫巢父兄也。祖戮，位终礼部尚书，自有传。父遵孺，终华阴县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七十·列传第二十九·颜衍

颜衍字祖德，兖州曲阜人。自言兖国公四十五世孙。少苦学，治左氏春秋。梁龙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闻。再调临济令。临济多淫祠，有针姑庙者，里人奉之尤笃。衍至，即焚其庙。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七十九·列传第三十八·张进

张进，兖州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强及石余。应募曹州，隶镇兵。太祖亲选勇士，奇进才力，以补控鹤官，积劳至御龙弩直都虞候、领恩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佐步军都军头。太宗尝幸内廡，进以亲校执钺前导，体质瑰岸，迥出侪辈。太宗熟视异之，擢为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领贺州团练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三百四十七·列传第一百六·颜复

颜复字长道，鲁人，颜子四十八世孙也。父太初，以名儒为国子监直讲，出为临晋簿。嘉祐中，诏郡国敦访遗逸，京东以复言。凡试于中书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欧阳脩奏复第一。赐进士，为校书郎，知永宁县。熙宁中，为国子直讲。王安石更学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诸直讲所出题及所考卷，定其优劣，复等五人皆罢。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四百三十一·列传第一百九十·孔宜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孙。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本纪·卷十四·本纪第十四·世祖十一

封陈益稷为安南王，陈秀媛为辅义公，仍下诏谕安南吏民。复立岳、鄂、

常德、潭州、静江榷茶提举司。癸亥，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敕藏于翰林国史院。甲子，复以平原郡公赵与芮江南田隶东宫。立甘州行中书省。丙寅，以编地理书，召曲阜教授陈俨、京兆萧夔、蜀人虞应龙，唯应龙赴京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一·忠义二

颜瑜字德润，兖州曲阜人，兖国复圣公五十七代孙也。以行谊用举者，为邹及阳曲两县教谕。至正十八年，田丰起山东，瑜携家走郛城，道遇贼，以刃来胁瑜曰：“尔何人？”瑜曰：“我东鲁书生也。”贼执瑜曰：“尔书生，吾不尔杀，可从我见主帅。”瑜骂曰：“尔贼，何主帅邪！”贼怒，欲杀瑜，瑜无惧色。复使之写旗，瑜大诟曰：“尔大元百姓，天下乱，募尔为兵，而反为叛逆。我腕可断，岂能为尔写旗从逆乎！”贼以枪刺瑜，至死骂不绝口。其妻子皆为所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二·儒林三

孔希学，字士行，先圣五十六代孙也，世居曲阜。祖思晦，字明道，仕元为教谕，有学行。仁宗时，以思晦袭封衍圣公，卒谥文肃，子克坚袭。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七十九·忠义三

颜胤绍，字赧明，曲阜人，复圣六十五代孙也。崇祯四年进士。历知凤阳、江都、邯郸，迁真定同知，守城剿寇有功。十五年擢河间知府，比岁大饥，死亡载道，寇盗充斥，拊循甚至。闰十一月，大清兵至，与参议赵珽、同知姚汝明、知县陈三接等坚守。援兵云集，率逗遛。胤绍知城必破，豫集一家老稚于室中，积薪绕之，而身往城上策战守。城破，趋归官舍，举火焚室，

衣冠北向再拜，跃入火中同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四·孝义

正德间，则有高邑湘潭驿丞董玘，藁城刘强，定州赵鹏，吴桥段兴，直隶新城李瑟，沙河王得时，青阳李希仁，永康归德训导应刚，进贤赵氏郡珍，宜春易直，善化陈大用，湘阴苏纯，侯官黄文会，邵武谢思，长山许嗣聪，聊城梁瑾，曲阜孔承夏，日照张旻，临汾李大经及子承芳，新郑王科，蒲城雷瑜，嵩明陈大韶。



泗水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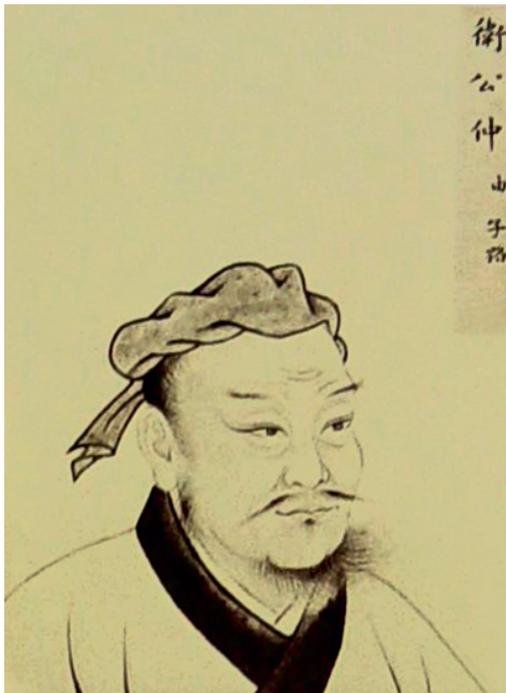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集解】徐广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隐】《家语》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

胜初立时，凌人秦嘉、铎人董继、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张晏曰：“凌，泗水县也。铎、符离，沛县也。取虑、徐，临淮县也。”师古曰：“继音先列反。取音趋，又音秋。虑音庐。”〕将兵围东海守于郯。胜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张晏曰：“畔，名也。”〕监郯下军。秦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人，〔师古曰：“不欲统属于人。”〕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九十六·李自良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初，禄山之乱，自良从兖郛节度使能元皓，以战功累授右卫率。后从袁傒讨袁晁陈庄贼，积功至试殿中监，隶浙江东道节度



子路

使薛兼训。兼训移镇太原，自良从行，授河东军节度押衙。兼训卒，鲍防代，又事防为牙将。会回鹘入寇，防令大将焦伯瑜、杜荣国将兵击之。自良谓防曰：“回鹘远来求战，未可与争锋。但于归路筑二垒，以兵守之，坚壁不动，虏求战不得，师老自旋。俟其返旆，即乘之，纵不甚捷，虏必狼狈矣。二垒阨其归路，策之上也。”防不从，促伯瑜等逆战，遇虏于百井，伯瑜等大败而还，由是稍知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五十九·列传第八十四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天宝乱，往从兖郛节度使能元皓。以战多，累授右卫率。从袁傒讨贼袁晁，积闕至试殿中监，事浙东薛兼训节度府。兼训徙太原，又为牙将。鲍防代总节度事，会回纥入寇，防遣大将焦伯瑜等击之，自良曰：“寇远来，难与争锋。请筑二垒搯归路，坚壁勿出，求战不许，师老而堕，其势易乘。”防不听。伯瑜战百井，大败。由是知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金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八·列传第四十六·侯摯

（泰和四年正月）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儿、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碭子堙，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摯以其言闻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有此谋。”遂诏摯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余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邹城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

滕、薛、邾，夏、殷、周之闲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索隐】滕不知本封，盖轩辕氏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后周封文王子错叔绣于滕，故宋忠云“今沛国公丘是滕国也”。薛，奚仲之后，任姓，盖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国，陆终氏之子会人之后。邾国，今鲁国邾县是也。然三国微小，春秋时亦预会盟，盖史缺无可叙列也。【正义】邹，音邾，《括地志》云，公丘故城，在徐州滕县西南十五里，秦滕县城，即古滕国，盖一朵花帝之子滕姓所封，《世本》云，滕错叔绣周文王子，居滕，宋忠云，沛国公丘县也，故薛城在滕县，古薛国，黄帝之子任姓所封，又《左传》定元年，薛宰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隐十一年传云，“滕侯薛侯来朝是也。邾子曹姓，陆终氏之子，会人之后，邾做人居邾，至隐公徙蕲，蕲，今徐州县也，后又徙于邳，今滕是，又徙邹，鲁穆公改邾作邹，《地理志》云，邹县，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然，三国微小，春秋之时，亦预会盟，盖史缺无可叙列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孟轲，邾人也。〔【索隐】轲音苦何反，又苦贺反。邹，鲁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邹故也。【正义】轲字子舆。邹，兖州县。〕



孟子像

受业子思之门人。〔【索隐】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邹人闾门庆忌为胶东内史。〔【集解】汉书音义曰：“姓闾门，名庆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韩安国字长孺，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师古曰：“田生，邹县人。”〕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梁。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七十三·韦贤传第四十三

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师古曰：“官为楚王傅而历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谏诗曰：肃肃我祖，国



韦贤

自豕韦，黼衣朱紱，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披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坠。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诶厥生，厄此嫫秦，耒耜以耕。悠悠嫫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

于赫有汉，四方是征，靡适不怀，万国适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兢兢元王，恭俭净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殄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唯王统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愉。所弘非德，所亲非俊，唯囿是恢，唯谗是信。踰踰谄夫，喁喁黄发，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从逸，嫫彼显祖，轻兹削黜。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临尔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正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此思！

非思非鉴，嗣其罔则，弥弥其失，岌岌其国。致冰匪霜，致坠靡嫫，瞻惟我王，昔靡不练。兴国救颠，孰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繆以霸。岁月其徂，年其逮耆，于昔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觉！黄发不近，胡不时监！

其在邹诗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岂不牵位，秽我王朝。王朝肃清。唯俊之庭，顾瞻余躬，惧秽此征。

我之退征，请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发齿。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悬车之义，以洎小臣。嗟我小子，岂不怀土？庶我王寤，越迁于鲁。

既去祢祖，惟怀惟顾，祁祁我徒，戴负盈路。爰戾于邹，剪茅作堂，我徒我环，筑室于墙。

我即迁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其梦如何？梦争王室。其争如何？梦王我弼。寤其外邦，叹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涟。微微老夫，咨既迁绝，洋洋仲尼，视我遗烈。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

我虽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

孟卒于邹。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

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殳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李奇曰：“姓阙门，名庆忌。”〕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

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贺。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前汉书叙例

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义。○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刘宝字道字，高平人，晋吏部侍郎。余无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十下·后纪第十下·伏皇后纪

……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蔡邕《独断》曰：“皇后赤绶玉玺。”《续汉志》曰：“乘舆黄赤绶，四彩黄赤缥紺，淳黄圭，绶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绶皆与乘舆同。”〕退避中宫，

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魏志曰：“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代荀彧为尚书令。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刘攽曰：案文少一后字。〕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桓荣传

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人授于前，平成圣德。〔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治《鲁诗》。蔡义，河内温人也，为《韩诗》，给事中也。夏侯胜，鲁人也，字长公，治《欧阳尚书》。并见前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延笃传

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前书龚遂，山阳南平阳人，为勃海太守。南平阳故城今兖州邹县。〕以师丧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张俭传

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赵王张耳之后也。〔张耳，大梁人也。高祖立为赵王。〕父成，江夏太守。俭初举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谢病不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

一百·郑孔荀列传第六十·孔融传

山阳郗虑〔《续汉书》：“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学于郑玄。”虞浦《江表传》曰：“献帝尝时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权安在？’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穆。曹操以书和解之。”虑从光禄勋迁御史大夫。○刘攽曰：注“献帝尝时见虑”案文时当作特。〕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讎怨，操故书激厉融曰：“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尚书》曰：舜以伯禹为司空，禹让稷、契暨皋陶。以益为朕虞，益让于朱虎、熊罴。以伯夷为秩宗，伯夷让于夔龙。〕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史记》曰：“于是禹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皇来仪。”〕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若齐孟阳代君居牀以待贼，西汉纪信乘黄屋诳楚之类也。〕破家为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一·武帝（操）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乃引军还。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夏四月，至邺。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续汉书》曰：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业于郑玄，建安初为侍中。〕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二·列传第十二·唐彬

唐彬字儒宗，鲁国邹人也。父台，太山太守。彬有经国大度，而不拘行检。少便弓马，好游猎，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恒数百人。初为郡门下掾，转主簿。刺史王沈集诸参佐，盛论拒吴之策，以问九郡吏。彬与譙郡主簿张恽俱陈吴有可兼之势，沈善其对。又使彬难言吴未可伐者，而辞理皆屈。还迁功曹，举孝廉，

州辟主簿，累迁别驾。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表·卷七十四上·表第十四上·宰相世系表

韦氏出自风姓。颛顼孙大彭为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是也。豕韦、大彭迭为商伯，周赧王时，始失国，徙居彭城，以国为氏。韦伯遐二十四世孙孟，为汉楚王傅，去位，徙居鲁国邹县。孟四世孙贤，汉丞相、扶阳节侯，又徙京兆杜陵。生玄成，丞相。生宽。宽生育。生育生浚，后汉尚书令。生豹，梓潼太守。生著，东海相。孙胄，魏詹事、安城侯。三子：潜、穆、悝。潜号“西眷”，穆号“东眷”。潜曾孙惠度，后魏中书侍郎。生千雄，畧阳太守。生郑子，字英，代郡守、兖州刺史。生瑱，字世珍，后周侍中、平齐惠公，号平齐公房。二子：峻、师。（表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表·卷七十四下·表第十四下·宰相世系表

朱氏出自曹姓。颛顼之后有六终，产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侠于邾，附庸于鲁，其地鲁国邹县是也。自安至仪父十二世，始见春秋。齐桓行霸，仪父附从，进爵称子，桓公以下，春秋后八世而为楚所灭，故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前汉大司马长史诩生浮，字公叔，大司马、大司空、新息侯。生下邳太守永，永九世孙吏部尚书尚，尚生质，司徒。质二子：禹、卓。禹，司隶校尉、青州刺史，坐党锢诛，子孙避难丹杨，丹杨朱氏之祖也。卓生扶风太守翻，翻生上洛太守越，越字元胜。越八世孙丞相行参军询。二子济，济生冲，冲生威则，散骑常侍、给事中。生腾，字龙怀，陈郡太守。三子：宪、斌、绰。绰字祖明，西阳太守。二子：龄石、超石。腾裔孙建，后周太子洗马。生僧宁，隋睢阳太守。生操。



孔闻韶画像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熹宗

（天启）三年春正月己酉，礼部侍郎朱国祯，尚书顾秉谦，侍郎朱延禧、魏广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乙卯，红夷据澎湖。贵州官军三路进讨水西，副总兵刘超败绩于陆广河。二月乙酉，赠卹邹县死难博士孟承光及母孔氏，子弘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

传·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二·儒林三

（孔）闻韶，字知德。明年，新庙建，规制逾旧，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御制碑文勒石。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书院及邹县子思子庙各有祀事，奏请弟闻礼主之。帝授闻礼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圣公弟为之。两书院各设学录一人，荐族之贤者充焉。六年，山东盗起，闻韶与巡抚赵璜请城阙里，迁曲阜县治以卫庙，不果行。嘉靖二十五年，闻韶卒，子贞干袭。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百三·列传第一百九十一·列女三

邵氏，邹县张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贼。欲迫李行，邵骂曰：“亡夫以妾托我，岂令受贼辱。”贼怒杀之。李知不免，给曰：“我有簪珥埋后园井旁。”

贼随李发之，至则曰：“主母为我死，我岂独生。”即投井。贼下井扶之，李披发破面骂不已，扭其衣欲令并死井底，叫声若雷。贼知不可强，乃刃之。



微山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仲长统传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统过干，干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干以并州叛，卒至于败。〔魏志曰：“高干叛，欲奔南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也。〕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异其有知人之鉴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王龚传

王龚字伯宗，山阳高平人也。世为豪族。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帝嘉之，征拜尚书。建光元年，擢为司隶校尉，明年迁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才爱士，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气高明，初到，龚不即召见之，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闳请见，言曰：“闻之传曰：‘人臣不见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贤见引，不宜退以非礼。”龚改容谢曰：“是吾过也。”乃复厚遇待之。由是后进知名之士莫不归心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姜肱传

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广戚故城今徐州沛县东。〕家世名族。〔谢承书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刘表

著闻。其友爱天至，常共卧起。〔谢承书曰“肱性笃孝，事继母恪勤。母既年少，又严厉。肱感《愷风》之孝，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刘表传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恭王，景帝子，名余。〕身长八尺余，

姿貌温伟。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六·董二袁刘传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俊。〔张璠汉纪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公绪恭〕、刘祗、田林为八交，或谓之八顾。汉末名士录云：表与汝南陈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张俭字元节、南阳岑晷字公孝为八友。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蓬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长八尺余，姿貌甚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张璠汉纪曰：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初，山阳太守薛勤丧妻不哭，将殡，临之曰：“幸不为夭，复何恨哉？”及龚妻卒，龚与诸子并杖行服，时人或两讥焉。畅字叔茂，名在八俊。〕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二十六·满田牵郭传

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也。年十八，为郡督邮。时郡内李朔等各拥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宠纠焉。朔等请罪，不复钞略。守高平令。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宠因其来在传舍，率吏卒出收之，诘责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归。太祖临兖州，辟为从事。及为大将军，辟署西曹属，为许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列传第六十·良吏·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从孙也。魏时辟公府，累迁尚书郎，历给事中。泰始初，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在郡有殊绩。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武帝下诏称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惧天时水旱之运，夙夜警戒，念在于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损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每思闻监司纠举能不，将行其赏罚，以明沮劝。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比年普饥，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矣。其赐宏谷千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王沉

王沉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沉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其辞曰：东野丈人观时以居，隐耕污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过而问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阴之乡。”“奚适？”曰：“欲适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诸热，无得热之方。”冰子瞿然曰：“胡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热之士，其得炉冶之门者，惟挟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闻宗庙之器不要华林之木，四门之宾何必冠盖之族。前贤有解韦索而佩朱戟，舍徒担而乘丹毂。由此言之，何恤而无禄！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檀超

（檀）超嗜酒，好言咏，举止和靡，自比晋郗超，为“高平二超”。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太祖赏爱之。迁骁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六·列传第五十四·李崇

车驾南征，骠骑大将军、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诏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陆聚党作逆，人多应之，搔扰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诈称犯罪，逃亡归陆。陆纳之，以为谋主。数月，冀州斩陆送之，贼徒溃散。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周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九·赵肃

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发言措笔，常欲辨析秋毫。历职内外，有当

官之誉。从魏孝武入关，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有阙，至于台阁轨仪，多招所参定。论者称之。寻迁侍中、度支尚书。大统初，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周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八·列传第三十·李昶

时有高平檀翥，字凤翔。好读书，善属文，能鼓瑟。早为琅邪王诵所知。年十九，为魏孝明帝挽郎。其后司州牧、城阳王元徽以翥为从事，非其好也。寻谢病，客游三辅。时毛（遯）〔遯〕为行台，镇北雍州，表翥为行台郎中。会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翥随赴洛。除西兖州录事参军，历司空田曹参军，加镇远将军，兼殿中侍御史。台中表奏，皆翥为之。寻副毛鸿宾镇潼关，加前将军、太中大夫。魏孝武西迁，赐爵高唐县子，兼中书舍人，修国史，加镇军将军。后坐谈论轻躁，为黄门侍郎徐招所驳，死于廷尉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一·李崇

车驾南征，诏崇副骠骑大将军、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徐州降人郭陆聚党作逆，人多应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诈称犯罪，逃亡归陆，陆纳之，以为谋主。数月，冀州斩陆送之，贼徒溃散。

鱼台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五十六·列传第六·李子通（张善安）

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也。年十七便为劫盗，转掠淮南，有众百余人。会孟让为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归之，得八百人。袭破庐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于豫章。士弘不信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击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后去豫章，善安复来据之，仍以其地归国，授洪州总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八十七·列传第十二李子通（张善安）

张善安，兖州方与人。年十七，亡命为盗，转掠淮南。会孟让败，得其散卒八百，袭破庐江郡。依林士弘，不见信，憾之，反袭士弘，焚其郛，去保南康。萧铣取豫章，遣将苏胡儿守之，善安夺其地，据以归国，授洪州总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六十·列传第四十七·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离人。世以财雄乡里。父仁，业儒，有节行。壬辰，北渡，寓济州鱼台，州帅石天禄礼之，辟兼详议府事。

金乡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七·冯异传

（冯异卒）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訢为析乡侯。十三年，更封彰东缙侯，食三县。〔《东观记》曰，东缙，县名，属山阳郡。左传曰：“齐侯伐宋，围缙”，即此地也。在今兖州金乡县。〕永平中，徙封平乡侯。〔东观记曰：“永平五年，封平乡侯，食郁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国除。〔东观记曰：“坐斗杀游徼，会赦，国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张俭传

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县名，属山阳郡，故城在今兖州金乡县南。〕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兼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廷今日载其半矣。”〔明廷犹明府。言不执俭，得义之半也。〕钦叹息而去。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侯览传

侯览者，山阳防东人。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

遗以巨万计。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览亦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丁恭传

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缙人也。〔东缙，今兖州金乡县。〕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皆受业于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卒于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范式传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见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郗鉴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也。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应州命。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惠帝反正，参司空军事，累迁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

征东大将军苟晞檄为从事中郎。晞与越方以力争，鉴不应其召。从兄旭，晞之别驾，恐祸及己，劝之赴召，鉴终不回，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师不守，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邑人张寔先求交于鉴，鉴不许。至是，寔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谓寔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邪！”寔大惭而退。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贍。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峰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为偏将军，镇陇西。溥从父之官，专心坟籍。时疆场阅武，人争视之，溥未尝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补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尚书褚碧并器重之。溥谓瓘曰：“往者金马启符，大晋应天，宜复先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也。”瓘曰：“历代叹此，而终未能改。”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五·列传第五十五·檀凭之

檀凭之字庆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闺门邕肃，为世所称。从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凭之抚养若己所生。初为会稽王骠骑行参军，转桓脩长流参军，领东莞太守，加宁远将军。与刘裕有州闾之旧，又数同东讨，情好甚密。义旗之建，凭之与刘毅俱以私艰，墨经而赴。虽才望居毅之后，而官次及威声过之，故裕以为建武将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

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艺术·杜不愆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高平郗超年二十余，得重疾，试令筮之。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寻除。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宫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盛置东檐下，却后九日丙午日午时，必当有雌雉飞来与交，既而双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时正羸笃，虑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余矣。一周病差，何足为淹！”然未之信。或劝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超卧南轩之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飞入笼，与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息曰：“虽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弥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书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三·列传第三·檀道济

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左将军韶少弟也。少孤，居丧备礼。奉姊事兄，以和谨致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五·列传第五·檀韶

檀韶字令孙，高平金乡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从事，西曹主簿，辅国司马。高祖建义，韶及弟祗、道济等从平京城，行参高祖建武将军事。都邑既平，为镇军参军，加宁远将军、东海太守，进号建武将军，迁龙骧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县侯，食邑五百户。复参军骑将军事，加龙骧将军，迁骁骑将军，中军谘议参军，加宁朔将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八·列传第二十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

徐遗宝字石俊，高平金乡人，初以新亭战功，为辅国将军、卫军司马、河东太守，不之官。迁兖州刺史。将军如故。戍湖陆。封益阳县侯，食邑二千五百户。义宣既叛，遣使以遗宝为征虏将军、徐州刺史，率军出瓜步。遗宝遣长史刘雍之袭彭城，宁朔司马明胤击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与雍之复逼彭城。时徐州刺史萧思话未之镇，因诏安北司马夏侯祖权率五百人驰往助胤，既至，击玄楷斩之，雍之还湖陆。遗宝复遣土人檀休祖应玄楷，闻败，亦溃散。遗宝弃城奔鲁爽，爽败，逃东海郡界，土人斩送之，传首京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七·列传第七·檀祗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乡人，左将军韶第二弟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

初，檀和之被征至豫章，值豫章民胡诞世等反，因讨平之，并论林邑功，封云杜县子，食邑四百户。和之，高平金乡人，檀凭子也。太祖元嘉二十七年，自太子左卫率为世祖镇军司马、辅国将军、彭城太守。元凶弑立，以为西中郎将、雒州刺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檀超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梁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列传第一·高祖郗皇后

高祖德皇后郗氏讳徽，高平金乡人也。祖绍，国子祭酒，领东海王师。父焯，

太子舍人，早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二·列传第二·后妃下

武德祗皇后讳徽，高平金乡人也。祖绍，宋国子祭酒、领东海王师。父晔，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寻阳公主也，方娠，梦当生贵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尽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将有所妨，乃于水滨祓除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五·列传第五

檀道济，高平金乡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丧备礼，奉兄姊以和谨称。宋武帝建义，道济与兄韶祗等从平京城，俱参武帝建武将军事。累迁太尉参军，封作唐县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三·徐广（郗绍）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九·江淹

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贫，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为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早为高平檀超



江淹

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礼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学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守。父道彪字万寿，位正员郎。超少好文学，放诞任气，解褐州西曹。萧惠开为别驾，超便抗礼。惠开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举动啸傲，不以地势推之，张目谓曰：“我与卿俱是国家微贱时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萧太后，

惠开之祖姑，长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议之。惠开欣然，更为刎颈之交。

后位国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谈咏，自比晋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齐高帝赏爱之，后为司徒右长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八·夷貊上

（檀）和之，高平金乡人，檀凭之子也。以功封云杜县子。孝建三年，为南兖州刺史，坐酣饮黷货，迎狱中女子入内，免官禁锢。后病死，见胡神为祟。追赠左将军，谥曰襄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十·高隆之

高隆之，字延兴，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乡。父干，魏白水郡守，为姑壻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贵，魏朝赠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后有参议之功，高祖命为从弟，仍云渤海穆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周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七·郑孝穆

（大统）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称藩来附，时议欲遣使，盛选行人。太祖历观内外，无逾（郑）孝穆者。十六年，乃假孝穆散骑常侍，持节策拜詧为梁王。使还称旨，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是年，太祖总戎东讨，除大丞相府右长史，封金乡县男，邑二百户。军次潼关，命孝穆与左长史长孙俭、司马杨宽、尚书苏亮、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仍令孝穆引接关东归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孝穆抚纳铨叙，咸得其宜。大将军达奚武率众经略汉中，以孝穆为梁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拜中书令，赐姓宇文氏。寻以疾免。（郑道邕，字孝穆。）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三·郑羲

时（大统中）周文东讨，除（郑道邕）大丞相府右长史，封金乡县男。军次潼关，命道邕与左长史长孙俭、司马杨宽、尚书苏亮、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仍令道邕引接关东归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抚纳铨叙，咸得其宜。后拜中书令，赐姓宇文氏，寻以疾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七十·列传第五十八·徐招

徐招字思贤，高平金乡人也。世为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旧事，发言措笔，常欲辩析秋毫。初入洛阳，虽未登仕，已为时知，朝廷疑事多预议焉。

廷昌中，从征浮山堰有功，赐爵高广男。乃广阳王深北讨鲜于脩礼，启为员外散骑侍郎、深府长流参军。招陈策请离间之，葛荣竟杀脩理，自为魁帅。以功进爵为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员外散骑常侍，领尚书仪曹郎中。招少习吏事，未能精究朝仪，常恨才达，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转二千石郎中。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七十·列传第五十八·檀翥

檀翥字凤翔，高平金乡人也。六世祖毓，晋步兵校尉。父江，始还北，仕至太常少卿，赠兖州刺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七·郗士美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乡人也。父纯，字高卿，为李邕、张九龄等知遇，尤以词学见推，与颜真卿、萧颖士、李华皆相友善。举进士，继以书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历拾遗、补阙、员外、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处事不回，为元载所忌。鱼朝恩署牙将李琮为两街功德使，琮暴横，于银台门毁辱京兆尹崔昭。纯诣元载抗论，以为国耻，请速论奏，载不从，遂以疾辞。退归东洛凡十年，自号伊川田父，清名高节，称于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贤学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东归洛阳。德宗召见，屡加褒叹，赐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赋诗祖送于都门，搢绅以为美谈。有文集六十卷行于世。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三·列传第六十八·郗士美

郗士美字和夫，兖州金乡人。父纯，字高卿，举进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张九龄、李邕数称之。自拾遗七迁至中书舍人。处事不回，为宰相元载

所忌。时鱼朝恩以牙将李琮署两街功德使，琮恃势桀横，众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纯曰：“此国耻也。”即诣载请速处其罪，载不纳，遂辞疾还东都，号“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辅政，召为太子左庶子、集贤殿学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听致仕。帝召见，褒叹良久，赐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门，世高其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梁书·卷十九·梁书第十九·列传九·黄文靖

黄文靖，金乡人。少附于黄巢党中，巢败，归于太祖，累署牙职，继迁诸军指挥使，从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兖、郓，皆有功。唐大顺中，佐葛从周送朱崇节入潞。会晋军十余万近逼垣寨，文靖虑孤军难守，乃与葛从周啓闾出师，文靖为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还，晋人不敢逼。其年冬，与康怀英渡淮，入寿春之境，下安丰、霍丘，至光州〔光州，原本作“先州”，今据十国春秋改正。（影库本粘签）〕而还。光化初，晋将李嗣昭、周德威寇于山东，文靖佐葛从周统大军御之。至沙河，败晋军五千余骑，遂逐之，越张公桥乃止。后旬日，复与晋人战于邢州之北，擒蕃将贲金铁、慕容藤、李存建等百余人，夺马数千匹，寻以功表授检校左仆射、耀州刺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周书·卷一百二十八·周书第十九·列传八·王敏

王敏，字待问，单州金乡人。性纯直，少力学攻文，登进士第。后依杜重威，凡历数镇从事。汉初，重威叛于邺，时敏为留守判官，尝泣谏重威，恳请归顺，重威始虽不从，及其穷也，纳敏之言，以其城降。时魏之饥民十犹四五，咸保其余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镇澶渊，太祖以敏谨厚，遂命为澶州节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开封少尹。世宗嗣位，权知府事，旋拜左谏议大夫、给事中，迁刑部侍郎。敏尝以子壻陈南金荐于曹州节度使

李继勋，〔曹州，原作“洮州”，今从通鉴改正。（影库本粘签）〕表为记室，其后继勋僭军于寿春，及归阙而无待罪之礼，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因迁怒南金，谓其裨赞无状，乃黜之。敏繇是连坐，遂免其官岁余，复拜司农卿。显德四年秋，以疾卒。〔永乐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本纪·卷四·本纪第四·太宗一
（太平兴国三年）秋七月乙酉，大雨震电，西窑务薰聚焚。壬辰，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煜卒，追封吴王。戊戌，金乡县民李光袭十世同居，诏旌其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七十三·列传第六十·马绍

马绍字子卿，济州金乡人，从上党张播学。丞相安童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讲论经史，以资见闻。平章政事张启元以绍应诏，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单州，民刻石颂德。至元十年，命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宁海饥，绍发粟赈之。十三年，移命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属江淮甫定，选官抚治，迁同知和州路总管府事，民赖以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杨镐（李维翰。周永春）

周永春，金乡人。官礼科都给事中。齐党方炽，永春与亓诗教为之魁。寻由太常少卿擢右金都御史，代维翰为巡抚。值丧败之后，佐经略调度军食，拮据劳瘁。越二年，罢归。天启初，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遣戍。

嘉祥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曾参，南武城人，〔【索隐】按：武城属鲁。当时鲁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义】《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作《孝经》。死于鲁。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澹台灭明，武城人，〔【正义】《括地志》云亦在兖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即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金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二·列传第三十·徒单克宁

徒单克宁娶宗干女嘉祥县主，同母兄蒲甲判太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为西京留守，构致其罪诛之，因降克宁知滕阳军。历宿州防御使、胡里改路节度使、曷懒路兵马都总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二·儒林三

曾质粹，字好古，吉安永丰人，宗圣五十九代孙也。其先，都乡侯据避新莽之乱，徙家豫章，子孙散居抚、吉诸郡间。成化初，山东守臣上言：“嘉

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诏加修筑。正德间，山东佥事钱镛访得曾子之后一人于嘉祥山中，未几而没。嘉靖十二年，以学士顾鼎臣言，诏求嫡嗣。于是江西抚按以质粹名闻，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三十九年卒。



汶上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闵子骞）不士大夫，不食汙君之禄。〔【索隐】《论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子骞曰“善为我辞焉”，是不士大夫，不食汙君之禄也。〕“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集解】孔安国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樊英传

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孔乔、李曷、北海郎宗、陈留杨伦〔见儒林传。〕、东平王辅六人，〔谢承书曰：“辅字公助，平陆人也。学《公羊传》《援神契》。常隐居野庐，以道自娱。辟公府，举有道，对策拜郎中。陈灾异，甄吉凶有验，拜议郎，以病逊。安帝公车征，不行，卒于家。”〕唯郎宗、杨伦到洛阳，英等四人并不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周书·卷一百二十九·周书第二十·列传九·许迁

许迁，郢州人也。初为本州牙将，性刚褊。汉乾祐初，为左屯卫将军，与少府监马从斌同监造汉祖山陵法物，节财省用，减数万计。改左监门大将军，又加检校司空。汉末，权知隰州。太祖践阼，刘崇遣子钧率兵寇平阳，路由于隰，贼众攻城，城中兵少，迁感激指谕，士斗兼倍，贼众伤夷，寻自退去。太祖降诏抚谕，正授隰州刺史。迁切于除盗，嫉恶过当，或钉磔贼人，令部下齧割。悞断不合死罪人，其家诣阙致讼，诏下开封府狱。时陈观为知府，素与迁不协，深劾其事，欲追迁对讼，太祖以事状可原，但罢郡而已。迁既奉朝请，因大诟陈观，〔陈观，原本作“陈覲”，今从宋史改正。（影库本粘签）〕

谓王峻曰：“相公执政，所与参议，宜求贤德。如陈观者，为儒无家行，为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儿耻与为侣，况明公乎！”峻无以沮之。既而婴疾，请告归汶上而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七·张昉

张昉字显卿，东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经义进士，官至治书侍御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五十九·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贞，世居阿城，后徙汶上。祖义，不仕。父宗辅，德清县主簿。元用资禀俊爽，幼嗜书，一经目，辄成诵；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父忧其致疾，止之，辄以衣蔽窗默观之。



曹元用墓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四·孝友一

晋宁史贵，保定耿德温、张行一、贾秉实、张勛，河南王宗道、孙裔，夹谷天祐，赵州赵德隆，安丰王德新、石思让、冀宁、何溥，大都王麟、李简，华阴李宁、屈秀，

怀庆侯荣、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阎让，曹州邓渊、吕政，徐州胡居仁、张允中，卫辉王庆，福建朱虞龙，随州高可焘，济宁魏铎，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諝，汶上赵恒，须城许时中，衡山欧阳诚复，江陵穆坚，蓟州王钦，定陶元显祖，绛州姚好智，宿州孙克忠，集庆傅霖，济南宋怀忠、牟克孝，汝宁张郁，泉州黄道贤、谷城、王福，解州靖与曾，般阳戴贞，袁州王治，沔阳徐胜祖，兴中石抹昌龄，峡州秦桂华，蒙古、色目氏纳鲁丁、赤思马、改住、阿合马、拜住、木八剌、玉龙帖木儿、锁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朵罗歹、塔塔思歹。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四·孝友一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祷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二百·列传第八十七·列女一·冯氏

冯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宦家女，山阴县尹山东李如忠继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数岁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笃，谓冯曰：“吾已矣，其奈汝何？”冯氏引刀断发，自誓不他适。如忠歿两月，遗腹生一子，名伏。

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闻如忠歿于官，家多遗财，相率来山阴。冯氏方病，乘间尽取其赀及子任以去。冯不与较，一室萧然，唯余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邻里不忍闻。久之，鬻衣权厝二柩藪山下，携其子庐墓侧。时年始二十二，羸形苦节，为女师以自给。父母来视之，怜其孤苦，欲使更事人，冯爪面流血，不肯从。居二十年，始护丧归葬汶上。齐鲁之人闻之，莫不叹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

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五十三·伍骥

天顺七年（伍骥）巡按福建。先是，上杭贼起，都指挥佥事丁泉，汶上人，善捍御。贼屡攻城，皆为所却。已而贼转炽。骥闻，立驰入汀州，调援兵四集。骥单骑诣贼垒。贼不意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骥从容立马，谕以祸福。贼见其至诚，感悟泣下，归附者千七百余户。给以牛种，俾复故业。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吴岳（谭大初）

吴岳，字汝乔，汶上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督饷宣府，吏进羨金数千，拒之。出知庐州府。税课岁万金，例输府，岳以代邮传费。西山薪故供官爨，岳弛以利民。以忧去。服除，改保定，治如庐州。历山西副使、浙江参政、湖广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并以清静得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二·列传第九十·王杲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进士。授临汾知县。擢御史，巡视陕西茶马。帝遣中官分守兰、靖。杲言穷边饥岁，不宜设官累民，不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二十三·列传第一百一十一·刘东星（胡瓚）

胡瓚，字伯玉，桐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闸，驻济宁。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坝遏之。造舟汶上，为桥于宁阳，民不病涉。河决黄垆，瓚忧之。会刘东星来总河漕，瓚与往复论难。谓黄垆不杜，势且易黄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运万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飞渡。赞东星濬贾鲁河故道，益治汶、泗间泉数百。寻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濬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赏罚之。冬则养

其余力，不征于官。以疏濬运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璃河桥。三年桥成，省费七万有奇。累官江西左参政。予告归，久之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三十一·列传第一百十九·庞时雍

（庞）时雍，汶上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知丹徒县，历户、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四·孝义

其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庐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洪武时，则有丽水祝崑，上元徐真童、李某女，龙江卫丁歪头，怀宁曹镛、镛妻王氏，徐州王僧儿，广德姚观寿，广武卫陈礼关，桃源张注，江浦张二女胜奴，上海沈德，溧阳史以仁，丹徒唐川，邳州李英，北平东安王重，遵化张拾，保定顾仲礼，乐亭杜仁义妻韩氏，昌平刘驴儿，保定新城王兴，祁阳郝安童，山东宁海姜瑜，汶上侯昱，孟县李德，巩县给事中魏敏，登封王中，舞阳周炳，临桂李文选。而钧州张宗鲁以瞽子有孝行，十七年被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四·孝义

海宁董谦，浙江建德蔡廷璫，奉化陆洪，余干桃源训导张宪，永丰吕盛，晋江史惠，平溪汪浩，江夏傅实、周玺，监利刘祥，湘阴邵敏，东昌张锐，莘县孔昭、赵全，恩县王弘，汶上张廓，堂邑王懽，阳谷钱道，单县徐洲，聊城王安、孙良，历城湖广布政使王允，曹州黄表、张伦，临清刘端，寿阳吴宗，潞州张伦，大同杨茂、杨瑞、焦鉴，浑源庆都县丞王诚，高平李振民，平阳卫指挥僉事杨辅，安东中屯卫王经，许州何清，汜水张俊，信阳王纲、

济宁历史文化丛书

《二十四史》中的济宁

袁洪，汲县张琛，封丘陈瑛，光州太平通判刘进，罗山王宾，卫辉徐宁，邾县刘济，西平尹冕，新乡王兴，确山刘政，长葛蒙阴训导罗贵，阳武举人萧盛，弘农卫习润，泾阳赵谧、骆森、赵穉，同州张鼎，洋县武全，甘州左卫毛纲，华阴周禄，保安李端，合州陈伯刚，临桂刘本，姚州土官高紫、潼赐。



附 录

附录一：孔子世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索隐】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正义】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集解】徐广曰：“陬音驸。孔安国曰‘陬，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索隐】陬是邑名，昌平，乡号。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正义】《括地志》云：“故邹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故阙里在泗水县南五十里。《舆地志》云邹城西界阙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兖州邹城，阙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鲁城西南三里有阙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庙。伍缉之《从征记》云阙里背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邹，长徙曲阜，仍号阙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隐】家语：“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正义】《括地志》云：“叔梁纥庙亦名尼丘山祠，在兖州泗水县五十里尼丘山东趾。《地理志》云鲁县有尼丘山，有叔梁纥庙。”〕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隐】《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征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

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正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纣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小女征在”。据此，婚过六十四矣。〕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隐】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生而首上圩顶，〔【索隐】圩音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麻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义】《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县南二十八里。干宝《三日记》云‘征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窠，在鲁南山之空窠中。无水，当祭时酒扫以告，辄有清泉自石门出，足以周用，祭讫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纣死，〔【索隐】《家语》云生三岁而梁纣死。〕葬于防山。〔【正义】《括地志》云：“防山在兖州曲阜县东二十五里。《礼记》云孔子母合葬于防也。”〕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索隐】谓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坟处，非谓不知其茔地。征在笄年适于梁纣，无儿而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非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正义】俎豆以木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云气，诸侯加象饰足，天子玉饰也。〕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正义】《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盖其慎也。〔【集解】徐广曰：“鲁县有阙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隐】谓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殡其母于五父之衢，是其谨慎也。【正义】慎谓以紼引棺就殡所也。〕邾人〔【正义】上音邹。〕辄父之母侮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经，〔【索隐】《家语》“孔子之母丧，既练而见”，不非之也。今此谓孔子实要经与飨，为阳虎所绌，亦近诬矣。一作“要经”。要经犹带经也，

故刘氏云嗜学之意是也。)季氏飨士，孔子与往。【正义】与音预。季氏为饌饮鲁文学之士，孔子与迎而往，阳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隐】昭公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 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集解】服虔曰：“圣人谓商汤。”) 灭于宋。【集解】杜预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其子奔鲁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集解】杜预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愨公之长子，厉公之兄也。何嫡嗣，当立，以让厉公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集解】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孙。”) 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集解】杜预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庙之鼎。”) ‘一命而偻，再命而伋，三命而俯，【集解】服虔曰：“偻，伋，俯，皆恭敬之貌也。”) 循墙而走，【集解】杜预曰：“言不敢安行。”) 亦莫敢余侮。【集解】杜预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 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集解】杜预曰：“于是鼎中为饘粥。饘粥，餠属。言至俭也。”) 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集解】王肃曰：“谓若弗父何，殷汤之后，而不继世为宋君也。”杜预曰：“圣人之后，有明德而不当大位，谓正考父。”) 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索隐】《左传》及《系本》，敬叔与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应更言“鲁人”，亦太史公之疏耳。) 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索隐】有本作“委吏”。按：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 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索隐】庄子云“孔子年

五十一，南见老聃”。盖系家亦依此为说而不究其旨，遂俱误也。何者？孔子适周，岂访礼之时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见老聃，云“甚矣道之难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语也，乃既仕之后言耳。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索隐】《庄周》“财”作“轩”。〕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集解】王肃曰：“谦言窃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集解】王肃曰：“身父母之有。”【索隐】《家语》作“无以有己为人子者”。〕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隐】《家语》作“无以恶己为人臣者”。王肃云：“言听则仕，不用则去，保身全行，臣之节也。”〕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彊，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正义】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索隐】《家语》无此一句。孟子以为“不然”之言也。〕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正义】郈音后。《括地志》云：“斗鸡台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兖州曲阜县东南三里鲁城中。《左传》昭二十五年，季氏与郈昭伯斗鸡，季氏芥鸡翼，郈氏为金距之处。”〕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正义】相州成安县东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时乾侯之邑。〕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集解】周氏曰：“孔子在齐，闻习《韶》乐之盛美，故忘于肉味也。”【索隐】按《论语》，子语鲁太师乐，非齐太师也。又“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无“学之”文。

今此合论语齐、鲁两文而为此言，恐失事实。〕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集解】孔安国曰：“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对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集解】孔安国曰：“言将危也。陈氏果灭齐。”〕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隐】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索隐】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贤生则有礼乐，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间也。〕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索隐】刘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谓奉待孔子如鲁季氏之职，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间待之”也。〕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集解】孔安国曰：“鲁三卿，季氏为上卿，最贵；孟氏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间也。”〕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集解】韦昭曰：“羊，生羊也，故谓之怪也。”【索隐】《家语》云“桓子穿井于费，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问仲尼云“得狗”。〔【集解】韦昭曰：“获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测之。”〕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闾，〔【集解】韦昭曰：“木石谓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纛也。或言独足魍魉，山精，好学人声而迷惑人也。”【索隐】夔音逵。闾音两。《家语》作“魍魉”。纛音骚。然山纛独一足是山神名，故谓之夔。夔，一足兽，状如人也。〕水之怪龙、罔象，〔【集解】韦昭曰：“龙，神兽也，非常见，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肿’。”【索隐】沐肿音木踵。〕土之怪坟羊。”〔【集解】唐固曰：“坟羊，

雌雄未成者也。”]

吴伐越，堕会稽，〔【集解】王肃曰：“堕，毁也。”【索隐】隳会稽。会稽，山名，越之所都。隳，毁也。吴伐越在鲁哀元年。〕得骨节专车。〔【集解】韦昭曰：“骨一节，其长专车。专，擅也。”〕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集解】韦昭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故谓之神也。”〕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集解】韦昭曰：“防风氏违命后至，故禹杀之，陈尸为戮。”〕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集解】王肃曰：“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韦昭曰：“足以纲纪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为公侯，〔【集解】王肃曰：“但守社稷无山川之祀者，直为公侯而已。”〕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集解】韦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吴郡永安县。”〕駘案：晋太康元年改永安为武康县，今属吴兴郡。〕为鼈姓。〔【索隐】鼈音僂。《家语》云姓漆，盖误。《系本》无漆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集解】王肃曰：“周之初及当孔子之时，其名异也。”〕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焦侥氏〔【集解】韦昭曰：“焦侥，西南蛮之别名也。”〕【正义】按：《括地志》“在大秦国南也。”〕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集解】王肃曰：“十之，谓三丈也，数极于此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集解】孔安国曰：“不狃为季氏宰。”【索隐】狃音女久反。邹氏云一作“蹂”。论语作“弗扰”。〕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醢之。〔【正义】醢音释。〕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正义】

适音嫡。)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悦庶几乎!”〔【索隐】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也。〕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集解】何晏曰:“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索隐】家语》作“西方”。王肃云:“鲁国近东,故西方诸侯皆取法则焉。”〕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索隐】及,与也。平,成也。谓与齐和好,故云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集解】徐广曰:“司马彪云今在祝其县也。”〕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集解】王肃曰:“会遇之礼,礼之简略也。”〕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袂矛戟剑拔鼓噪而至。〔【索隐】《家语》作“莱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袂音弗,谓舞者所执,故周礼乐有袂舞。拨音伐,谓大楯也。〕孔子趋而进,历阶〔【索隐】谓历阶级也。故王肃云“历阶,登阶不聚足”。〕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索隐】谓经营而惑乱也。《家语》作“荧侮”。〕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

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郛、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集解】服虔曰：“三田，汶阳田也。龟，山名。阴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预曰：“太山博县北有龟山。”【索隐】《左传》“郛、灌及龟阴之田”，则三田皆在汶阳也。【正义】郛，今郛州郛城县，在兖州龚丘县东北五十四里。故谢城在龚丘县东七十里。〕齐归侵鲁龟阴之田以谢鲁，鲁筑城于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集解】王肃曰：“高丈长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集解】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于是叔孙氏先堕郕。〔【集解】杜预曰：“东平无盐县东南郕乡亭。”【正义】《括地志》云：“郕亭在郛州宿城县东三十二里。”〕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集解】服虔曰：“三子，季孙、孟孙、叔孙也。”〕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集解】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集解】服虔曰：“申句须、乐颀，鲁大夫。”〕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集解】杜预曰：“鲁国卞县南有姑蔑城。”【正义】《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四十五里。”按：泗水县本汉卞县地。〕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集解】杜预曰：“泰山钜平县东南有成城也。”【正义】《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兖州泗水县西北五十里。”〕公敛处父〔【集解】服虔曰：“成宰也。”〕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鄆，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塗；塗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集解】王肃曰：“有司常供其职，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归。〔【索隐】《家语》作“皆如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钮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索隐】《家语》作“容玃”。王肃云：“舞曲名也。”〕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索隐】谓请鲁君为周偏道路游行，因出观齐之女乐。〕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饔乎大夫，〔【集解】王肃曰：“饔，祭肉。”〕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集解】屯在鲁之南也。【索隐】地名。〕而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集解】王肃曰：“言妇人之口请谒，足以忧使人死败，故可以出走也。”〕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集解】王肃曰：“言仕不遇也，故且优游以终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索隐】孟子曰：“孔子于卫主颜雝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浊邹是子路之妻兄，所说不同。〕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索隐】若六万石似太多，当是六万斗，亦与汉之秩禄不同。【正义】六万小斗，计当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两皆用小也。〕居顷之，或潜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索隐】谓以兵仗出入，以胁夫子也。〕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正义】故匡城在滑州匡城县西南十里。〕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隐】谓昔所被攻缺破之处也。【正义】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货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告君曰：‘往者阳货今复来。’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军士僵仆，于是匡人有知孔子圣人，自解也。”〕匡人闻之，

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索隐】匡，宋邑也。《家语》云匡人简子以甲士围夫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集解】孔安国曰：“言与孔子相失，故在后也。”〕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集解】包氏曰：“言夫子在，已无所致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集解】孔安国曰：“兹，此也。言文王虽已没，其文见在此。此，自谓其身也。”〕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集解】孔安国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后死也。言天将丧此文者，本不当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丧之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集解】马融曰：“如予何犹言‘奈我何’也。天未丧此文，则我当传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违天以害己。”〕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索隐】《家语》“子路弹剑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围而去”。今此取论语“文王既没”之文，及从者臣宁武子然后得去。盖夫子再扈匡人，或设辞以解围，或弹剑而释难。今此合论语、家语之文以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

去即过蒲。〔【集解】徐广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正义】《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匡城本汉长垣县。”〕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绡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正义】璆音虬。〕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索隐】上“见”如字。下“见”音贤遍反，去声。言我不为相见之礼现而答之。〕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集解】栾肇曰：“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厌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厌也。”蔡谟曰：“矢，陈也。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集解】徐广曰：“招摇，翱翔也。”【索隐】《家语》作“游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集解】何晏曰：“疾

时薄于德，厚于色，故发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则弃邪而反正矣。”〕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集解】徐广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卫；十四年，至陈；哀公三年，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集解】包氏曰：“天生德者，谓授以圣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索隐】《家语》姑布子卿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索隐】《家语》云“河目而隆颡，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集解】王肃曰：“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累不得志之貌也。《韩诗外传》曰‘丧家之狗，既敛而椁，有席而祭，顾望无人’也。”〕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罫，矢长尺有咫。〔【集解】韦昭曰：“隼，鸷鸟，今之鸮也。楛，木名。罫，镞也，以石为之。八寸曰咫。楛矢贯之，坠而死。”【正义】隼音笋。《毛诗义疏》：“鸮，齐人谓之击征，或谓之题肩，或曰省雁，春化为布穀。此属数种皆为隼。”〕陈湣公使使问仲尼。〔【索隐】《家语》、《国语》皆作“陈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鲁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则此湣公为是。〕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正义】《肃慎国记》云：“肃慎，其地在夫余国东北，可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强劲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国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集解】王肃曰：“九夷，东方夷有九种也。百蛮，夷狄之百种。”〕使各以其方贿来贡，〔【集解】王肃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

财贿而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弩，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集解】韦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集解】韦昭曰：“展，重也。玉谓若夏后氏之璜。”〕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集解】王肃曰：“使无忘服从于王也。”〕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集解】韦昭曰：“故府，旧府也。”〕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疆，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索隐】《家语》云“我宁斗死，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是也。〕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正义】卫在濮州，蒲在滑州，在卫西也。韩魏及楚从西向东伐，先在蒲，后及卫。〕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集解】王肃曰：“公叔氏欲以蒲适他国，而男子欲死之，不乐适他。”〕妇人有保西河之志。〔【集解】王肃曰：“妇人恐惧，欲保西河，无战意也。”【索隐】此西河在卫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集解】王肃曰：“本与公叔同畔者。”〕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集解】孔安国曰：“言诚有用我于政事者，期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集解】孔安国曰：“晋大夫赵简子之邑宰。”【索隐】

此河北之中牟，盖在汉阳西。)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集解】孔安国曰：“不入其国。”〕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集解】孔安国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坚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于涅中而不黑，君子虽在浊乱，不能汙也。”〕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集解】何晏曰：“言匏瓜得系一处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当东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系滞一处。”〕

孔子击磬。有荷蕢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集解】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谓契契然也。”〕硤硤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集解】何晏曰：“此硤硤，信己而已，言亦无益也。”〕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索隐】《家语》师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盖师襄子鲁人，《论语》谓之“击磬襄”是也。〕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集解】王肃曰：“黯，黑貌。”〕几然而长，〔【集解】徐广曰：“诗云‘颀而长兮’。”【索隐】“几”与注“颀”，并音祈，《家语》无此四字。〕眼如望羊，〔【集解】王肃曰：“望羊，望羊视也。”【索隐】王肃云：“望羊，望羊视也。”〕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竅鸣犍、舜华〔【集解】徐广曰：“或作‘鸣铎竅犍’，又作‘竅犍鸣犍、舜华也’。”【索隐】《家语》云“闻赵简子杀竅犍鸣犍及舜华”，《国语》云“鸣铎竅犍”，则竅犍字鸣犍，声转字异，或作“鸣铎”。庆华当作“舜华”，诸说皆同。〕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

子曰：“寔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索隐】有角曰蛟龙。龙能兴云致雨，调和阴阳之气。〕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集解】王肃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隐】此陬乡非鲁之陬邑。家语云作“槃操”也。〕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集解】孔安国曰：“军陈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集解】郑玄曰：“万二千人爲军，五百人为旅。军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索隐】此鲁哀二年也。〕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纁，八人衰经，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集解】服虔曰：“桓釐当毁，而鲁事非礼之庙，故孔子闻有火灾，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索隐】此系家再有“归与”之辞者，前辞出《孟子》，此辞见《论语》，盖止是一称“归与”，二书各记之，今前后再引，亦失之也。〕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集解】孔安国曰：“简，大也。孔子在陈思归欲去，曰：‘吾党之小子狂者进取

于大道，妄穿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当归以裁耳。’”〕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集解】徐广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齐景公卒。〔【集解】徐广曰：“哀公五年也。”〕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集解】孔安国曰：“叶公名诸梁，楚大夫，食菜于叶，僭称公。不对，未知所以对也。”〕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集解】郑玄曰：“耜广五寸，二耜为耦。津，济渡处也。”【正义】《括地志》云：“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圣贤冢墓记》云黄城山即长沮、桀溺所耕处。下有东流，则子路问津处也。”〕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集解】马融曰：“言数周流，自知津处。”〕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集解】孔安国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当今天下治乱同，空舍此适彼，故曰‘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集解】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长沮、桀溺谓孔子为士，从辟人之法者也；己之为士，则从辟世之法也。”〕耰而不辍。〔【集解】郑玄曰：“耰，覆种也。辍，止也。覆种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恍然〔【集解】何晏曰：“为其不达己意而非己。”〕曰：“鸟兽不可与同群。〔【集解】孔安国曰：“隐于山林是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集解】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与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集解】包氏曰：“丈人，老者。蓀，草

器名也。”〕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集解】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劳四体，分植五谷，谁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集解】孔安国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集解】孔安国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集解】徐广曰：“哀公四年也。”〕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集解】孔安国曰：“兴，起也。”〕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集解】何晏曰：“滥，溢也。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集解】孔安国曰：“然谓多学而识之。”〕非与？”〔【集解】孔安国曰：“问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集解】何晏曰：“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也，故不待学，以一知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集解】王肃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旷野也。”〕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集解】王肃曰：“言人不信吾，岂以未仁故乎？”〕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集解】王肃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穷者，岂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正义】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齐饿死乎？〕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义】言智者必使处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集解】王肃曰：“种之为稼，敛之为穡。言良农能善种之，未必能敛获之。”〕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集解】王肃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顺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集解】王肃曰：“宰，主财者也。为汝主财，言志之同也。”〕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集解】服虔曰：“书，籍也。”【索隐】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虽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集解】孔安国曰：“接舆，楚人也。佯狂而来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集解】孔安国曰：“比孔子于凤鸟，待圣君乃见。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谏兮，〔【集解】孔安国曰：“已往所行，不可复谏止也。”〕来者犹可追也！〔【集解】孔安国曰：“自今已来，可追自止，避乱隐居。”〕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集解】孔安国曰：“言‘已而’者，言世乱已甚，不可复治也。再言之者，

伤之深也。”)孔子下,欲与之言。〔【集解】包氏曰:“下,下车也。”〕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缙,征百牢。〔【索隐】此哀七年时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礼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吴征百牢,夷不识礼故也。子贡对以周礼,而后吴亡是征也。【正义】《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州承县。《地理志》云缙县属东海郡也。”〕太宰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集解】包氏曰:“周公、康叔既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集解】包氏曰:“问往将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集解】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集解】包氏曰:“迂犹远也。言孔子之言远于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集解】孔安国曰:“野,不达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集解】孔安国曰:“礼以安上,乐以移风。二者不行,则有淫刑滥罚也。”〕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集解】王肃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者。”〕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集解】徐广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吴会缙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陈至卫也。”【索隐】徐说去会四年,是也。按:《左传》及此文,孔子是时在卫归鲁,不见有在陈之文,在陈当哀公之初,盖年表误尔。【正义】《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县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集

解】服虔曰：“文子，卫卿也。”〕将攻太叔，〔【集解】《左传》曰太叔名疾。〕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集解】服虔曰：“鸟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国。”〕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索隐】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鲁，计至此十三年。鲁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鲁，则首尾计十五年矣。〕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集解】包氏曰：“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索隐】论语“季康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问曰‘何为则人服’？子曰‘举直错诸枉则人服’”。今此初论康子问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盖太史公撮略《论语》为文而失事实。〕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集解】孔安国曰：“欲，情欲也。言民化于上，不从其所令，从其所好也。”〕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集解】包氏曰：“征，成也。杞宋二国，夏殷之后也。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集解】何晏曰：“物类相召，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者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集解】孔安国曰：“监，视也。言周文章备于二代，当从之也。”〕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集解】何晏曰：“太师，乐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纵之纯如，〔【集解】何晏曰：“言五音既发放纵尽，其声纯和谐也。”〕皦如，〔【集解】何晏曰：“言其音节明。”〕绎如也，以成。”〔【集解】何晏曰：“纵之以纯如，皦如，绎如，言乐始于翕如而成于三者也。”〕“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集解】郑玄曰：“反

鲁，鲁哀公十一年冬。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义】去，丘吕反。重，逐龙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正义】乱，理也。《诗小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萇云：“关关，和声。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鹇也。]《鹿鸣》为《小雅》始，[【正义】《小序》云：“鹿鸣，宴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文王》为《大雅》始，[【正义】《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郑玄云：“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清庙》为《颂》始”。[【正义】《小序》云：“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易正义》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先后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彖、[【正义】吐乱反。上彖，卦下辞；下彖，爻卦下辞。《易正义》曰：“夫子所作，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德，或说其卦义，或说其卦名。庄氏云‘彖，断也，言断定一卦之义’也。”]系、[【正义】如字，又音系。《易正义》云：“系辞者，圣人系属此辞于爻卦之下。分为上下篇者，以简编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辞者，取纲系之义”也。]象、[【正义】上象，卦辞；下象，爻辞。《易正义》云：“万物之体自然，各有形象，圣人设卦以



孔子讲学图

写万物之象，今夫子释此卦之象也。”]说卦。〔【正义】《易正义》云：“说卦者，陈说八卦德业变化法象所为也。”〕文言。〔【正义】《易正义》云：“夫子赞明易道，申说义理，释乾坤二卦经文之言，故称文言。”又：“杂卦者，六十四卦以为义，于序卦之外，别言圣人之兴，因时而作，随其事宜，不必相因袭，当有损益。”又云：“杂探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按：史不出杂卦，故附之。〕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正义】浊音卓。邹音聚。颜浊邹，非七十二人数也。〕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集解】何晏曰：“四者有形质，可举以教。”〕绝四：毋意，〔【集解】何晏曰：“以道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集解】何晏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毋固，〔【集解】何晏曰：“无可无不可，故无固行也。”〕毋我。〔【集解】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所慎：齐，战，疾。〔【集解】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集解】何晏曰：“罕

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集解】郑玄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端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重教也。”〕

其于乡党，恂恂〔【集解】王肃曰：“恂恂，温恭貌也。”【索隐】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索隐】《论语》作“便便”。〕言，唯谨尔。〔【集解】郑玄曰：“唯辩而谨敬也。”〕朝，与上大夫言，闾闾如也；〔【集解】孔安国曰：“中正之貌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集解】孔安国曰：“和乐貌。”〕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集解】孔安国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僮，〔【集解】郑玄曰：“有宾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集解】孔安国曰：“必变色。”〕君命召，不俟驾行矣。〔【集解】郑玄曰：“急趋君命也，行出而车驾随之。”〕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集解】孔安国曰：“鱼败曰馁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集解】包氏曰：“瞽，盲。”〕

“三人行，必得我师。”〔【集解】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择善而从之，不善而改之，无常师。”〕“德之不脩，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集解】孔安国曰：“夫子常以此四者为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集解】何晏曰：“乐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集解】王肃曰：“怪，怪异也。力谓若梟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也。乱谓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乱神也。怪力，乱神，有与于邪，无益于教，故不言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集解】何晏曰：“章，明。文，彩。

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集解】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之。”〕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集解】何晏曰：“言不可穷尽。”〕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集解】何晏曰：“言忽恍不可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集解】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诱，进也。言夫子正以此道进劝人学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集解】孔安国曰：“言夫子既以文章开博我，又以礼节节约我，使我欲罢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则卓然不可及。言己虽蒙夫子之善诱，犹不能及夫子所立也。”〕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集解】郑玄曰：“达巷者，党名。五百家为党。此党之人美孔子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集解】郑玄曰：“闻人美之，承以谦也。吾执御者，欲明六艺之卑。”〕牢曰：“子云‘不试，故艺’。”〔【集解】郑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试，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见用故多伎艺也。”〕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集解】服虔曰：“大野，薮名，鲁田圃之常处，盖今钜野是也。”【正义】《括地志》云：“获麟堆在郅州钜野县东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经云‘西狩获麟’。《国都城记》云‘钜野故城东十里泽中有土台，广轮四五十步，俗云获麟堆，去鲁城可三百余里’。”〕叔孙氏车子钜商获兽，〔【集解】服虔曰：“车子，微者也；钜商，名也。”【索隐】《春秋传》及《家语》并云“车子钜商”，而服虔以“子”为姓，非也。今以车子为主车车士，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则“子”非姓也。〕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集解】服虔曰：“麟非时所常见，故怪之，以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后鲁人乃取之也。明麟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集解】孔安国曰：“圣人受命，则河出图，今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集解】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颜渊为夫子辅佐，死者是天将亡夫子之

证者也。”〕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集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兽，圣人之类也。时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将歿之证，故云尔。”〕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集解】何晏曰：“子贡怪夫子言何为莫知己，故问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集解】马融曰：“孔子不用于世，而不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集解】孔安国曰：“下学人事，上达天命。”〕知我者其天乎！”〔【集解】何晏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集解】郑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集解】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复言世务也。”〕行中清，废中权”。〔【集解】马融曰：“清，纯洁也。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合于权也。”〕“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集解】马融曰：“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索隐】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亲周，盖孔子之时周虽微，而亲周王者，以见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运之三代。〔【正义】殷，中也。又中运夏、殷、周之事也。〕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集解】刘熙曰：“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集解】郑玄曰：“太山，

众山所仰。”〕梁柱摧乎！哲人萎乎！”〔【集解】王肃曰：“萎，顿也。”〕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集解】王肃曰：“伤道之不行也。”〕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集解】郑玄曰：“明圣人知命也。”【正义】《括地志》云：“汉封夫子十二代孙忠为褒成侯；生光，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孙莽二千户为褒成侯；后汉封十七代孙志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孙羨为崇圣侯；晋封二十三代孙震为奉圣亭侯；后魏封二十七代孙为崇圣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孙珍为崇圣侯，高齐改封珍为恭圣侯，周武帝改封邹国公；隋文帝仍旧封邹国公，炀帝改为绍圣侯；皇唐给复二千户，封孔子裔孙孔德伦为褒圣侯也。”〕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隐】若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经传生年不定，致使孔子寿数不明。〕

哀公谏之曰：“旻天不吊，不愍遗一老，〔【集解】王肃曰：“吊，善也。愍，且也。一老谓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莹莹余在疚。〔【集解】王肃曰：“愍，病也。”〕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集解】王肃曰：“父，丈夫之显称也。律，法也。言毋以自为法也。”〕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索隐】失礼为昏，失所为愆。《左传》及《家语》皆云“失志为昏，失礼为愆”，与此不同也。〕生不能用，死而谏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集解】服虔曰：“天子自谓‘一人’，非诸侯所当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集解】《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莹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瓠鬻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莹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代代无能名其树者。民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方树来种之’。其树柞、粉、雒离、安贵、五味、髡檀之树。孔子莹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索隐】雒离，各离二音，又音落藜。

藜是草名也。安贵，香名，出西域。五味，药草也。龔音谗。龔檀，檀树之别种。]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索隐】诀音决。诀者，别也。]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索隐】按：《家语》无“上”字。且礼云“适墓不登陇”，岂合庐于冢上乎？盖“上”者，亦是边侧之义。]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索隐】谓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索隐】按：《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集解】皇览曰：“伯鱼冢在孔子冢东，与孔子并，大小相望也。”]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集解】《皇览》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印，印生骥。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隐】祇，敬也。言祇敬迟回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回”，义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

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索隐】《离骚》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师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断也。中，当也”。按：言欲折断其物而用之，与度相中当，故以言其折中也。〕可谓至圣矣！

【索隐述赞】孔子之胄，出于商国。弗父能让，正考铭勒。防叔来奔，邠人倚足。尼丘诞圣，阙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则。卯诛两观，摄相夹谷。歌凤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镜，万古钦躅。



附录二：鲁周公世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集解】谯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索隐】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后以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风雍东北故周城是也。谥曰周文公，见《国语》。〕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索隐】邹诞本“孝”作“敬”也。〕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正义】卫州即牧野之地，东北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正义】《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集解】徐广曰：“古书‘穆’字多作‘缪’。”〕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集解】孔安国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郑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庙卜。戚，忧也。未可忧怖我先王也。”〕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集解】孔安国曰：“璧以礼神，圭以为贽。”〕告于太王、王季、文王。〔【集解】孔安国曰：“告谓祝辞。”〕史策祝曰：〔【集解】孔安国曰：“史为策书祝词也。”郑玄曰：“策，周公所作，谓简书也。祝者读此简书，以告三王。”〕“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集解】徐广曰：“阻，一作‘淹’。”〕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集解】孔安国曰：“天子之责，谓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则当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请代，圣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隐】《尚书》“负”为“丕”，

今此为“负”者，谓三王负于上天之责，故我当代之。郑玄亦曰“丕”读曰“负”。]且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集解】孔安国曰：“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王发不如且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集解】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集解】孔安国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孙于天下，四方之民无不敬畏也。”〕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集解】孔安国曰：“言不救，则坠天宝命也；救之，则先王长有所依归矣。”郑玄曰：“降，下也。宝犹神也。有所依归，为宗庙之主也。”【正义】坠，直类反。〕今我其即命于元龟，〔【集解】孔安国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元龟，卜知吉凶者也。”马融曰：“元龟，大龟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集解】孔安国曰：“许谓疾瘳。待命，当以事神也。”马融曰：“待汝命。武王当愈，我当死也。”〕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集解】孔安国曰：“不许，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集解】孔安国曰：“占兆书也。”〕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集解】王肃曰：“籥，藏占兆书管也。”〕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且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集解】孔安国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维长终是谋周之道。”〕兹道能念予一人。”〔【集解】马融曰：“一人，天子也。”郑玄曰：“兹，此也。”〕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集解】孔安国曰：“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开也。”〕诚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索隐】强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义】强阔八寸，长八尺，用约小儿于背而负行。葆，小儿被也。〕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集解】孔安国曰：“放言于国，以诬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正义】音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

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集解】徐广曰：“一作‘穗’。颖即穗也。”【索隐】《尚书》曰“异亩”，此“母”义并通。邹诞本同。〕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东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集解】徐广曰：“嘉，一作‘鲁’，今《书序》作‘旅’也。”【索隐】徐广云一作“鲁”，“鲁”字误也。今《书序》作“旅”。《史记》嘉天子命，于文亦得，何须作“嘉旅”？〕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鸛鸣》。〔【集解】《毛诗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鸛鸣》。”《毛传》曰：“鸛鸣，頼鳩也。”〕王亦未敢训周公。〔【集解】徐广曰：“训，一作‘谄’。”【索隐】按：尚书作“谄”。谄，让也。此作“训”，字误耳，义无所通。徐氏合定其本，何须云一作“谄”也！〕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集解】马融曰：“周，镐京也。丰，文王庙所在。朝者，举事上朝，将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庙。”郑玄曰：“步，行也，堂下谓之步。丰、镐异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庙即行，出庙入庙，不以为远，为父恭也。”【索隐】丰，文王所作邑。后武王都镐，于丰立文王庙。按：丰在鄆县东，临丰水，东去镐二十五里也。〕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集解】郑玄曰：“相，视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集解】《公羊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

南面倍依以朝诸侯。〔【集解】《礼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郑玄曰：“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于宗庙，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负之言倍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也。”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集解】徐广曰：“躬躬，谨敬貌也。见三苍，音穷穷。一本作‘夔夔’也。”〕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索隐】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而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滕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时病，周公祷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谗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策，乃迎周公’”，又与蒙恬传同，事或然也。〕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集解】孔安国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惧不敢荒宁，〔【集解】马融曰：“知民之劳苦，不敢荒废自安也。”〕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正义】武丁也。〕久劳于外，为与小人，〔【集解】孔安国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间，劳是稼穡，与小人出入同事也。”马融曰：“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役于外，与小人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也。”郑玄曰：“为父小乙将师役于外也。”〕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集解】孔安国曰：“武丁起其即王位，则小乙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郑玄曰：“楣谓之梁，闇谓庐也。”〕言乃讷，〔【集解】郑玄曰：“讷，喜悦也。言乃喜悦，则臣民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宁，密靖殷国，〔【集解】马融曰：“密，安也。”〕至于小大无怨，〔【集解】孔安国曰：“小大之政，民无怨者，言无非也。”〕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集解】《尚书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集解】孔安国、王肃曰：“祖甲，汤孙太甲也。”马融、郑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隐】孔安国以为汤孙太甲，马

融、郑玄以为武丁子帝甲。按：纪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国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不义惟王，久为小人〔【集解】孔安国曰：“为王不义，久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宫。”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贤，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废长立少不义，逃亡民间，故曰‘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集解】孔安国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顺于众民，不敢侮慢惇独也。”〕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集解】王肃曰：“先中宗后祖甲，先盛德后有有过也。”〕《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集解】孔安国曰：“无敢失天道者，故无不配天也。”〕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集解】徐广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马融曰“纣大淫乐其逸，无所能顾念于天施显道于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集解】孔安国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集解】徐广曰：“卫世家云管叔欲袭成周，然则或说《尚书》者不以成周为洛阳乎？《诸侯年表叙》曰‘齐、晋、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正义】《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索隐】据《尚书》，武王崩后有此雷风之异。今此言周公卒后更有暴风之变，始开金縢之书，当不然也。盖由史迁不见《古文尚书》，故说乖误。〕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集解】徐广曰：“一作‘简’。”〕駟案：孔安国曰“所藏请命策书本也。”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集解】孔安国曰：“二公倡王启之，故先见书也。史百执事皆从周公请命



周公庙

者。”郑玄曰：“问者，问审然否也。”〕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集解】郑玄曰：“泣者，伤周公忠孝如是而无知之者。”〕曰：“自今后其无繆卜乎！〔【集解】孔安国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集解】王肃曰：“亦宜褒有德也。”【正义】孔安国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东未还。成王改过自新，遣使者逆之，亦国家礼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说非也。按：言成王以开金縢之书，知天风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设郊天之礼以迎，我国家先祖配食之礼亦当宜之，故成王出郊，天乃雨反风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集解】孔安国曰：“郊，以玉币谢天也。天即反风起禾，明郊之是也。”马融曰：“反风，风还反也。”〕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集解】徐广曰：“筑，拾也。”驷案：马融曰“禾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无所失亡也。”〕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集解】礼记曰：“鲁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祭文王。〔【集解】礼记曰：“诸侯不得祖天子。”郑

玄曰：“鲁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庙也。”〕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索隐】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其余食小国者六人，凡、蒋、邢、茅、胙、祭也。〕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集解】徐广曰：“一本云‘政不简不行，不行不乐，不乐则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简不易；有近乎简易，民必归之’。”【索隐】言为政简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谓亲近也。〕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集解】孔安国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并起为寇。”〕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集解】徐广曰：“肸，一作‘鲜’，一作‘猕’。” 驷案：《尚书》作“柴”。孔安国曰“鲁东郊之地名也”。【索隐】《尚书》作“费誓”。徐广云一作“鲜”，一作“猕”。按：尚书大传见作“鲜誓”，《鲜誓》即《肸誓》，古今字异，义亦变也。鲜，猕也。言于肸地誓众，因行猕田之礼，以取鲜兽而祭，故字或作“鲜”，或作“猕”。孔安国云“费，鲁东郊地名”，即鲁卿季氏之费邑地也。〕曰：“陈尔甲冑，无敢不善。无敢伤牝。〔【正义】古毒反。牝，牛马牢也。令臣无伤其牢，恐牛马逸。〕马牛其风，臣妾逋逃，〔【集解】郑玄曰：“风，走逸。臣妾，厮役之属也。”〕勿敢越逐，敬〔【集解】徐广曰：“一作‘振’。”〕复之。〔【集解】孔安国曰：“勿敢弃越垒伍而求逐也。众人有得佚马牛，逃臣妾，皆敬还。”〕无敢寇攘，逾墙垣。〔【集解】郑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鲁人三郊三隧，〔【集解】王肃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东郊留守，故言三也。”〕峙尔刍茭、糗粮、楨干，〔【集解】孔安国曰：“皆当储峙汝粮，使足食；多积刍茭，供军牛马。”马融曰：“楨、干皆筑具，楨在前，干在两旁。”【正义】糗，去九反。楨音贞。〕无敢不逮。我甲戌筑



伯禽图

而征徐戎，〔【集解】孔安国曰：“甲戌日当筑攻敌垒距堙之属。”〕无敢不及，有大刑。〔【集解】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

鲁公伯禽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首立。〔【索隐】《系本》作“就”，邹诞本作“适”。〕考公四年卒，立弟熙，〔【索隐】一作“怡”。考公弟。〕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集解】徐广曰：

“一作‘第’，又作‘夷’。世本曰‘炀

公徙鲁’，宋忠曰：‘今鲁国’。”〕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隐】《系本》名圉。〕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晞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集解】徐广曰：“《世本》作‘微公’。”【索隐】系本“晞”作“弗”，音沸。“魏”作“微”。且古书多用魏字作微，则太史公意亦不殊也。〕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索隐】《系本》作“翟”，音持角反。〕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集解】徐广曰：“刘歆云五十年。皇甫谧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濞立。〔【索隐】真音慎，本亦多作“慎公”。按：卫亦有真侯，可通也。濞，《系本》作“摯”，或作“鼻”，音匹位反。邹诞本作“慎公炘”。〕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正义】许义反，又音许宜反，后同。〕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

之不行，政之不立；〔【集解】韦昭曰：“令不行则政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集解】韦昭曰：“使长事少，故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集解】唐固曰：“言不教之顺而教之逆。”〕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集解】韦昭曰：“言先王立长之命将壅塞不行也。”〕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集解】韦昭曰：“先王之命立长，今鲁亦立长，若诛之，是自诛王命。”〕诛之亦失，不诛亦失，〔【集解】韦昭曰：“诛之，诛王命；不诛，则王命废。”〕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集解】徐广曰：“刘歆云立二年。”〕戏立，是为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正义】御，我嫁反，下同。〕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集解】徐广曰：“顺，一作‘训’。”【正义】道音导。顺音训。〕以为鲁后。樊穆仲曰：〔【集解】韦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谥也。犹鲁叔孙穆子谓之穆叔也。”〕“鲁懿公弟称，〔【正义】尺证反。〕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集解】徐广曰：“固，一作‘故’。”韦昭曰：“故实，故事之是者。”〕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集解】韦昭曰：“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庙。古者爵命必于祖庙。”〕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集解】徐广曰：“表云弗生也。”【索隐】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是为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晋人又弑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索隐】隐公也。系本隐公名息姑。〕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正义】适音的。〕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索隐】《左传》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手中有“为鲁夫人”文，故归鲁，生桓公。

鲁桓公



鲁桓公

今此云惠公夺息妇而自妻。又经传不言惠公无道，《左传》文见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说。谯周亦深不信然。〕生子允。〔【集解】徐广曰：“一作‘轨’。”【索隐】《系本》亦作“轨”也。〕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隐公五年，观渔于棠。〔【集解】贾逵曰：“棠，鲁地。陈渔而观之。”杜预曰：“高平方与县北有武棠亭，鲁侯观渔台也。”〕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集解】《穀梁传》曰：“祊者，郑伯之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许田乃鲁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集解】《左传》曰：“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也。”〕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集解】服虔曰：“菟裘，鲁邑也。营菟裘以作宫室，欲居之以终老也。”杜预曰：“菟裘在泰山梁父县南。”〕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潜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集解】贾逵曰：“钟巫，祭名也。”〕斋于社圃，〔【集解】杜预曰：“社圃，园名。”〕馆于茆氏。〔【集解】服虔曰：“馆，舍也。茆氏，鲁大夫。”〕挥使人杀隐公于茆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集解】麋信曰：“郑以祊不足当许田，故复加璧。”〕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君子讥之。〔【集解】《穀梁传》曰：

“桓公内杀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公羊传》曰：“周公庙曰太庙。”]

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长，为太子。

十六年，会于曹，伐郑，入厉公。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集解]杜预曰：“始议行事也。”]遂与夫人如齐。申繻谏止，[[集解]贾逵曰：“申繻，鲁大夫。”]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集解]服虔曰：“为公设享宴之礼。”]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胁，公死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脩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齐人杀彭生以说鲁。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

庄公五年冬，伐卫，内卫惠公。



鲁庄公

八年，齐公子纠来奔。九年，鲁欲内子纠于齐，后桓公，桓公发兵击鲁，鲁急，杀子纠。召忽死。齐告鲁生致管仲。鲁人施伯曰：「【正义】《世本》云：“施伯，鲁惠公孙。”」“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尸【索隐】本亦作“死”字也。」与之。”庄公不听，遂囚管仲与齐。齐人相管仲。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于柯，曹沫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十五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集解】韦昭曰：“齐因祀社，蒐军实以示军容，公往观之。”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集解】贾逵曰：“党氏，鲁大夫，任姓。”见孟女，【集解】贾逵曰：“党氏之女。”【索隐】即《左传》云孟任。党氏二女。孟，长也；任，字也，非姓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集解】服虔曰：“割其臂以与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集解】杜预曰：“梁氏，鲁大夫也。”】往观。圉人犇自墙外与梁氏女戏。【集解】服虔曰：“圉人，掌养马者，犇其名也。”【正义】犇，力角反。】斑怒，鞭犇。庄公闻之，曰：“犇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正义】田戾反。】曰叔姜，生子开。庄公无适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集解】何休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奈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针巫氏，【集解】杜预曰：“针巫氏，鲁大夫也。”】使针季劫饮叔牙以鸩，【集解】服虔曰：“鸩鸟，一曰运日鸟。”】曰：“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鸩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集解】杜预曰：“不以罪诛，故得立后，世继其禄也。”】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正义】未至公宫，止于舅氏。】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

未，庆父使圉人犇杀鲁公子斑于党氏。季友犇陈。〔【集解】服虔曰：“季友内知庆父之情，力不能诛，故避其难出奔。”〕庆父竟立庄公子开，是为湣公。〔【索隐】《系本》名启，今此作“开”，避汉景帝讳耳。春秋作“闵公”也。〕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齮袭杀湣公于武闾。〔【集解】贾逵曰：“卜齮，鲁大夫也。宫中之门谓之闾。”【正义】齮，鱼绮反。闾音韦。〕季友闻之，自陈与湣公弟申如邾，请鲁求内之。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釐公。〔【索隐】湣公弟名申，成季相之，鲁国以理，于是鲁人为僖公作《鲁颂》。〕釐公亦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齐桓公闻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乃召之邾而杀之，以其尸归，戮之鲁。鲁釐公请而葬之。

季友母陈女，故亡在陈，陈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集解】贾逵曰：“两社，周社、亳社也。两社之间，朝廷执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其后为季氏，庆父后为孟氏也。

釐公元年，以汶阳鄆封季友。〔【集解】贾逵曰：“汶阳，鄆，鲁二邑。”杜预曰：“汶阳，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莱芜县。”【索隐】“鄆”或作“费”，同音祕。按：费在汶水之北，则“汶阳”非邑。贾言二邑，非也。《地理志》东海费县，班固云“鲁季氏邑”。盖《尚书》《费誓》即其地。〕季友为相。

九年，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集解】徐广曰：“卓，一作‘悼’。”〕齐桓公率釐公讨晋乱，至高梁〔【索隐】晋地，在平阳县西北。〕而还，立晋惠公。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晋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鲁败翟于咸，〔【集解】服虔曰：“鲁地也。”〕获长翟乔如，富父终甥春其喉，以戈杀之，〔【集解】服虔曰：“富父终甥，鲁大夫也。”〕

春犹冲。”〕埋其首于子驹之门，〔【集解】贾逵曰：“子驹，鲁郭门名。”〕以命宣伯。〔【集解】服虔曰：“宣伯，叔孙得臣子乔如也。得臣获乔如以名其子，使后世旌识其功。”〕

初，宋武公之世，鄆瞞伐宋，〔【集解】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时，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鄆瞞，长翟国名。”【正义】鄆作“廋”音，所刘反。瞞，莫寒反。〕司徒皇父帅师御之，以败翟于长丘，〔【集解】杜预曰：“宋地名。”〕获长翟缘斯。〔【集解】贾逵曰：“乔如之祖。”〕晋之灭路，〔【集解】在鲁宣公十五年。〕获乔如弟棼如。齐惠公二年，鄆瞞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北门。〔【集解】按年表，齐惠公二年，鲁宣公之二年。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集解】服虔曰：“获与乔如同时。”〕鄆瞞由是遂亡。〔【集解】杜预曰：“长翟之种绝。”〕

十五年，季文子使于晋。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索隐】此“哀”非谥，盖以哭而过市，国人哀之，谓之“哀姜”，故生称“哀”，与上桓夫人别也。〕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倭。〔【集解】徐广曰：“一作‘倭’。”【索隐】倭音人唯反，一作“倭”，音同。〕倭私事襄仲，〔【集解】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集解】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倭，是为宣公。哀姜归齐，哭而过市，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适〔【正义】音的。〕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彊。〔【集解】服虔曰：“三桓，鲁桓公之族仲孙、叔孙、季孙。”〕

宣公倭十二年，楚庄王彊，围郑。郑伯降，复国之。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集解】徐广曰：“肱，一作‘股’。”〕是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杀适立庶失大援者，襄仲。”〔【集解】服虔曰：“援，助也。仲杀适立庶，国政无常，邻国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预曰：“襄仲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固，又不能坚事齐、晋，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

公孙归父有宠。〔【集解】服虔曰：“归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三桓。会宣公卒，季文子怨之，归父奔齐。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集解】《左传》作“龙”。杜预曰：“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夏，公与晋郤克败齐顷公于鞞，齐复归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乃不。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索隐】经不书其葬，唯言“公如晋”，是讳之。〕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正义】《括地志》云：“钟离国故城在濠州钟离县东五里。”〕

十六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集解】服虔曰：“宣伯，叔孙乔如。”〕文子有义，晋人弗许。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为襄公。是时襄公三岁也。

襄公元年，晋立悼公。往年冬，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四年，襄公朝晋。

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索隐】宣公，成公，襄公。〕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九年，与晋伐郑。晋悼公冠襄公于卫，〔【集解】左传曰：“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季武子从，相行礼。

十一年，三桓氏分为三军。〔【集解】韦昭曰：“周礼，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鲁，伯禽之封，旧有三军，其后削弱，二军而已。季武子欲专公室，故益中军，以为三军，三家各征其一。”【索隐】征谓起徒役也。武子为三军，故一卿主一军之征赋也。〕

十二年，朝晋。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晋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正义】生在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二十二年，晋平七年，吴诸樊十年。〕

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集解】《左传》曰：“毁也。”

【索隐】《左传》云胡女敬归之子子野立，三月卒。] 鲁人立齐归之子禚为君，
 [【集解】徐广曰：“禚，一作‘昭’。”服虔曰：“胡，归姓之国也。齐，谥也。”
 【索隐】系本作“稠”。又徐广云一作“昭”，音绍也。] 是为昭公。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集解】服虔曰：“言无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穆叔不欲立，[【索隐】鲁大夫叔孙豹也，宣伯乔如之弟。] 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集解】服虔曰：“无母弟，则立庶子之长。”] 年钧择贤，义钧则卜之。[【集解】杜预曰：“先人事，后卜筮。义钧谓贤等。”] 今禚非适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集解】杜预曰：“言其嬉戏无度。”] 君子曰：“是不终也。”

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昭公称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召昭公。昭公往贺，[【集解】《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 赐昭公宝器；已而悔，复诈取之。[【集解】《左传》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宝金，可以为剑。一曰大屈，弓名。《鲁连书》曰‘楚子享鲁侯于章华，与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谓大曲之弓。”] 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鲁耻之。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竟，因入鲁问礼。[【索隐】《齐系家》亦然。左传无其事。] 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谢还之。

二十五年春，鸛来巢。[【集解】《周礼》曰：“鸛不逾济。”《公羊传》曰：“非中国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传》曰：“来者，来中国也。”] 师己曰：“文成之世童谣曰[【集解】贾逵曰：“师己，鲁大夫也。文成，鲁文公、成公。”] ‘鸛来巢，公在乾侯。鸛入处，公在外野’。”

季氏与郈氏[【集解】徐广曰：“郈，一本作‘厚’。世本亦然。”] 斗鸡，
 [【集解】杜预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斗鸡。”] 季氏芥鸡羽，[【集解】
 服虔曰：“捣芥子播其鸡羽，可以盆郈氏鸡目。”杜预曰：“或云以胶沙播之

为介鸡。”〕邠氏金距。〔【集解】服虔曰：“以金辂距。”〕季平子怒而侵邠氏，〔【集解】服虔曰：“怒其不下己也，侵邠氏之宫地以自益。”〕邠昭伯亦怒平子。〔【索隐】按《系本》，昭伯名恶，鲁孝公之后，称厚氏也。〕臧昭伯之弟会〔【集解】贾逵曰：“昭伯，臧孙赐也。”【索隐】《系本》臧会，臧顷伯也，宣叔许之孙，与昭伯赐为从父昆弟也。〕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集解】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邠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许。〔【集解】杜预曰：“鲁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投罪也。大沂水出盖县，南入泗水。”〕请囚于鄆，弗许。〔【集解】服虔曰：“鄆，季氏邑。”〕请以五乘亡，弗许。〔【集解】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约以出。”〕子家驹〔【索隐】鲁大夫仲孙氏之族，名驹，谥懿伯也。〕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邠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集解】《左传》曰鬻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集解】贾逵曰：“懿子，仲孙何忌。”〕闻叔孙氏胜，亦杀邠昭伯。邠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齐景公曰：“请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业而臣于齐，可乎？”乃止。子家曰：“齐景公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叔孙见公还，见平子，平子顿首。初欲迎昭公，孟孙、季孙后悔，乃止。

二十六年春，齐伐鲁，取郚〔【集解】贾逵曰：“鲁邑。”〕而居昭公焉。夏，齐景公将内公，令无受鲁赂。申丰、汝贾〔【集解】贾逵曰：“申丰、汝贾，鲁大夫。”〕许齐臣高屹、子将〔【索隐】一本“子将”上有“货”字。子将即梁丘据也。屹音纥，子将家臣也。《左传》“子将”作“子犹”。〕粟五千庾。〔【集解】贾逵曰：“十六斗为庾。五千庾，八万斗。”〕子将言于齐侯曰：“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集解】服虔曰：“异犹怪也。”〕宋元公为鲁如晋，求内之，道卒。〔【集解】《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孙昭子〔【索隐】名媯，即穆叔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不知天弃鲁乎？抑鲁君有罪于鬼

神也？原君且待。”齐景公从之。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人。季平子私于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集解】杜预曰：“乾侯在魏郡斥丘县，晋竟内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郟。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集解】服虔曰：“大夫称‘主’。比公于大夫，故称‘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集解】王肃曰：“示忧戚。”〕因六卿谢罪。六卿为言曰：“晋欲内昭公，众不从。”晋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集解】服虔曰：“史墨，晋史蔡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鄫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集解】服虔曰：“东门遂，襄仲也。居东门，故称东门遂。”【索隐】《系本》作“述”，邹诞本作“秣”。又《系本》遂产子家归父及昭子子婴也。〕杀适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集解】杜预曰：“器，车服；名，爵号。”〕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七年，齐伐我，取郟，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适，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载季桓子将杀之，桓子诈而得脱。三桓共攻阳虎，阳虎居阳关。〔【集解】服虔曰：“阳关，鲁邑。”〕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正义】《左传》云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杜预云：“受乱人故。”〕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集解】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集解】杜预曰：“堕，毁。”〕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集解】孔安国曰：“桓子使定公受齐女乐，君臣相与观之，废朝礼三日。”〕

十五年，定公卒，子将立，是为哀公。〔【索隐】《系本》“将”作“蒋”也。〕

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

七年，吴王夫差彊，伐齐，至缙，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八年，吴为郟伐鲁，至城下，盟而去。齐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齐南边。十一年，齐伐鲁。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

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徐州。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贡为介，适齐，齐归我侵地。田常初相，欲亲诸侯。

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集解】贾逵曰：“间，隙也。”〕公游于陵阪，〔【集解】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于街，〔【索隐】有本作“卫”者，非也。《左传》“于孟氏之衢”。〕曰：“请问余及死乎？”〔【集解】杜预曰：“问已可得以寿死不？”〕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陔氏。〔【集解】杜预曰：“陔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郟，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哀公元甲辰，终庚午。”〕子宁立，是为悼公。

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集解】徐广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于秦惠王卒，楚怀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尽与刘歆《历谱》合，而反违年表，未详何故。皇甫谧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终庚戌。”〕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辛亥，终辛未。”〕子显立，是为穆公。〔【索隐】《系本》“显”作“不衍”。〕穆公三十三年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壬申，终甲辰。”〕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乙巳，终丙寅。”〕子屯立，是为康公。〔【索隐】

屯音竹伦反。)康公九年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丁卯,终乙亥。”〕子伋立,是为景公。〔【索隐】伋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丙子,终甲辰。”〕子叔立,是为平公。〔【索隐】《系本》“叔”作“旅”。〕是时六国皆称王。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公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乙巳,终甲子。”〕子贾立,是为文公。〔【索隐】《系本》作“湣公”。邹诞生本亦同,仍云“系家或作‘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乙丑,终丁亥。”〕子雋立,是为顷公。

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集解】徐广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陈。”〕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按:说文“邾,邾之下邑,在鲁东”。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又《纪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故名曰徐州”。则“徐”与“邾”并音舒也。〕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集解】徐广曰:“下,一作‘卞’。”【索隐】下邑谓国外之小邑。或有本作“卞邑”,然鲁有卞邑,所以惑也。〕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元戊子,终辛亥。”【索隐】按:春秋“齐伐鲁柯而盟”,杜预云“柯,齐邑,今济北东阿也”。〕

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断断如也”。〔【集解】徐广曰:“《汉书·地理志》云‘鲁滨洙泗之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薄,长者不自安,与幼者相让,故曰断断如也’。断,鱼斤反,东州语也。盖幼者患苦长者,长者忿愧自守,故断断争辞,所以为道衰也。”【索隐】断音鱼斤反,读如《论语》“闾闾如也”。言鲁道虽微,而洙泗之间尚闾闾如也。邹诞生亦音银。又作“断断”,如《尚书》读,则断断是专一之义。徐广又引《地理志》音五艰反,云断断是斗争之貌。故繁钦《遂行赋》云“涉洙泗而饮马兮,耻少长之断断”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让之礼则从矣”,

鲁尚有揖让之风，如《论语》音闾为得之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适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索隐述赞】武王既没，成王幼孤。周公摄政，负宸据图。及还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鲁，少昊之墟。夹辅王室，系职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誉。隐能让国，春秋之初。丘明执简，褒贬备书。



附录三：任城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九中·列传第七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

任城王云，年五岁，恭宗崩，号哭不绝声。世祖闻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节、侍中、征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显祖时，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

延兴中，显祖集群僚，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云进曰：“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父子相传，其来久矣。皇魏之兴，未之有革。皇储正统，圣德凤章。陛下必欲割捐尘务，颐神清旷者，豕副之寄，宜绍宝历。若欲舍储，轻移宸极，恐非先圣之意，骇动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辄改神器，上乖七庙之灵，下长奸乱之道，此是祸福所由，愿深思慎之。”太尉源贺又进曰：“陛下今欲外选诸王而禅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尝，昭穆有乱，脱万世之后，必有逆飧之讥，深愿思任城之言。”东阳公元丕等进曰：“皇太子虽圣德凤彰，然实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机政，普天景仰，率土系心，欲隆独善，不以万物为意，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显祖曰：“储宫正统，受终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于是传位于高祖。

后蠕蠕犯塞，云为中军大都督，从显祖讨之，遇于大磧。事具《蠕蠕传》。后仇池氏反，以云为征西大将军讨平之。除都督徐兖二州缘淮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云以太妃盖氏薨，表求解任，显祖不许。云悲号动疾，乃许之。性善抚绥，得徐方之心，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显祖闻而嘉之。复拜侍中、中都大官，赐帛千匹、羊千口。出为冀州刺史，仍本将军。云留心政事，甚得下情，于是合州请户输绢五尺、粟五升以报云恩。高祖嘉之，迁使持节、都督陕西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雍州

刺史。云廉谨自修，留心庶狱，挫抑豪强，群盗息止，州民颂之者千有余人。文明太后嘉之，赐帛千匹。太和五年，薨于州。遗令薄葬，勿受赠襚。诸子奉遵其旨。丧至京师，车驾亲临，哭之哀恻，赠以本官，谥曰康。陪葬云中之金陵。

云长子澄，字道镇，少而好学。及康王薨，澄居丧以孝闻。袭封，加征北大将军。高祖时，蠕蠕犯塞，加澄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



任城王拓跋澄

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见澄，诫厉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儿风神吐发，德音闲婉，当为宗室领袖。是行使之必称我意。卿但记之，我不妄谈人物也。”梁州氐帅杨仲显、婆罗、杨卜兄弟及符叱盘等，自以居边地险，世为凶狡。澄至州，量彼风俗，诱导怀附。表送婆罗，授仲显循城镇副将，杨卜广业太守，叱盘固道镇副将。自余首帅，各随才而用之，款附者赏，违命加诛。于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顺。加侍中，赐衣一袭、乘马一匹，以旌其能。

后转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甚有声绩。朝于京师，引见于皇信堂。高祖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邻，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随时济世，子产为得。而叔向讥议，示不忘古，可与论道，未可语权。”高祖曰：“任城当欲为魏之子产也。”澄曰：“子产道合当

时，声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几？愚谓子产以四海为家，宣文德以怀天下，但江外尚阻，车书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愚谓子产之法，犹应暂用，大同之后，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

后征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萧曠使庾革来朝，革见澄音韵迺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

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湛，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驾幸洛阳，

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

及幸代，车驾北巡，留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之用，咸无怨者。驾还洛京，复兼右仆射。

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高祖曰：“朕昨夜梦一老公，头鬓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问之，自云晋侍中嵇绍，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澄对曰：“晋世之乱，嵇绍以身卫主，殒命御侧，亦是晋之忠臣；比干遭纣凶虐，忠谏剖心，可谓殷之良士。二人俱死于王事，坟茔并在于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经殷墟而布吊比干，至洛阳而遗嵇绍，当是希恩而感梦。”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达士也？然实思追礼先贤，标扬忠懿。比干、嵇绍皆是古之诚烈，而朕务浓于比干，礼略于嵇绍，情有愧然。既有此梦，或如任城所言。”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萧鸾既杀萧昭业而自立，昭业雍州刺史曹虎请以襄阳内附。分遣诸将，车驾将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诚之使不复重来。高祖引澄及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司徒冯诞、司空穆亮、镇南李冲等议之。高祖曰：“比得边州表云，襄阳慕化，朕将鸣銮江沔，为彼声势。今复表称，更无后信，于行留之计，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众人纷纭，意见不等，朕莫知所从。必欲尽行留之势，使言理俱畅者，宜有客主，共相起发。任城与镇南为应留之议，朕当为宜行之论，诸公俱坐听得失，长者从之。”于是高祖曰：“二贤试言留计也。”冲对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创，人斯乐安，而应者未审，不宜轻尔动发。”高祖曰：“襄阳款问，似当是虚。亦知初迁之民，无宜劳役。脱归诚有实，即当乘其悦附，远则有会稽之会，近则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虚，

且可游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复何所损而惜此一举？脱降问是实，而停不抚接，不亦稽阻款诚，毁朕大略也。”澄曰：“降问若审，应有表质。而使人一返，静无音问，其诈也可见。今代迁之众，人情恋本，细累相携，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泣当白刃，恐非歌舞之师也。今兹区宇初构，又东作方兴，正是子来百堵之日，农夫肆力之秋，宜宽彼逋诛，惠此民庶。且三军已援，无稽赴接。苟其款实，力足纳抚，待克平襄沔，然后动驾。今无故劳涉，空为往返，恐挫损天威，更成贼胆。愿上览盘庚始迁之艰难，下矜诗人《由庚》之至咏，辑宁新邑，惠康亿兆。”而司空亮以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谓亮曰：“公在外见旌钺既张，而有忧色，每闻谈论，不愿此行，何得对圣颜更如斯之语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谓论道之德，更失国土之体。或有倾侧，当由公辈佞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愿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惮征行，唯贵与贱，不谋同辞。仰愿圣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适以公等从朕，有如此论。不从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识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贼，无乃似诸？”澄曰：“臣既愚暗，不识大理，所可言者，虽涉小忠，要是竭尽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据？”高祖曰：“任城脱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己也。”澄曰：“臣诚才非右弼，智阙和鼎，脱得滥居公铉，庶当官而行，不负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谓亮曰：“昔汲黯于汉武前面折公孙食脱粟饭，卧布被，云其诈也。于时公孙谦让下之。武帝叹汲黯至忠，公孙长者，二人称贤。公既道均昔士，愿思长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谢司空也。”驾遂南伐。

五等开建，食邑一千户。后从行征至悬瓠，以笃疾还京。驾钱之汝瀆，赋诗而别。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后东阁庖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次之洗烦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鱼。”澄曰：“此所谓‘鱼在在藻，有

颂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灵沼，于韧鱼跃’。”次之观德殿。高祖曰：“射以观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闲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义，此盖取夫子闲居之义。不可纵奢以忘俭，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后作茅茨堂。”谓李冲曰：“此东曰步元庑，西曰游凯庑。此堂虽无唐尧之君，卿等当无愧于元、凯。”冲对曰：“臣既遭唐尧之君，不敢辞元、凯之誉。”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不示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高祖曰：“卿向以烛至致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高祖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

又从幸鄴。还洛，以出纳之劳，增邑五百户。坐公事免官。寻兼吏部尚书。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谋反，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颍为主。颍表其状。高祖召澄入见凝闲堂，曰：“适得阳平表曰：穆泰谋为不轨，招诱宗室。脱或必然，迁京甫尔，北人恋旧，南北纷扰，朕洛阳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办，可为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势强，可承制发并肆兵以殄之。虽知王患，既是国家大事，不容辞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恋本为此，非有远图。臣诚怯弱，不惮是辈，虽复患懈，岂敢有辞！谨当罄尽心力，继之以死。愿陛下勿忧。”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复何忧也。”遂授节，铜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达雁门，太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城下聚结，唯见弓仗。澄闻便速进。时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须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动。”澄曰：“泰既构逆，应据坚城，而更迎阳平，度其所为，似当势弱。泰既不相拒，无故发兵，非宜也。但速往镇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穷其党与，罪人皆得，钜鹿公陆睿、安乐侯元隆等百余人皆狱禁。具状表闻，高祖览表大悦，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谓社稷臣也，寻其罪案，正复皋陶断狱，岂能过之？”颍谓咸阳王等曰：“汝等脱当其处，不能办此。”车

驾寻幸平城，劳澄曰：“任城此行，深副远寄。”对曰：“陛下威灵远被，罪人无所逃刑，臣何劳之有？”引见逆徒，无一人称枉。时人莫不叹之。高祖顾谓左右曰：“昔仲尼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然圣人之听讼，殆非常人所匹；必也无讼，今日见之矣。”以澄正尚书。

车驾南伐，留澄居守，复兼右仆射。澄表请以国秩一岁租布帛助军资，诏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车树者反叛，车驾将亲讨之。澄表谏不宜亲行。会江阳王继平之，乃止。高祖还洛，引见公卿。高祖曰：“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邑以来，礼教为日新以不？”澄对曰：“臣谓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者，斯之谓欤？可命史官书之。”又曰：“王者不降佐于苍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于举人，任许一群妇人辈奇事，当更铨简耳。任城在省，为举天下纲维，为当署事而已？”澄曰：“臣实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诏，何为使小人闻之？”澄曰：“时虽有干吏，去榜亦远。”高祖曰：“远则不闻，闻则不远。既得闻诏，理故可知。”于是留守群臣遂免冠谢罪。寻除尚书右仆射。萧宝卷遣其太尉陈显达入寇汉阳。是时高祖不豫，引澄入见清徽堂。诏曰：“显达侵乱，沔阳不安，朕不亲行，莫攘此贼。朕疾患淹年，气力懈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澄涕泣对曰：“臣谨当竭股肱之力，以命上报。”遂从驾南伐。高祖崩，澄受顾命。

世宗初，有降人严叔懋告尚书令王肃遣孔思达潜通宝卷，图为叛逆，宝卷遣俞公喜送敕于肃，公喜还南，肃与裴叔业马为信。澄信之，乃表肃将叛，辄下禁止。咸阳、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辅，免官归第。

寻出为平西将军、梁州刺史。辞以母老。除安东将军、相州刺史，复固辞。改授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寻征赴季秋讲武。除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频表南伐，世宗不许。

又辞母老，乞解州任，寝而不报。加散骑常侍。

澄表曰：“臣参训先朝，藉规有日，前言旧轨，颇亦闻之。又昔在恒代，亲习皇宗，熟秘序庭无阙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常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宗室之范，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学宫虚荷四门之名，宗人有阙四时之业，青衿之绪于兹将废。臣每惟其事，窃所伤怀。伏惟圣略宏远，四方罕务，宴安之辰，于是乎在。何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叹兴焉；圣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训阙焉。愚谓可敕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诏曰：“胄子崇业，自古盛典，国均之训，无应久废，尚书更可量宜修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听。

萧衍将张器之寇陷夷陵戍，澄遣辅国将军成兴步骑赴讨，大破之，复夷陵，器之遁走。又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萧衍阴山戍，破之，斩其戍主龙骧将军、都亭侯梅兴祖。仍引攻白槁戍，又破之，斩其宁朔将军、关内侯吴道爽。澄表曰：“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泛滥。湖周回四百余里，东关合江之际，广不过数十步，若贼计得成，大湖倾注者，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矣。又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首秋大集，则南渚可为饮马之津，霍岭必成徙倚之观。事贵应机，经略须早。纵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无虞。若犹豫缓图，不加除讨，关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为鱼矣。”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

先是朝议有南伐之意，以萧宝夤为东扬州刺史据东城，陈伯之为江州刺史戍阳石，以澄总督二镇，授之节度。至是勒兵进讨。以东关水冲，大岷险要，东关纵水，阳石、合肥有急悬之切；不图大岷，则历阳有乘险之援，淮陵陆道，九山水路，并宜经略。于是遣统军傅竖眼、王神念等进次大岷、东关、九山、淮凌，皆分部诸将，倍道据之；总勒大众，络绎相接。而神念克其关

要、颍川二城，斩衍军主费尼。而宁朔将军韦惠、龙骧将军李伯由仍固大岷。澄遣统军党法宗、傅竖眼等进军克之，遂围白塔、牵城。数日之间，便即逃溃。衍清溪戍望风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众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规固淮陵；宁朔将军王夔负险焦城。法宗进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斩伯邻。其济阴太守王厚强、庐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诏澄曰：“将军文德内昭，武功外暢，奋扬大略，将荡江吴。长旌始舒，贼徒慑气，锐旅方驰，东关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虏，并已闻之。”

初，澄出讨之后，衍将姜庆真袭据寿春外郭，齐王萧宝夤击走之。长史韦纘坐免官，澄以在外无坐。遂攻钟离。又诏：“钟离若食尽，三月已前，固有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泛长，舟行无碍，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实将军经略，勋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难图，亦可为万全之计，不宜昧利无成，以貽后悔也。”萧衍冠军将军张惠绍、游击将军殷暹、骁骑将军赵景悦、龙骧将军张景仁等率众五千，送粮钟离。澄遣统军王足、刘思祖等邀击惠绍等，大破之。获惠绍、殷暹、景仁及其屯骑校尉史文渊等军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长，引归寿春。还既狼狈，失兵四千余人。频表解州，世宗不许。有司奏军还失路，夺其开府，又降三阶。时萧衍有移，求换张惠绍。澄表请不许，诏付八座会议。尚书令、广阳王嘉等奏宜还之，诏乃听还。后果复寇边。

转澄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调，百姓烦苦，前后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减，民以忻赖。又明黜陟赏罚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禁造布绢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丧毁瘠，当世称之。服阕，除太子太保。

于时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作诡越，时谓为狂。

世宗夜崩，时事仓卒，高肇拥兵于外，肃宗冲幼，朝野不安。澄疏斥不预机要，而朝望所属。领军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为尚书令，于是众心忻服。

又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寻迁司空，加侍中。俄诏领尚书令。

初，正始之末，诏百司普升一级，而执事者不达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窃惟云构郁起，泽及百司，企春望荣，内外同庆。至于赏陟，不及守宰，尔来十年，冤讼不绝。封回自镇远、安州人为太尉长史，元匡自征虏、恒州入作宗卿，二人迁授，并在先诏。应蒙之理，备在于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泽下降，荣及当时。然参佐之来，皆因府主。今府主不沾，佐官独预，弃本赏末，愚谓未允。今计刺史、守、宰之官，请准封回，悉同泛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讼者元元之心。”诏曰：“自今已后，内外之事，尝经先朝者，不得重闻。”澄奏曰：“臣闻尧悬谏诤之鼓，舜置诽谤之木，皆所以广耳目于刍蕘，达四聪于天下。伏惟太祖开基，化隆自远，累圣相承，于今九帝。重光叠照，污隆必同，与夺随时，道无恒体。思过如渴，言重千金，故称无讳之朝，迈踪三、五。高祖冲年纂历，文明协统，变官易律，未为违典。及慈圣临朝，母仪宇县，爰发慈令，垂心滞狱，深枉者仰日月于九泉，微屈者希曲照于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诚奉遵之本心，实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谦挹，有乖旧典。谨寻抱枉求直，或经累朝。毫厘之差，正之宜速；谬若千里，驷马弗追。故礼有损益，事有可否，父有诤子，君有谏臣，琴瑟不调，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论，小决则通；乡校之言，拥则败国。矧伊陈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爱憎，或执事浊僻，空文致法，以误视听。如此冤塞，弥在可哀。僭之与滥，宁失不经，乞收今旨，还依前诏。”诏曰：“省奏，深体毗赞之情，三皇异轨，五代殊风，一时之制，何必论改。必谓虚文设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来执。可依往制。”

澄表上《皇诰宗制》并《训诂》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览之，思劝戒之益。又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兴学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兴灭继绝，各举所知。四曰五调之外，一不烦民；任民之力，不过三日。五曰临民之官，皆须黜陟，以旌赏罚。六曰

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七曰边兵逃走，或实陷没，皆须精检；三长及近亲，若实隐之，征其代输，不隐勿论。八曰工商世业之户，复征租调，无以堪济，今请免之，使专其业。九曰三长禁奸，不得隔越相领，户不满者，随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灵太后下其奏，百僚议之，事有同否。

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不足以襟带京师，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干弱枝之义也。灵太后初将从之，后议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强，防微在豫，故虽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南蛮仍犷，北妖频结，来事难图，势同往变。脱暴勃忽起，震动关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拟？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遗之久长，恐非善策。如臣愚见，郎将领兵，兼总民职，省官实禄，于是乎在。求还依前增兵益号。将位既重，则念报亦深，军郡相依，则表里俱济。朝廷无四顾之忧，奸宄绝窥觐之望矣。”卒不纳。又以流人初至远镇，衣食无资，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给粮一岁，从之。寻以疾患，求解任。不许。

萧衍于浮山断淮为堰，以灌寿春。乃除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彭宋。寻淮堰自坏，不行。

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不从。贼虏入寇，至于旧都，镇将多非其人，所在叛乱，犯逼山陵，如澄所虑。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今军旅初宁，无宜发众，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诏从之。太傅、清河王怿表奏其事，遂寝不行。

澄又奏曰：“臣闻赏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奸；罚不滥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恻也。每垂三宥，秉律执请，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狱，察之以情；人一呼嗟，或亏王道。刑罚得失，乃兴废之所由也。窃闻司州牧、高阳王臣雍桡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虽因公事，理实未尽。何者？太

平之世，草不横伐；行苇之感，事验隆周。若昭等状彰，死罪以定，应刑于都市，与众弃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轻绝民命，伤理败法。往年州于大市鞭杀五人，及检赃状，全无寸尺。今复酷害，一至于此。朝野云云，咸怀惊愕。若杀生在下，虐专于臣，人君之权，安所复用？自开古以来，明明之世，未闻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盖重民命也。请以见事付廷尉推究，验其为劫之状，察其桡杀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获雪。”诏从之。

澄当官而行，无所回避。又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甚有纲贯，大便于时。前来尚书文簿，诸曹须，则出借。时公车署以理冤事重，奏请真案。澄执奏以尚书政本，特宜远慎，故凡所奏事，阁道通之，盖以秘要之切，防其宣露。宁有古制所重，今反轻之，内犹设禁，外更宽也？宜缮写事意，以付公车。诏从之。西域嚙哒、波斯诸国各因公使，并遗澄骏马一匹。澄请付太仆，以充国闲。诏曰：“王廉贞之德，有过楚相，可敕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太后许之。澄表曰：

臣闻三季之弊，由于烦刑；火德之兴，在于三约。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汉文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萧曹为相，载其清静画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于本，宜以省事为先，使在位群官，纂萧曹之心，以毗圣化。如此，则上下相安，远近相信，百司不怠，事无愆失。岂宜扰世教以深文，烹小鲜以烦手哉！

臣窃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内外群官三经考课。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亲决圣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驾，大宥三行，所以荡除故意，与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穷核，以臣愚见，谓为不可。

又尚书职分，枢机出纳。昔魏明帝卒至尚书门，陈矫亢辞，帝惭而返。夫以万乘之重，非所宜行，犹屈一言，惭而回驾，群官百司，而可相乱乎？

故陈平不知钱谷之数，邴吉不问僵道之死，当时以为达治，历代用为美谈。但宜各守其职，思不出位，洁己以励时，靖恭以致节。又寻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至于冒勋妄考，皆有处别，若一处有风谣，即应撮其一簿，研检虚实。若差舛不同，伪情自露，然后绳以典刑，人孰不服？岂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寻两纪之事，穷革世之尤，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

灵太后纳之，乃止。

后迁司徒公，侍中、尚书令如故。澄又表曰：

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将授旗，随陆启颢；运筹制胜，淮汉自宾。节用劳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弥盛。陛下当周康靖治之时，岂得晏安于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内强；图人之本，先在自备。萧衍虽虐使其民，而窥觐不已。若遇我虚疲，士民凋窘，贼衍年老志张，思播虺毒，此之弗图，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龄在位，圣德方升；皇太后总御天机，乾乾夕惕。若留意于负荷，忿车书之未一，进贤拔能，重官人之举；标赏忠清，旌养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爰时鄙财，轻宝重谷，七八年间，陛下圣略方刚，亲王德干壮茂，将相膂力未衰，愚臣犹堪戎伍，荷戈带甲之众蓄锐于今，燕弧冀马之盛充牣在昔。又贼衍恶积祸盈，势不能久，子弟暗悖，衅逆已彰，乱亡之兆，灼然可见。兼弱有征，天与不远，大同之机，宜须蓄备。昔汉帝力疾，讨灭英布；高皇卧病，亲除显达。夫以万乘之主，岂忘宴安，实以侵名乱正，计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远图，以肃宁为大任。

然顷年以来，东西难寇，艰虞之兴，首尾连接，虽寻得翦除，亦大损财力。且饥馑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赋不增，出用之费弥众；不爱力以悦民，无丰资以待敌，此臣所以夙夜怀忧，悚息不宁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故曰：财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时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难；集人守位，若此之重。兴替之道，焉可不虑？又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食壮者之粮，任老者之智。此虽太平之法，难卒

而因；然妨民害财，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厩库崇列，虽府寺胶垫，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务，诸寺灵塔俱足致虔讲道。唯明堂辟雍，国礼之大。来冬司徒兵至，请筹量减彻，专力经营，务令早就。其广济数施之财，酬商互市之弊，凡所营造，自非供御切须，戎仗急要，亦宜微减，以务阜积，庶府无横损，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妣德昭，寝卑室而禹功盛，章台丽而楚力衰，阿宫壮而秦财竭，存亡之由，灼然可睹。愿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财，以待时会。

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百姓疲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之踊上，削夺百官事力，费损库藏，兼曲赉左右，日有数千。澄故有此表。虽卒不从，常优答礼之。政无大小，皆引参决。澄亦尽心匡辅，事有不利于民者，必于谏诤，虽不见用，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惮之。

神龟二年薨，年五十三。赙布一千二百匹、钱六十万、蜡四百斤，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监护丧事，诏百僚会丧；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太尉公；加以殊礼，备九锡，依晋大司马、齐王攸故事；谥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饰甚盛。灵太后亲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动左右。百官会赴千余人，莫不歔歔。当时以为哀荣之极。第四子彝袭。

彝，字子伦，继室冯氏所生，颇有父风。拜通直散骑常侍。及元叉专权，而彝耻于托附，故不得显职。庄帝初，河阴遇害，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文。

子度世，袭。武定中，金紫光禄大夫。齐受禅，爵例降。

彝兄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于时四方无事，国富民康，豪贵子弟，率以朋游为乐，而顺下帷读书，笃志爱古。性謇谤，淡于

荣利，好饮酒，解鼓琴，每长吟永叹，吒咏虚室。世宗时，上《魏颂》，文多不载。

起家为给事中。时尚书令高肇，帝舅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儿，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愕，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宾曰：“此儿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后超转中书侍郎，俄迁太常少卿。以父忧去职，哭泣呕血，身自负土。时年二十五，便有白发，免丧抽去，不复更生，世人以为孝思所致。

寻除给事黄门侍郎。时领军元叉威势尤盛，凡有迁授，莫不造门谢谒。顺拜表而已，曾不诣叉。叉谓顺曰：“卿何谓聊不见我？”顺正色曰：“天子富于春秋，委政宗辅，叔父宜以至公为心，举士报国，如何卖恩，责人私谢，岂所望也！”至于朝论得失，顺常鲠言正议，曾不阿旨，由此见惮。出除平北将军、恒州刺史。顺谓叉曰：“北镇纷纭，方为国梗，桑乾旧都，根本所系，请假都督，为国捍屏。”叉心疑难，不欲授以兵官。谓顺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顺曰：“叔父既握国柄，杀生由己，自言天之历数应在我躬，何得复有朝廷也！”叉弥忿惮之。转为安东将军、齐州刺史。顺自负有才，不得居内，每怀郁快，形于言色。遂纵酒欢娱，不亲政事。叉解领军，征为给事黄门侍郎。亲友郊迎，贺其得入。顺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复出耳。”俄兼殿中尚书，转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讨元叉，不果而诛，及灵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顺侍坐西游园，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亲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见其一家七丧，皆为潸然，莫不酸泣。”又妻时在太后侧，顺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怀冤！”太后默然不语。

就德兴反于营州，使尚书卢同往讨之，大败而返。属侍中穆绍与顺侍坐，因论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绍，绍颇欲为言。顺勃然曰：“卢同终将无罪！”

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顺曰：“同有好宅与要势侍中，岂虑罪也？”绍惭，不敢复言。灵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顺面诤曰：“《礼》，妇人夫丧，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彩。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过甚修饰，何以示后世？”灵太后惭而不出。还入宫，责顺曰：“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也！”顺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初，城阳王徽慕顺才名，偏相结纳。而广阳王渊奸徽妻于氏，大为嫌隙。及渊自定州被征，入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顺为诏书，辞颇优美。徽疑顺为渊左右，由是与徐纥间顺于灵太后，出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顺奉辞于西游园，徽、纥侍侧，顺指之谓灵太后曰：“此人魏之宰痞，魏国不灭，终不死亡。”纥胁肩而出。顺遂抗声叱之曰：“尔刀笔小人，正堪为几案之吏，宁应忝兹执戟，亏我彝伦！”遂振衣而起。灵太后默而不言。时追论顺父顾托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又析彝邑五百户以封顺，为东阿县开国公。

顺疾徽等间之，遂为《蝇赋》曰：

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门，寄想琴书，托情纸翰。而苍蝇小虫，往来床几。疾其变白，聊为赋云：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启冬春。既含育于万性，又刍狗而不仁。随因缘以授体，齐美恶而无分。生兹秽类，靡益于人。名备群品，声损众伦。歛脰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能迴，声若远闻。点缁成素，变白为黑。寡爱兰芳，偏贪秽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侧。乱鸡鸣之响，毁皇宫之饰。习习户庭，营营榛棘。反覆往还，譬彼谗贼。肤受既通，潜润罔极。缉缉幡幡，交乱四国。于是妖姬进，邪土来，圣贤拥，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囚于夏台。伯奇为之痛结，申生为之蒙灾。《鸱鸢》悲其室，《采葛》惧其怀。《小弁》陨其涕，灵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犹如此，何况中庸与凡才！

若夫天生地养，各有所亲：兽必依地，鸟亦凭云。或来仪以呈祉，或自扰而见文。或负图而归德，或衔书以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残躯以献珍。或主皮而兴礼，或牢豢以供神。虽死生之异质，俱有益于国人。非如苍蝇之

无用，唯构乱于蒸民。

遂属疾在家，杜绝庆吊。

后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及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徐侂起。侂起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时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录尚书、高阳王雍，雍欲以为廷尉评，频请托顺，顺不为用。雍遂下命用之，顺投之于地。雍闻之，大怒，昧爽坐都厅，召尚书及丞郎毕集，欲待顺至，于众挫之。顺日高方至，雍攘袂抚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亲尊莫二，元顺何人，以身成命，投弃于地！”顺须鬓俱张，仰面看屋，愤气奔涌，长歔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谓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暉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气，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复逾之也。”雍曰：“身为丞相、录尚书，如何不得用一人为官？”顺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闻有别旨，令殿下参选事。”顺又厉声曰：“殿下必如是，顺当依事奏闻！”雍遂笑而言曰：“岂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顺入室，与之极饮。顺之亢毅不挠，皆此类也。

后除征南将军、右光禄大夫，转兼左仆射。尔朱荣之奉庄帝，召百官悉至河阴。素闻顺数谏诤，惜其亮直，谓朱瑞曰：“可语元仆射，但在省，不须来。”顺不达其旨，闻害衣冠，遂便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裂裳覆之。庄帝还宫，遣黄门侍郎山伟巡谕京邑。伟临顺丧，悲恸无已。既还，庄帝怪而问曰：“黄门何为声散？”伟以状对。庄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丧亡非一，不可周瞻。元仆射清苦之节，死乃益彰，特赠绢百匹，余不得例。”赠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谥曰文烈。顺撰《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今多亡失。

长子朗，时年十七。枕戈潜伏积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顺墓，然后

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朗涉历书记，为司徒属。天平中，为奴所害。赠都督瀛冀二州诸军事、口口将军、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

顺弟淑，淑弟悲，并早卒。

悲弟纪，字子纲。永熙中，给事黄门侍郎。随出帝没于关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时，自中大夫迁员外常侍，转步兵校尉。大司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高祖闻而大怒，诏曰：“嵩不能克己复礼，企心典宪，大司马薨殂甫尔，便以鹰鹞自娱。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捐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后从平沔北，累有战功，除左中郎将，兼武卫将军。

高祖南伐，萧宝卷将陈显达率众拒战。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将士从之，显达奔溃，斩获万计。嵩于尔日勇冠三军。高祖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顿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赉帛二千五百匹。初，高祖之发洛也，冯皇后以罪幽于宫内。既平显达，回次谷唐原，高祖疾甚，将赐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顾谓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负我，嵩亦当不负任城，可使嵩也。”于是引嵩入内，亲诏遣之。

世宗即位，以武卫将军兼侍中，出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嵩表曰：“萧宝卷骨肉相残，忠良先戮，臣下噤然，莫不离背，君臣携贰，干戈日寻。流闻宝卷雍州刺史萧衍兄懿于建业阻兵，与宝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宝卷之弟，必有图衍之志。臣若遣书相闻，迎其本谋，



拓跋嵩

冀获同心，并力除衍。平衍之后，彼必旋师赴救丹阳，当不能复经营疆陲，全固襄沔。臣之军威已得临据，则沔南之地可一举而收。缘汉曜兵，示以威德，思归有道者则引而纳之，受疑告危者则援而接之。总兵仁锐，观衅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势已著，便可顺流摧锋，长驱席卷。”诏曰：“所陈嘉谋，深是良计。如当机形可进，任将军裁之。”既而萧衍寻克建业，乃止。除平北将军、恒州刺史。转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又转安南将军、扬州刺史。

萧衍湘州刺史杨公则率众二万，屯军洛口。姜庆真领卒五千，据于首陂，又遣其左军将军骞小眼，军主何天祚、张俊兴等率众七千，攻围陆城。嵩乃遣统军封迈、王会等步骑八千讨之。迈达陆城，贼皆夜遁，追击破之，斩获数千，公则、庆真退还马头。衍徐州刺史昌义之屯据高皇，遣三军潜寇阴陵，以淮水浅竭，不通船舰，屯于马头。衍将田道龙、何景先等领卒三千已至衡山，规寇陆城。寇并充逼。嵩遣兼统军李叔仁等援舍肥、小岷、杨石，频战破之。衍征虏将军赵草屯于黄口，嵩遣军司赵焮等往讨之。先遣统军安伯丑潜师夜渡，伏兵下蔡。草率卒四千，逆来拒战，伯丑与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后夹击，大败之，俘斩溺死四千余人。统军李叔仁等夜袭硖石之贼，又破之。衍将姜庆真专据肥汭，冠军将军曹天宝屯于鸡口，军主尹明世屯东硖石。嵩遣别将羊引次于淮西，去贼营十里，司马赵焮率兵一万为表里声势。众军既会，分击贼之四垒。四垒之贼，战败奔走，斩获数千，溺死万数。统军牛敬宾攻硖石，明世宵遁。庆真合余烬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击之，俘斩太半。于是威名大振。

后为苍头李太伯等同谋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贤。世宗为嵩举哀于东堂，赙绢一千匹，赠车骑将军、领军，谥曰刚侯。

第二子世俊，颇有干用，而无行业。袭爵，除给事中、东宫舍人。伯父澄表求转阶授之，于是除员外散骑常侍。肃宗时，追论嵩勋，封世俊卫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迁冠军将军、宗正少卿，又为散骑常侍、安南将军、武卫将军、河南尹。寻除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转征东将军，加散骑常侍。邢

杲之乱，围逼州城，世俊凭城拒守，遂得保全。孝庄时，除卫将军、吏部尚书。尔朱兆寇京师，诏世俊以本官为都督，防守河桥。及兆至河，世俊初无拒守意，便隔岸遥拜，时论疾之。前废帝世，为骠骑将军，仍加尚书，尤为尔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仪同三司，改封武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世俊居选曹，不能厉心，多所接纳，为中尉弹纠，坐免官。寻复本职。孝静初，加侍中、尚书右仆射，迁尚书令。世俊轻薄，好去就，诏送晋阳。兴和中，薨。赠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傅、定州刺史，尚书令、开国公如故，谥曰躁戾。子景远袭，散骑侍郎。

世贤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时，自口大夫稍迁宗正少卿、龙骧将军、光州刺史、散骑常侍、左将军，迁平东将军、兖州刺史。颇爱书史，而贪暴好杀。澄深耻忿之，绝其往来。有四子。长子远，尚书郎。

史臣曰：显祖之将禅让，可谓国之大节。康王毅然庭诤，德音孔昭。一言兴邦，其斯之谓欤？文宣贞固俊远，郁为宗杰，身因累朝，宁济夷险，既社稷是任，其梁栋之望也。顺睿谲俶傥，有汲黯之风，不用于时，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陈之气，俊则裂冠之徒欤？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宗勢利是謬於聖人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士述貨殖則崇勢利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通而遷天縱之才述作無滯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之裝駟引序亦通人之蔽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

官吏封誥編

史記集解

叙二百二十五年事

固父脩而蔽之優劣可知

老而後六經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退處士而進姦雄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貨殖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所蔽也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事里詳而不詳

正義曰言作史記傳百家之事



济宁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三·章帝纪第三

（元和元年）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宪王（刘）苍子尚为任城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三·章帝纪第三

（元和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济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乐成王党、淮阳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三·章帝纪第三

（章和元年八月）甲申，征任城王尚会睢阳。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庙，丰粉榆社。〔前书音义曰：“粉，白榆。高祖里社在丰县东北十五里。”原庙，解见光武纪。〕乙未，幸沛，祠献王陵，征会东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东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四·和孝殇帝纪第四

（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二月，任城王尚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五·安帝纪第五

永宁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刘）安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七·孝桓帝纪第七

元嘉元年……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司徒张歆罢，光禄勋吴雄为司徒。秋七月，武陵蛮叛。冬十月，司空胡广罢。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闰月庚午，任城王崇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七·孝桓帝纪第七

（延熹）四年……夏四月，太常刘矩为太尉。甲寅，封河间王开子博为任城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八·灵帝纪第八

（熹平）三年……十一月，扬州刺史臧旻率丹阳太守陈寅，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任城王博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二十五·五行志第十五·五行三

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京房《易传》曰：“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臣昭谓此占符灵帝之世，巨鱼之出，于是为征，宁独二王之妖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刘隆传

刘隆字元伯，南阳安众侯宗室也。王莽居摄中，隆父礼与安众侯崇起兵

诛莽，事泄，隆以年未七岁，故得免。及壮，学于长安，更始拜为骑都尉。谒归，〔谒，请也，谓请假归也。〕迎妻子置洛阳。闻世祖在河内，即追及于射犬，以为骑都尉，与冯异共拒朱鲋、李轶等，轶遂杀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县名，属东平国，故城在今兖州任城县南。〕四年，拜诛虏将军，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周磐传〔蔡顺附〕

周磐字坚伯，汝南安成人，征士燮之宗也。〔燮自有传。〕祖父业，建武初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好礼有行，非典谟不言，诸儒宗之。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韩诗》曰：“汝坟，辞家也。”其卒章曰：“魴鱼赭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迓。”薛君《章句》：“赭，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迓，近也。言魴鱼劳则尾赤，君子劳苦则颜色变。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犹触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以韦皮为带，未仕之服也。求仕则服革带，故解之。贾山上书曰“布衣韦带之士”也。〕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阳夏属淮南郡。重合属勃海郡。〕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歿，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东平宪王苍传

立四十五年，子怀王忠嗣。明年（永元元年），帝乃分东平国封忠弟尚为任城王，余五人为列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



地处济宁北郊的东汉任城王陵区

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东平宪王苍传

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间孝王子（恭为）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刘攽曰案文多一“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以奉其祀。〔杜预注《左传》曰：“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故城在今邓州内乡县西南也。〕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增封三千户。立十三年薨，无子，国绝。

熹平四年，灵帝复立河间贞王逊子新昌侯佗为任城王，奉孝王后。立四十六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袁安传

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续汉志》曰：“县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续汉志》曰：“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



地处济宁北郊的东汉任城王陵区

受，从事惧然而止。〔惧音九具反。〕后举孝廉，〔《汝南先贤》传曰“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也。〕除阴平长、任城令，〔阴平，县，故城在今沂州承县西南。任城，今兖州县也。〕所在吏人畏而爱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桥玄传

（桥）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姜肱传

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广戚故城今徐州沛县东。〕家世名族。〔《谢

承书》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着闻。其友爱天至，常共卧起。〔《谢承书》曰“肱性笃孝，事继母恪勤。母既年少，又严厉。肱感《恺风》之孝，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杨震传

（杨）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刘祐传

刘祐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祐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是时会稽太守梁昱，大将军冀之从弟也。祐举奏其罪，昱坐征。复迁祐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三河谓河东、河内、河南也。表犹标准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刘儒传

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阳平故城，今魏州莘县。〕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谢承书曰：“林宗叹儒有珪璋之质，终必为令德之士。”诗曰：“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桓帝时，数有灾异，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顷之，征拜议郎。会窆武事，下

狱自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硃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歿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睚音五懈反。《广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赐反。《前书音义》曰：“瞋目眦也。”《史记》曰：“睚眦之隙必报。”〕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荀彧传

中平六年，举孝廉，再迁亢父令。〔亢父，县，属梁国，故城在今兖州任城县南。亢音刚，父音甫。〕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密县西山也。〕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大难，宜亟避之。”〔亟音纪力反。〕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一·武帝（操）

（初平）三年……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汜等杀允攻布，布败，东出武关。傕等擅朝政。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二·文帝(丕)

(黄初四年)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四(三少帝)·齐王(芳)。高贵乡公(髦)。陈留王(奂)

齐王讳芳,字兰卿。明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来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龙三年,立为齐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甚病,乃立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辅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十·荀彧荀攸贾诩传

彧年少时,南阳何顛异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纁慕衡势,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臣松之案:《汉纪》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计彧于时年始二岁,则彧婚之日,衡之没久矣。慕势之言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为纁八龙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将有逼而然,何云慕势哉?昔郑忽以违齐致讥,隽生以拒霍见美,致讥在于失援,见美嘉其虑远,并无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阉竖用事,四海屏气;左悺、唐衡,杀生在口。故于时谚云“左回天,唐独坐”,言威权莫二也。顺之则六亲以安,忤违则大祸立至;斯诚以存易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蒋诩姻于王氏,无损清高之操,纁之此婚,庸何伤乎!〕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宫令。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十·荀彧荀攸贾诩传

（荀）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魏书》云攸使人说卓得免，与此不同。〕弃官归，复辟公府，举高第，迁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荆州。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以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临发，太祖戒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数千骑卒至。时兵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骑数百匹。用田豫计，固守要隙，虏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遂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余里。长史诸将皆以为新涉远，士马疲顿，又受节度不得过代，不可深进，违令轻敌。彰曰：“率师而行，唯利所在，何节度乎？胡走未远，追之必破。从令纵敌，非良将也。”遂上马，令军中：“后出者斩。”一日一夜与虏相及，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彰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时太祖在长安，召彰诣行

在所。彰自代过邺，太子谓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持彰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

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国。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时以鄢陵埆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禅，因封为中牟王。是后大驾幸许昌，北州诸侯上下，皆畏彰之刚严；每过中牟，不敢不速。〕诏曰：“先王之道，庸勋亲亲，并建母弟，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御侮厌难。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谥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至葬，赐銮辂、龙旂，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

二十·武文世王公传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环夫人生邓哀王冲、彭城王据、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济阳怀王玠、陈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阳闵王矩，王昭仪生赵王干，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李姬生谷城殇公子乘、郾戴公子整、灵



任城王曹彰

殇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刘姬生广宗殇公子棘，宋姬生东平灵王徽，赵姬生乐陵王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二十·武文世王公传

元城哀王礼，黄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为国。三年，改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礼后。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

邯郸怀王邕，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为国。三年，进为淮南王。四年，改封陈。六年，改封邯郸。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后。六年，改封鲁阳。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三·帝纪第三·武帝

（咸宁三年）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东莞王铉为琅邪王，汝阴王骏为扶风王，琅邪王伦为赵王，渤海王辅为太原王，太原王顓为河间王，北海王陵为任城王，陈王斌为西河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济南王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威为章武王。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巨平侯羊祜为南城侯。以汝南王亮为镇南大将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三·帝纪第三·武帝

（太康四年）夏四月，任城王陵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十三·志第三·天文下·妖星客星

(太康)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是年,齐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伉、新都王该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七·列传第七·宗室·任城景王陵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隶从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议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户。三年,转封任城王,之国。咸宁五年薨,子济立。拜散骑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随东海王越在项,为石勒所害,二子俱没。有二弟:顺、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也。祖蕤,以义行称,为谯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统静默有远志,时人为之语曰:“嶷然稀言江应元。”与乡人蔡克俱知名。袭父爵,除山阴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载记·卷一百四·载记第四·石勒上

先是,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遣将军钱端与勒战,为勒所败,端死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于是执衍及襄阳王范、任城王济、西河王喜、梁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歆等,坐之于幕下,问以晋故。衍、济等惧死,多自陈说,惟范神色俨然,意气自若,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甚奇之。勒于是引诸王公卿士于外害之,死者甚众。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杀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天文一

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张。占曰：“为兵丧。”周分野，灾在洛邑。十一月，星孛轩辕。占曰：“后宫当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四年三月癸丑，齐王攸薨。四月戊寅，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琅邪王佃薨。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该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梁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七·列传第十一·王珍国

（天监）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钟离，高祖遣珍国，因问讨贼方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五·列传第五十五·陈宗室诸王

吴郡王藩字承广，后主第十子也。祯明二年封。隋大业中，为任城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五·帝纪第五·高宗纪

（和平）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云为任城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六·帝纪第六·显祖纪

（和平六年）冬十月，征阳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汝阴王天赐、任城王云入朝。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七上·帝纪第七上·高祖纪上

(太和五年)夏四月己亥，……任城王云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七上·帝纪第七上·高祖纪上

(太和九年)十有二月乙卯，侍中、淮南王他为司徒。蠕蠕犯塞，诏任城王澄率众讨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七下·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太和二十三年三月)庚子，帝疾甚，车驾北次谷塘原。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诏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九·帝纪第九·肃宗纪

(延昌)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天下。己未，征下西讨东防诸军。庚申，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栢堂，决庶政，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已以听于二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九·帝纪第九·肃宗纪

(延昌四年)八月乙亥，领军于忠矫诏杀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免太傅、领太尉、高阳王雍官，以王还第。丙子，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己卯，吐谷浑国遣使朝献。庚辰，萧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请降。戊子，帝朝皇太后于宣光殿，大赦天下。己丑，司徒、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司空、广

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骠骑大将军、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仪同三司。壬辰，复前江阳王继本国；以济南王彧复先封，为临淮王。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九·帝纪第九·肃宗纪

（神龟二年）夏四月乙丑，嚙哒国遣使朝贡。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为司徒，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京兆王继为司空。秋八月己未，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辛未，以左光禄大夫皇甫集为征西将军、仪同三司。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崧高山；癸巳，还宫。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伏诛。冬十有一月乙酉，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十有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天下。诏除淫祀，焚诸杂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十·帝纪第十·孝庄纪

（武泰元年）夏四月丙申，帝与兄弟夜北渡河；丁酉，会荣于河阳。戊戌，南济河，即帝位。以兄彭城王劭为无上王，弟霸城公子正为始平王。以荣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玺绂，备法驾，奉迎于河梁。庚子，车驾巡河，西至陶渚。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乃害灵太后及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公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仪同三司东平王略、广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王超、任城王彝、赵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齐郡王温，公卿已下二千余人。列骑卫帝，迁于便幕。既而荣悔，稽颡谢罪。语在荣传。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

十五·列传第三·昭成子孙

后诏暉与任城王拓跋澄、京兆王愉、东平王匡共决门下大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九上·列传第七上·景穆十二王·京兆王

诏付尚书博议以闻。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尚书左仆射元暉奏同遥表。灵太后不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九上·列传第七上·景穆十二王·广平王

匡每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澄时致执夺，匡刚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犹在僧寺，乃复修事，将与澄相攻。澄颇知之。后将赴省，与匡逢遇，骑卒相挝，朝野骇愕。澄因是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诏付八座议，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后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寻为关右都督，兼尚书行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九下·列传第七下·景穆十二王·南安王

又熙于任城王（拓跋）澄薨前，梦有人告之曰：“任城当死。死后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试看任城家。”熙梦中顾瞻任城第舍，四面墙崩，无遗堵焉。熙恶之，觉而以告所亲。及熙之死也，果如所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一下·列传第九下·献文六王·彭城王

及高祖崩于行宫，遏祕丧事，独与右仆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数人为计，奉迁高祖于安车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视疾进膳，可决外奏。累日达宛城，

乃夜进安车于郡厅事，得加敛椁，还载卧舆。六军内外莫有知者。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世宗会驾。梓宫至鲁阳，乃发丧行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七·列传第十五·穆崇

初，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将谋黜废，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泰自陈病久，乞为恒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及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图为叛。乃与叡及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颙为主。颙不从，伪许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讨之。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谕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不克，单马走出城西，为人擒送。澄亦寻到，穷治党与。高祖幸代，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七·列传第十五·穆崇

（穆）寿弟伏真，高宗世，稍迁尚书，赐爵任城侯。出为兖州刺史、假宁东将军、濮阳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八·列传第十六·奚牧

太祖征慕容宝，加（奚牧）辅国将军，略地晋川，获宝丹阳王买得及离石护军高秀和于平陶。以军功拜并州刺史，赐爵任城公。州与姚兴接界，兴颇寇边，牧乃与兴书，称顿首，钧礼抗之，责兴侵边不直之意。兴以与国通和，

恨之。有言于太祖，太祖戮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一·列传第十九·于栗磾

及世宗崩，（于忠）夜中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肃宗于东宫而即位。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年，未亲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拓跋）澄明德茂亲，可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宫，请即敕授。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与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等厉色不听，寝门下之奏。宫〔阙〕侍中、黄门，但牒六辅姓字赍来。孙伏连等密欲矫太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显与高猛为侍中。忠即于殿中收显杀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十·高湖

（高）赍儿弟徽，字荣显，小字苟儿。聪敏有气干，为任城王（拓跋）澄所知赏。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李顺

（李）秀林从弟焕，字仲文，小字丑瓌。有干用。少与郗道元俱为李彪所知。自给事中转治书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据代都谋反，高祖诏焕与任城王（拓跋）澄推治之。焕先驱至州，宣旨晓喻，仍诛泰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李宝

（李）遵弟柬，字休贤。郡辟功曹。以父忧去职，遂终身不食酒肉，因屏居乡里。肃宗初，司空、任城王（拓跋）澄嘉其操尚，以为参军事。寻转

司徒外兵参军。历任城、济北二郡太守。孝庄初，迁镇远将军、济州刺史。卒，赠安北将军、殿中尚书、相州刺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陆俟

显祖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拓跋）云、陇西王（拓跋）源贺等并皆固谏。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源贺

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拓跋）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缘期发旨，即加葺缮。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韦缜

长子（韦）缜，字遵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聪敏明辩，为博士李彪所称。除祕书中散，迁侍御中散。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缜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转散骑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黄门，又兼司徒右长史，寻转长兼尚书左丞。寿春内附，尚书令王肃出镇扬州，请缜为长史，加平远将军，带梁郡太守。肃薨，敕缜行州事。任城王（拓跋）澄代肃为州，复启缜为长史。澄出征之后，萧衍将姜庆真乘虚攻袭，遂据外郭，虽寻克复，缜坐免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五·卢玄

（卢）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谤，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彭城王（拓跋）勰、任城王（拓跋）澄皆虚襟相待。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五·卢玄

神龟初，任城王（拓跋）澄奏举（卢）义僖，除散骑侍郎，转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高允

（高）忱弟怀，字士仁。任城王（拓跋）云郎中令、大将军从事中郎，授中散。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七·崔鉴

（崔）秉从父弟广，字仲庆，有议干。初为中书学生。高祖时，殿中郎中，历通直散骑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诏守尚书左丞，父忧去职。后任城王（拓跋）澄为扬州，引广为镇南府长史，以母老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一·李孝伯

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拓跋）澄所请十事，复新前泽，成一时之盛事，垂旷代之茂典，凡在纓绂，谁不感庆？盖以奖劝来今，垂范万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一·李冲

（李）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经

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等并殷勤泣谏。高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一·李冲

后高祖南征，（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三·刘芳

及任城王（拓跋澄）为扬州刺史，诏长猷为谘议参军，带安丰太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三·刘芳

（刘）芳叔抚之，孙思祖，勇健有将略。高祖末入朝，历羽林监，梁、沛二郡太守，员外常侍。屡为统军南征，累着功捷。任城王之围钟离也，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张惠绍及彭瓮、张豹子等率众一万送粮钟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五·崔挺

(崔)脩和从弟接，字显宾。容貌魁伟，放迈自高，不拘常检。为中书博士、乐陵内史。雅为任城王（拓跋）澄所礼待，及澄为定州刺史，接了无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后为冀州安东府司马，转乐陵太守。还乡而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七·萧宝夤

萧衍既克建业，杀其兄弟，将害宝夤，以兵守之，未至严急。其家阍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黄神密计，穿墙夜出宝夤。具小船于江岸，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蹶屣徒步，脚无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夤假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华文荣。文荣与其从子天龙、惠连等三人，弃家将宝夤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寿春之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也，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拓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也。澄待以客礼。乃请丧居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之制，给其齐衰，宝夤从命。澄率官僚赴吊，宝夤居处有礼，不饮酒食肉，辍笑简言，一同极哀之节。寿春多其故义，皆受慰唁，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萧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列传第四十八·程骏

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著作郎。为任城王（拓跋）云郎中令，进箴于王，王纳而嘉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二·列传第五十·李彪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拓跋澄）等参理留台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二·列传第五十·李彪

（李）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及弁卒，彪痛之无已，为之哀谏，备尽辛酸。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讥祚。祚每曰：“尔与义和志交，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拓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僚，澄释然为启，得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二·列传第五十·高道悦

（高）道悦少为中书学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转治书侍御史，加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高祖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三·列传第五十一·王肃

高祖崩，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肃会驾鲁阳。肃至，遂与禧等参同谋谟。自鲁阳至于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禧兄弟并敬而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拓跋）澄以其起自羈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每谓人曰：“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

从叔广阳，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肃闻其言，恒降而避之。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言寻申释。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二·郭祚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贵臣蹉跌，便致诛夷。李冲之用事也，钦祚识干，荐为左丞，又兼黄门。意便满足，每以孤门往经崔氏之祸，常虑危亡，苦自陈挹，辞色恳然，发于诚至。冲谓之曰：“人生有运，非可避也，但当明白当官，何所顾畏。”自是积二十余年，位秩隆重，而进趋之心更复不息。又以东宫师傅之资，列辞尚书，志在封侯、仪同之位，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为之奏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五·列传第五十三·李平

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奏理（李）平定冀之勋，请酬以山河之赏。灵太后乃封武邑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缣二千五百匹。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崔光

初，永平四年，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崔）光领著作，惠蔚首尾五载，无所厝意。至是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表光宜还史任，于是诏光还领著作。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崔光

（崔）光初为黄门则让宋弁；为中书监让汝南王悦；为太常让刘芳；为

少傅让元晖、穆绍、甄琛；为国子祭酒，让清河王怳、任城王（拓跋）澄；为车骑、仪同，让江阳王继，又让灵太后父胡国珍。皆顾望时情，议者以为矫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八·列传第五十六·甄琛

（甄）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学，颇习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颂十二篇，文多不载，优诏报之。琛启除祕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任城王（拓跋）澄为司徒，引为公曹参军。稍迁尚书仪曹郎，有当官之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八·列传第五十六·甄琛

（甄）纂颇涉经史，雅有气尚，交结胜流。太和中，释褐奉朝请，稍迁伏波将军、任城王（拓跋）澄镇北府骑兵参军，带魏昌县令，吏民安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六十九·列传第五十七·裴延儁

（裴）夙，字买兴，沉雅有器识。仪望甚伟，高祖见而异之。自司空主簿，转尚书左主客郎中。时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有知人鉴，每叹美夙，以远大许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列传第五十八·傅永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随叔父洪仲与张幸自青州入国，寻复南奔。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

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自东阳禁防为崔道固城局参军，与道固俱降，入为平齐民。父母并老，饥寒十数年，赖其强于人事，勤力佣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礼郎，诣长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庙，赐爵贝丘男，加伏波将军。未几，除中书博士，又改为议郎。转尚书考功郎中，为大司马从事中郎。寻转都督、任城王（拓跋）澄长史，兼尚书左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贾思伯

及世宗即位，（贾思伯）以侍从之勤，转辅国将军。任城王（拓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思伯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曹世表

太和二十三年，尚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奏世表为国子助教，颇失意。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辛雄

先是，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复欲與棺谏诤，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劾匡大不敬，诏恕死为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六·张普惠

太和十九年，（张普惠）为主书，带制局监，与刘桃符、石荣、刘道斌

同员共直，颇为高祖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拓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仆射李冲曾至澄处，见普惠言论，亦善之。世宗初，转积射将军。澄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六·张普惠

熙平中，吏部尚书李韶奏（张）普惠有文学，依才优之例，宜特显叙，敕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议以不降阶为荣。时任城王（拓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六·张普惠

任城王（拓跋）澄问（张）普惠曰：“汉高作帝，尊父为太上皇。今圣母临朝，赠父太上公，求之故实，非为无准。且君举作则，何必循旧。”对曰：“天子称诏，太后称令，故周臣十乱，文母预焉。仰思所难，窃谓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称诏，圣母自欲存谦光之义，故不称耳，何得以诏令之别，而废严父之孝？”对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岂不欲尊崇其亲，王何以不远谩古义，而近顺今旨。未审太后何故谦于称诏，而不谦于太上。窃愿圣后终其谦光。”……任城王澄曰：“谏诤之体，各言所见，至于用舍，固在应时。卿向答袁氏，声何太厉？”普惠对曰：“所言若是，宜见采用；所言若非，惧有罪及。是非须辨，非为苟竞。”澄曰：“朝廷方开不讳之门，以广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义，何云乃虑罪罚？”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六·张普惠

及任城王（拓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义，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

于禫除，虽寒暑风雨，无不必至。初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既深悼澄，览启从之。诏行之后，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复上省，纷纭多日乃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九·列传第六十七·范绍

扬州刺史、任城王（拓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涡阳、钟离、广陵、庐江，欲数道俱进，但粮仗军资，须朝廷速遣。”绍曰：“计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以向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愿王善思，为社稷深虑。”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使还，具以状闻。后澄遂征钟离，无功而返。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二·列传第七十·儒林下·辛彦之

隋文帝受禅，除（辛彦之）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历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帝尝令彦之与沈重论议，重不能抗，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帝大悦。后除随州刺史。时州牧多贡珍玩，惟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类。上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谥曰宣。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三下·列传第七十一下·高肇

太尉高阳王先居西柏堂，专决庶事，与领军于忠密欲除之。潜备壮士直

寝邢豹、伊瓮生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高)肇哭梓宫讫,于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怿、任城王(拓跋)澄及诸王等皆窃言目之。肇入省,壮士搯而拉杀之。下诏暴其罪恶,又云刑书未及,便至自尽,自余亲党,悉无追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三下·列传第七十一下·胡国珍

(胡)国珍少好学,雅尚清俭。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女以选入掖庭,生肃宗,即灵太后也。肃宗践祚,以国珍为光禄大夫。灵太后临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给甲第,赐帛布绵縠奴婢车马牛甚厚。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奏,安定公属尊望重,亲贤群属,宜出入禁中,参谏大务。诏可。乃令人决万几。寻进位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赏赐累万。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八·列传第七十六·鹿生

鹿生,济阴乘氏人。父寿兴,沮渠牧犍库部郎。生再为济南太守,有治称。显祖嘉其能,特征赴季秋马射,赐以骠马,加以青服,彰其廉洁。前后在任十年。时三齐始附,人怀苟且,蒲博终朝,颇废农业。生立制断之,闻者嗟善。后历徐州任城王(拓跋)澄、广陵侯元衍征东、安南二府长史,带淮阳太守、郟城镇将。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赠龙骧将军、兖州刺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八·列传第七十六·裴佗

(裴)佗容貌魁伟,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诗》、《周易》,并举其宗致。举秀才,以高第除中书博士,转司徒参军、司空记室、扬州任

城王(拓跋)澄开府仓曹参军。入为尚书仓部郎中,行河东郡事。所在有称绩。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九·列传第七十七·李洪之

(李洪之)以外戚为河内太守,进爵任城侯,威仪一同刺史。河内北连上党,南接武牢,地险人悍,数为劫害,长吏不能禁。洪之至郡,严设科防,募斩贼者便加重赏,劝农务本,盗贼止息。诛锄奸党,过为酷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九·列传第七十七·羊祉

羊祉,字灵祐,太山巨平人,晋太仆卿琇之六世孙也。父规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讨至邹山,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通、爰猛之等俱降,赐爵巨平子,拜雁门太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三·列传第八十一·侯刚

世宗崩,(侯)刚与侍中崔光迎肃宗于东宫。寻除卫尉卿,封武阳县开国侯,邑千二百户。俄为侍中、抚军将军、恒州大中正。迁卫将军,表让侍中,诏不许。进爵为公,以给侍之劳,加赏散伯。熙平初,除左卫将军,余官如故。侍中游肇出为相州。刚言于灵太后曰:“昔高氏擅权,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见,而出牧一藩,未尽其美,宜还引入,以辅圣主。”太后善之。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拓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云:“此近为我举食。”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

后刚坐掠杀试射羽林,为御史中尉元匡所弹,廷尉处刚大辟。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之言于灵太后,侯刚历仕前朝,事有可取,纤芥之疵,未宜便致于法。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八·列传第八十六·岛夷萧衍

（萧）衍寻僭立，自称曰梁，号年天监。（景明三年）五月，扬州小岷戍主党法宗袭衍大岷戍，破之，擒其龙骧将军邾菩萨送京师。衍又遣将张噐寇扬州，州军击破之，斩二千余级。四年三月，扬州刺史、任城王（拓跋）澄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衍阴山戍，破之，斩其龙骧将军、都亭侯梅兴祖；仍攻白藁戍，又破之，斩其宁朔将军吴道爽等，获数千级。衍又遣其徐州长史潘伯怜屯军淮陵，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又据九山，澄遣军并击破之，斩伯怜，擒明素。

正始元年正月，衍将赵祖悦屯据东关，江州刺史陈伯之击破之。二月，衍将姜庆真袭陷寿春外郭，州军击走之。中山王英围衍钟离。衍遣冠军张惠绍率众军送粮于钟离，任城王澄遣统军王足、刘思祖邀击于邵阳，大破之，生擒惠绍，并其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等十将，斩获数千级。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三·列传第九十一·车·蠕蠕

皇兴四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京兆王子推、东阳公元丕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军出东道，汝阴王赐、济南公罗乌拔督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督诸军为后继。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五之二·志第二·天象一之二

（太和五年）七月戊寅，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会”。六年正月，任城王（拓跋）云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五之二·志第二·天象一之二

神龟二年二月丙辰，月在参，晕井、觜、参右肩、岁星、五车四星。占曰“有相死”。十二月，司徒、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五之三·志第三·天象一之三

（太和）三年九月庚子，太白犯左执法；十二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月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又犯之；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上将；至六年十月乙酉，荧惑又犯之。夫南宫执法，所以纠淫忒，成肃雍；而上将朝廷之辅也。天象若曰：王化将弛，淫风几兴，固不足以令天下矣，而廷臣莫之纠弼，安用之！文明太后虽独厚幸臣，而公卿坐受荣赐者费亦巨亿，盖近乎素餐焉。其三年九月，安乐王长乐下狱死，陇西王源贺薨；四年正月，广川王略薨，襄城王韩颓徙边；七月，顿丘王李钟葵赐死；其后任城王（拓跋）云、中山王叡又薨。比年死黜相继，盖天谪存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五之四·志第四·天象一之四

肃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太白犯岁星；十二月甲辰，月犯岁星。是谓强盛之阴而陵少阳之君。岁，又诸侯也。天象若曰：始由内乱干之，终以威刑及之。是岁正月，荧惑犯房；四月庚子，又逆行犯之；癸卯，月又犯房。占曰“天下有丧，诸侯起霸，将相戮”。十一月，大流星起织女，东南流，长且三丈，光明照地。占曰“王后忧之，有女子白衣之会”。间岁，高太后殂，司徒国珍薨，中宫再有丧事。其后仆射于忠，司徒、任城王（拓跋）澄薨。既而太后幽逼，清河、中山王戮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七上·志第八·律历三上

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怿，司空、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元晖，侍中、领军、江阳王继奏：“天道至远，非人情可量；历数幽微，岂以意辄度。而议者纷纭，竞起端绪，争指虚远，难可求衷，自非建标准影，无以验其真伪。顷永平中虽有考察之利，而不累岁穷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参详，谓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载之中，足知当否。令是非有归，争者息竞，然后采其长者，更议所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八之一·志第十·礼四之一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圆丘。己卯，帝在合温室，引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及议礼之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圆丘之礼。今短晷斯极，长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圆丘，礼之大者。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未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圆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圆丘之礼示卿等，欲与诸贤考之厥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八之二·志第十一·礼四之二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肃宗即位。三月甲子，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禘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烝尝时祭，犹别寢室，至于殷禘，宜存古典。案礼，三年丧毕，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又案杜预亦云，卒哭而除，三年丧毕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时行事，而犹未禘。王肃、韦诞并以为今除即吉，故特时祭。至于禘禘，宜存古礼。高堂隆亦如肃议，于是停

不殷祭。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庙，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群庙。亦三年乃祫。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祫祭应停，宜待三年终乃后祫禘。”诏曰：“太常援引古今，并有证据，可依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八之二·志第十一·礼四之二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谨案《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訾，祖颡顛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颡顛而宗禹。殷人禘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为始祖，文武为二祧。迄于周世，配祭不毁。案礼，訾虽无庙，配食禘祭。谨详圣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圆丘，道穆皇后刘氏配方泽；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庙既毁，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庙配事重，不敢专决，请召群官集议以闻。”灵太后令曰：“依请。”于是太师、高阳王雍，太傅、领太尉公、清河王怿，太保、领司徒公、广平王怀，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侍中、中书监胡国珍，侍中、领著作郎崔光等议：“窃以尚德尊功，其来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议施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八之二·志第十一·礼四之二

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晖

奏：“臣等参量琰之等议，虽为始封君子，又《祭统》曰：‘有事于太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郑注云昭穆，谓同宗父子皆来也。言未毁及同宗，则共四庙之辞。云未绝与父子，明崇五属之称。天子诸侯，继立无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庙。祖祧虽存，亲级弥远，告赴拜荐，典记无文。斯由祖迁于上，见仁亲之义疏；宗易于下，著五服之恩断。江阳之于今帝也，计亲而枝宗三易，数世则庙应四迁，吉凶尚不告闻，拜荐宁容辄预。高祖孝文皇帝圣德玄览，师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庙，哀恤断自总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礼典，事在难违。此所谓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八之二·志第十一·礼四之二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度支尚书崔亮奏：“谨案礼记：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不得成礼者几？孔子曰：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臣等谓元日万国贺，应是诸侯旅见之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八之四·志第十三·礼四之四

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尚书右仆射李平、尚书齐王萧宝夤、尚书元钦、尚书元昭、尚书左丞卢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刘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进、三公郎中崔鸿、长兼驾部郎中薛悦、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鞞、骑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长兼右外兵郎中郑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书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颖、左民郎中张均、金部郎中李仲东、库部郎中贾思同、国子博士薛祯、邢晏、高谅、奚延、太学博士邢湛、崔瓚、韦肱、郑季明、国子助教韩神固、四门博士杨那罗、唐荆宝、王令儒、吴珍之、宋婆罗、刘燮、高

显鬯、杜灵儁、张文和、陈智显、杨渴侯、赵安庆、贾天度、艾僧榭、吕太保、王当百、槐贵等五十人，议以为：“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周礼》、魏晋虽有文辞，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为一代典。臣以太常、国子二议为疑，重集群官，并从今议，唯恩裁决。”灵太后令曰：“群官以后议折中者，便可如奏。”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一十·志第十五·食货六

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上言：“臣闻《鸿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瓠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

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一十一·志第十六·刑罚七

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释老十

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六

天监五年，魏任城王（拓跋）澄攻钟离，帝遣珍国为援，因问讨贼方略。对曰：“臣常患魏众少，不苦其多。”武帝壮其言，乃假节与众军同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七·帝纪第七·武成

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于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为大宁。乙卯，以司徒、平秦王归彦为太傅，以尚书右仆射、赵郡王叡为尚书令，以太尉尉粲为太保，以尚书令段韶为大司马，以丰州刺史娄叡为司空，以太傅、平阳王淹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为太师、录尚书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济为太尉，以中书监、任城王（高）潜为尚书左仆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为乐陵郡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七·帝纪第七·武成

（河清元年）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太傅、领司徒，以领军大将军、宗师、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书令、任城王（高）潜为司徒。诏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七·帝纪第七·武成

（清河三年）五月甲子，帝至自晋阳。壬午，以尚书令、赵郡王叡为录尚书事，以前司徒娄叡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为太师。丁亥，以太尉、任城王（高）潜为大将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七·帝纪第七·武成

（河清）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将军、任城王（高）潜为大司马。辛未，幸晋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八·帝纪第八·后主

（天统三年）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诏以太保、任城王（高）潜为太师，太尉、冯翊王润为大司马，太宰段韶为左丞相，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大司马娄叡为太傅，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司空、赵郡王叡为太尉，尚书令、东平王俨为司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八·帝纪第八·后主

（天统二年）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大司马、任城王（高）潜为太保，太尉娄叡为大司马，徙冯翊王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八·帝纪第八·后主

（武平元年）二月癸亥，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任城王（高）潜为太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八·帝纪第八·后主

（武平二年）九月辛亥，以太师、任城王（高）潜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八·帝纪第八·后主

（武平三年）八月庚寅，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高）

潜为右丞相，太师、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延宗为司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八·帝纪第八·幼主

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时八岁，改元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帝为太上皇帝，后为太上皇后。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周师渐逼，癸未，幼主又自邺东走。己丑，周师至紫陌桥。癸巳，烧城西门。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乙亥，渡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高）潜，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孝卿乃以之归周。又为任城王诏，尊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留太皇太后济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韩长鸾、邓颙等数十人从。太上皇既至青州，即为入陈之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列传第二·高祖十一王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娄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湑、武成皇帝、博陵文简王济，王氏生永安简平王浚，穆氏生平阳靖翼王淹，大尔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华山王凝，韩氏生上党刚肃王涣，小尔朱氏生任城王潜，游氏生高阳康穆王湜，郑氏生冯翊王润，冯氏生汉阳敬怀王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列传第二·高祖十一王·任城王潜

任城王潜，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时，车驾还邺，

常令潜镇晋阳，总并省事，历司徒、太尉、并省录尚书事。天统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时有妇人临汾水洗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者，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潜召城外诸姬，以靴示之，给曰：“有乘马人在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属乎？”一姬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时称明察。武平初，迁太师、司州牧，出为冀州刺史，加太宰，迁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潜频牧大藩，虽不洁己，然宽恕为吏人所怀。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袭州城，潜部分仓卒之际，咸得齐整，击贼，大破之。拜左丞相，转瀛州刺史。及后主奔邺，加潜大丞相。

及安德王称尊号于晋阳，使刘子昂修启于潜：“至尊出奔，宗庙既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潜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启。”执子昂送邺。帝至济州，禅位于潜，启竟不达。潜与广宁王孝珩于冀州招募得四万余人，拒周军。周齐王宪来伐，先遣送书并赦诏，潜并沉诸井。战败，潜、孝珩俱被擒。宪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潜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归其妻子。将至邺城，潜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满面。至长安，寻与后主同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列传第二·高祖十一王·汉阳敬怀王洽

汉阳敬怀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干明元年，赠太保、司空。无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为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一·列传第三·文襄六王·广宁王孝珩

后主自晋州败奔邺，诏王公议于含光殿。孝珩以大敌既深，事藉机变。宜使任城王（高潜）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趣并州；独孤永业领洛州兵趣潼关，扬声趣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

溃散。又请出宫人珍宝赐将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为太宰。与呼延族、莫多娄敬显、尉相愿同谋，期正月五日，孝珩于千秋门斩高阿那肱，相愿在内以禁兵应之，族与敬显自游豫园勒兵出。既而阿那肱从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军，谓阿那肱、韩长鸾、陈德信等云：“朝廷不赐遣击贼，岂不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长安，反时何与国家事。以今日之急，犹作如此猜疑。”高、韩恐其变，出孝珩为沧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共为匡复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二·列传第四·文宣四王

范阳王绍义，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广阳，后封范阳。历位侍中、清都尹。好与群小同饮，擅置内参，打杀博士任方荣。武成尝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后主奔邺，以绍义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此地齐之重镇，诸勇士多聚焉。前长史赵穆、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湝）于瀛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列传第十二·斛律羌举

后主至齐州，以孝卿为尚书令。又以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劝后主作承光主诏，禅位任城王（湝），令孝卿赍诏策及传国玺往瀛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四·列传第十六·杜弼

杜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也，小字辅国。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骛，晋散骑常侍，因使没赵，遂家焉。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峙令。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讲授之际，师每奇之。同郡甄

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答如响，大为琛所叹异。其子宽与弼为友。州牧任城王（拓跋）澄闻而召问，深相嗟赏，许以王佐之才。澄、琛还洛，称之于朝，丞相高阳王等多相招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四·崔劼

（崔）拱，天统中任城王（高）潜丞相谘议参军、管记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四·卢叔武

（卢）叔武族孙臣客，父子规，魏尚书郎、林虑郡守。臣客风仪甚美，少有志尚，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为任城王（高潜）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于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四·列传第三十六·儒林·刁柔

刁柔，字子温，渤海人也。甚明《礼》，听其离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时恒为李宝鼎都讲，后亦自有徒众，诸儒称之。天统中，卒于太学博士。从弟长暄，兼通《礼》《传》。武平末，为任城王（高）潜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贵游子弟。齐亡后，归乡里讲经，卒于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一·方伎·皇甫玉

皇甫玉，不知何许人。善相人，常游王侯家。世宗自颍川振旅而还，显祖从后，玉于道旁纵观，谓人曰：“大将军不作物，会是道北垂鼻涕者。”显祖既即位，试玉相术，故以帛巾祿其眼，而使历摸诸人。至于显祖，曰：“此

是最大达官。”于任城王（高潜），曰：“当至丞相。”于常山、长广二王，并亦贵，而各私招之。至石动统，曰：“此弄痴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饮食而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周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帝纪·卷六·帝纪第六·武帝下

（建德六年春正月）甲午，帝入邺城。齐任城王（高）潜先在冀州，齐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传国玺禅位于潜。孝卿未达，被执送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周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十二·列传第四·齐炀王宪

齐任城王（高）潜、广宁王孝珩等据守信都，有众数万。高祖复诏宪讨之。仍令齐主手书与潜曰：“朝廷遇纬甚厚，诸王无恙。叔若释甲，则无不优待。”潜不纳，乃大开赏募，多出金帛，沙门求为战士者，亦数千人。宪军过赵州，潜令间谍二人觐窥形势，候骑执以白宪。宪乃集齐之旧将，遍示之。……

宪至信都，潜阵于城南，宪登张耳冢以望之。俄而潜所署领军尉相愿伪出略阵，遂以众降。相愿，潜心腹也，众甚骇惧。潜大怒，杀其妻子。明日复战，遂破之，俘斩三万人，擒潜及孝珩等。宪谓潜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潜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命归其妻子，厚加资给。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一·帝纪第一·高祖上

建德中，（杨坚）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明年，从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潜于冀州，除定州总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二·列传第七·李德林

任城王（高）潜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不为君民礼数。尝语（李）德林云：“窃闻蔽贤蒙显戮。久令君沈滞，吾独得润身，朝廷纵不见尤，亦惧明灵所谴。”于是举秀才入邺，于时天保八年也。王因遗尚书令杨遵彦书云：“燕、赵固多奇士，此言诚不为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彫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今虽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岂厌夫良材之积也。吾尝见孔文举荐祢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谓拟谕非伦。今以德林言之，便觉前言非大。”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二·列传第七·李德林

（李）德林美容仪，善谈吐，齐天统中，兼中书侍郎，于宾馆受国书。陈使江总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灵也。”器量沉深，时人未能测，唯任城王（高）潜、赵彦深、魏收、陆印大相钦重，延誉之言，无所不及。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四·列传第十九·田仁恭

时有任城郡公王景、鲜虞县公谢庆恩，并官至上柱国。大义公辛遵及其弟韶，并官至柱国。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贵，亲礼与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辛彦之

高祖受禅，除（辛彦之）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官。谥曰宣。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有子仲龛，官至猗氏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二·魏本纪第二

（和平）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云为任城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二·魏本纪第二

（和平六年）冬十月，征阳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汝阴王天赐、任城王云入朝。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三·魏本纪第三

（太和五年）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于山立碑焉，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又起鉴玄殿。甲寅，以旱故，诏所在掩骸骨，祈祷神祇。任城王（拓跋）云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三·魏本纪第三

（太和二十三年）三月庚辰，车驾南伐。癸未，次梁城。丙戌，帝不豫。丁酉，车驾至马圈。戊戌，频战破之。己亥，收其戎资亿计。诸将追奔汉水，

斩获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车驾北次谷塘原。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陈。以北海王详为司空，王肃为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太尉咸阳王禧、右仆射任城王（拓跋）澄等六人辅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四·魏本纪第四

（延昌）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己未，征下西讨东防诸军。庚申，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栢堂决庶政，以任城王（拓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己以听二王。……秋八月乙亥，领军于忠矫诏杀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免太傅、高阳王雍官，以王还第。丙子，尊皇太妃为皇太后。戊子，帝朝太后于宣光殿。大赦。己丑，进司徒、清河王怿为太傅，领太尉；以司空、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四·魏本纪第四

（神龟二年）夏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拓跋）澄为司徒，京兆王继为司空。秋八月乙未，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嵩高山。癸巳，还宫。冬十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七·齐本纪中第七

（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诏改封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并下鲁郡，以时修葺庙宇。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七·齐本纪中第七

（天保六月）癸未，诏封诸弟，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定州刺史洸为彭城王，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冀州刺史涣为上党王，仪同三司滂为襄城王，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潜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

为博陵王，凝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于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为大宁。乙卯，以司徒、平秦王归彦为太傅，以尚书右仆射、赵郡王叡为尚书令，以太尉尉粲为太保，以尚书令段韶为大司马，以丰州刺史娄叡为司空，以太傅、平阳王淹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为太师、录尚书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济为太尉，以中书监、任城王（高）潜为尚书左仆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为乐陵郡王。

河清元年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太傅、领司徒，以领军大将军、宗师、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书令、任城王（高）潜为司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河清三年）夏四月辛卯，诏兼散骑常侍皇甫亮使于陈。五月甲子，帝至自晋阳。壬午，以尚书令、赵郡王叡为录尚书事，以前司徒娄叡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为太师。丁亥，以太尉、任城王（高）潜为大将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河清）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将军、任城王（高）潜为大司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天统二年）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大司马、任城王（高）潜为太保，太尉娄叡为大司马，徙冯翊王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天统三年)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诏以太保、任城王(高)潜为太师,太尉、冯翊王润为大司马,太宰段韶为左丞相,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大司马娄叡为太傅,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司空、赵郡王叡为太尉,尚书令、东平王俨为司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师、并州刺史、东安王娄叡薨。戊申,诏兼散骑常侍裴献之聘于陈。二月癸亥,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任城王(高)潜为太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武平二年)九月辛亥,以太师、任城王(高)潜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武平三年)八月庚寅,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高)潜为右丞相,太师、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延宗为司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八·齐本纪下第八

(隆化二年春正月)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周师渐逼,癸未,幼主又自邺东走。己丑,周师至紫陌桥。癸巳,烧城西门,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乙亥,度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高)潜,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绶于瀛州。孝卿乃以之归周。又为任城王诏,尊

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留太皇太后济州，遣高阿那肱留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十·周本纪下第十

（建德六年）二月丙午，论定诸军勋，置酒于齐太极殿，会军士以上，班赐有差。丁未，齐主至，帝降自阼阶，见以宾主礼。齐任城王（高）潛在冀州，拥兵未下，遣上柱国、齐王宪与柱国、隋公杨坚讨平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十一·隋本纪上第十一

（杨坚）后从周武平齐，进柱国。又与齐王宪破齐任城王潛于冀州，除定州总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五·列传第三·魏诸宗室·常山王遵

明帝初，征拜（拓跋暉）尚书左仆射，诏摄吏部选事。后诏暉与任城王（拓跋）澄、京兆王愉、东平王匡共决门下大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七·列传第五·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阳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阳椒房生汝阴灵王天赐。乐良厉王万寿、广平殇王洛侯母并阙。孟椒房生任城康王云。刘椒房生南安惠王桢、城阳康王长寿。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乐陵康王胡儿。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赵王深早薨，无传，母阙。魏旧太子后庭未有位号，文成即位，景穆宫人有子者，并号为椒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七·列传第五·景穆

十二王上

初，(拓跋)遥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孙，至明帝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曰：“……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诏付尚书博议以闻。尚书令任城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奏同遥表，灵太后不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七·列传第五·景穆

十二王上

匡每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时致执夺。匡刚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犹在僧寺，乃复修事，将与澄相攻。澄颇知之，后将赴省，与匡逢遇，驺卒相挝，朝野骇愕。澄因是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诏付八议，特加原宥，削爵除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

十二王下

任城王(拓跋)云，和平五年封。少聪慧，年五岁，景穆崩，号哭不绝声。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献文时，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大官，听讼，甚收时誉。及献文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云进曰：“父子相传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贺又进以为不可，愿思任城之言。东阳公元丕等进曰：“皇太子虽圣德凤彰，然实冲幼。陛下欲隆独善，其若宗庙何？”帝曰：“储宫正统，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于是传位孝文。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

十二王下

(任城王拓跋澄)转开府、徐州刺史，甚着声绩。朝京师，引见于皇信堂。孝文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

虽乖古式，合今权道。”帝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任城当欲为魏子产也。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后征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齐庾革来朝，见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

（孝文帝）乃独谓（拓跋）澄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崑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深赞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车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诏澄驰驿向北，问彼百司，论择可否。曰：“近论革，今真所谓革也。”澄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帝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

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帝曰：“朕昨夜梦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晋侍中嵇绍，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拓跋）澄曰：“陛下经殷墟而吊比干，至洛阳而遗嵇绍，当是希恩而感梦。”帝曰：“朕既有此梦，或如任城所言。”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

车驾南伐，留（拓跋）澄居守，复兼右仆射。澄表请以国秩一岁租帛助

供军资，诏受其半。帝复幸邺。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者犹少。”帝曰：“任城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其斯之谓。可命史官书之。”又曰：“王者不降佐于苍昊，拔才而用之。朕失于举人，任一群妇女辈，当更铨简耳。任城在省，为举天下纲维，为当署事而已。”澄曰：“臣实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寻除尚书右仆射，从驾南伐。孝文崩，受顾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

时高肇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拓跋）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儿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牀，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懼，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覩。肇谓众宾曰：“此儿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后拜太常少卿，以父忧去职，哭泣欧血，身自负土。时年二十五，便有白发，免丧抽去，不复更生，世人以为孝思所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

孝文南伐，齐将陈显达率众拒战，（拓跋）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军，将士从之，显达奔溃。帝大悦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顿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初，孝文之发洛也，冯皇后以罪幽于宫内。既平显达，回次谷唐原，帝疾甚，将赐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顾谓任城王（拓跋）澄曰：“任城必不负我，嵩亦当不负任城，可使嵩也。”于是引嵩入内，亲诏遣之。宣武即位，为扬州刺史，威名大振。后并妻穆氏为苍头李太伯等所害。谥曰刚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九·列传第七·献文六王

帝崩于行宫，遏祕丧事，独与右仆射、任城王（拓跋）澄及左右数人为计，奉迁于安车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视疾进膳，可决外奏。累日，达宛城，乃夜进安车于郡厅事，得加敛椁，还载卧舆。六军内外，莫有知者。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宣武会驾。梓宫至鲁阳，乃发丧行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列传第八·穆崇

（穆）泰不愿迁都，潜图叛，乃与定州刺史陆叡及安乐侯元隆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颺为主。颺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拓跋）澄发并、肆兵讨之。澄先遣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喻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攻焕郭门，不克。走出，为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列传第八·奚牧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谋，道武宠遇之，称曰仲兄。初，刘显害帝，梁眷知之，潜使牧与穆崇至七个山以告。帝录先帝旧臣，又以牧告显功，使敷奏政事，参与计谋。从征慕容宝，以功拜并州刺史，赐爵任城公。州与姚兴接界，兴颇寇边。牧乃与兴书，称顿首，均礼抗之，责兴侵边不直之意。兴以与国和通，恨之，有言于道武，道武戮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三·列传第十一·于栗磾

及帝崩夜，忠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明帝于东宫而即位。忠与门下议：以帝冲年，未亲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拓跋）澄明德茂亲，可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宫，请即

敕授。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与中常侍、给事中孙莲等厉色不听，寝门下之奏。孙莲等密欲矫太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显与高猛为侍中。忠即殿中收显杀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四·韦缜

（韦）缜，字遵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聪敏明辩，为博士李彪所称。再迁侍御中散。孝文每与德学沙门谈论往复，缜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累迁长兼尚书左丞。寿春内附，尚书令王肃出镇扬州，请缜行，为州长史。加平远将军，带梁郡太守。肃薨，敕缜行州事。任城王（拓跋）澄代肃为州，复启缜为长史。澄出征之后，梁将姜庆真乘虚攻袭，遂据外郭。虽寻克复，缜坐免官。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八·列传第十六·陆倕

及献文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拓跋）云、陇西王源贺并固谏。（陆）馥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乃解。诏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孝文。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九·列传第十七·萧宝夤

梁武克建业，以兵守之，将加害焉。其家阍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黄神密计，穿墙夜出宝夤。具小船于江岸，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蹶屣徒步，脚无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夤假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华文荣。文荣与其从天龙、

惠连等三人，弃家，将宝贲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寿春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拓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也。澄待以客礼。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三十·列传第十八·卢玄

（卢）道将涉猎经史，风气睿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拓跋）澄皆虚衿相待。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十·崔挺

（崔）敬邕从弟接，字愿宾。容貌魁伟，放迈自高，不拘检。为中书博士、乐陵内史。雅为任城王（拓跋）澄所礼待，及澄为本部，接了无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一·李裔

（李）焕有干用，与郾道元俱为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据代都谋反，焕以书侍御史与任城王（拓跋）澄推究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三·郑羲

广平王怀为司州牧，以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道昭上表曰：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创业，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驻蹕，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臣（拓跋）澄等，妙选英儒，以崇学校。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三十八·列传第二十六·裴骏

（裴）敬宪弟庄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闲雅，喜愠不形于色，博识多闻，善以约言辩物。司空、任城王（拓跋）澄辟为行参军，甚加知赏。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三十八·列传第二十六·裴延儒

（裴）夙，字买兴，沈雅有器识，仪望甚伟，孝文见而异之。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有知人鉴，每叹美夙，以远大许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李彪

车驾南伐，（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拓跋）澄等参理留台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李彪

（李）彪为子志求官，（郭）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非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友，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拓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僚。澄释然为启，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澄之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高道悦

（高）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后为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书侍御史薛聪、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绾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孝文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王肃

孝文崩，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会驾鲁阳。肃至，遂与禧参同谋谟。自鲁阳至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禧兄弟并敬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拓跋）澄以其起自羈远，一旦在己之上，每谓人曰：“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从叔广阳，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肃闻，恒降避之。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事寻申释。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一·郭祚

李冲之用事也，钦祚识干，荐为左丞，又兼黄门，意便满足。每以孤门，往经崔氏之祸，常虑危亡，苦自陈挹，辞色恳然，发于诚至。冲谓之曰：“人生有运，非可避也。但当明白当官，何所顾畏。”自是积数十年，位秩隆重，而进趣之心，更复不息。又以东宫师傅之资，列辞尚书，志在封侯之赏，仪同之位。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之奏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一·李崇

（李）平高明强济，所在有声，但以性急为累。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奏理平定冀之勋，灵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赐缣二千五百匹。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四·列传第三十二·崔光

初，永平四年，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著作。惠蔚首尾五岁，无所厝怀。至是，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表（崔）光宜还史任，于是诏光还领著作。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张普惠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伟，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太和十九年，为主书，带制局监，颇为孝文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拓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澄为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张普惠

熙平中，吏部尚书李韶奏（张）普惠有文学，依才优之例，敕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议以不降阶为荣。时任城王（拓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张普惠

太后览表，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议其事。任城王（拓跋）澄、太傅清河王怿、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书崔亮并同有难，普惠并以理正之，无所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张普惠

及任城王（拓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于禫除，虽寒暑风雨，无不必至。初，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既深悼澄，览启从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五·贾思伯

（贾）思伯自奉朝请累迁中书侍郎，颇为孝文所知。任城王（拓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列传第三十八·辛雄

先是，御史中丞、东平王匡复欲與棺谏诤，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劾匡大不敬，诏恕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一·列传第三十九·赵郡王琛

河清三年，周师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将以宫人避之，劻叩马谏，乃止。帝亲御戎，六军进止，并令取劻节度，而使段孝先总焉。帝与宫人被绯甲，登故北城以望，军营甚整。突厥咎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

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乃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毡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死且尽，乃截稍杖之以归。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与贼战，自晋阳失道，为虏所屠，无遗类焉。斛律光自三堆还，帝以遭大寇，抱其头哭。任城王（高）潜进曰：“何至此！”乃止。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一·列传第三十九·神武诸子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娄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浟、武成皇帝、博陵文简王济。王氏生永安简平王浚。穆氏生平阳靖翼王淹。大尔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浹、华山王凝。韩氏生上党刚肃王涣。小尔朱氏生任城王（高）潜。游氏生高阳康穆王湜。郑氏生冯翊王润。马氏生汉阳敬怀王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一·列传第三十九·神武诸子

任城王（高）潜，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时，车驾还邺，尝令潜镇晋阳，总并省事。历司徒、太尉、并省录尚书。天统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一·列传第三十九·神武诸子

（高）潜与广宁王孝珩于冀州召募，得四万余人，拒周军。周齐王宪来伐，先遣送书，并赦诏，潜并沉诸井。战败，潜、孝珩俱被禽。宪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潜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归其妻子。将至邺城，潜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满面。至长安，寻与后主同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一·列传第三十九·神武诸子

汉阳敬怀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干明元年，赠太保、司空。无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为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齐宗室诸王下·文襄诸子

至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共为匡复计。周齐王宪来伐，兵弱不能敌。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穷矣！”齐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坠马，奴白泽以身扞之，孝珩犹伤数处，遂见虏。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齐宗室诸王下·文宣诸子

及后主奔邺，以绍义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此地齐之重镇，诸勇士多聚焉。前长史赵穆、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高潜）瀛州。事不果，迎绍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一·斛律羌举

孝卿少聪敏，机悟有风检。武平末，位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义宁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骑兵机密。时政由群竖，自赵彦深死后，朝贵典机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贪秽。后主至齐州，以孝卿为尚书令，又以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劝后主作承光诏，禅位任城王（高潜）。令孝卿赍诏策及传国玺往瀛州，孝卿便诣邺。仍从周武帝入关，授仪同大将军、宣纳上士。隋开皇中，位太府卿、户部尚书。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三·杜弼

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三，寄郡学受业。同郡甄琛为定州刺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应答如响，大叹异之，命其二子楷、宽与交。州牧任城王（拓跋）澄闻而召问，深相嗟赏，许以王佐之才。澄、琛还洛称之，丞相高阳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获优叙。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李德林

（李德林）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輿，反葬故里。时严寒，单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贫辘轳，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无复宦情。其后母病稍愈，逼令仕进。齐任城王（高）潜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李德林

（李）德林美容仪，善谈吐，器量沈深，时人未能测。齐任城王（高）潜、赵彦深、魏收、陆印大相钦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列传第六十八·外戚·高肇

（延昌）四年，宣武崩，赦，罢征军。明帝与肇及征南将军元遥等书，称讳言以告凶问。肇承变，非唯仰慕，亦忧身祸，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将至，宿灑润驿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视，直至阙下，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太尉高阳王先居西栢堂，专决庶事，与领军于忠，密欲除之。潜备壮士直寝邢豹、伊益生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讫，于百官前引入西廊，

清河王怳、任城王（拓跋）澄及诸王等皆窃言目之。肇入省，壮士搯而拉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为自尽。自余亲党，悉无追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列传第六十八·外戚·胡国珍

（胡）国珍少好学，雅尚清俭。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女以选入掖庭，生明帝，即灵太后也。孝明帝践祚，以国珍为光禄大夫。灵太后临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谘大务。诏屈公入决万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儒林上·鲍季详

鲍季详，勃海人也。甚明礼，兼通左氏春秋。少时，恒为李宝鼎都讲。后亦自有徒众，诸儒称之。仕齐，卒于太学博士。从弟长暄，兼通《礼》《传》。为任城王（高）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贵游子弟。齐亡，卒于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二·列传第七十·儒林下·熊安生

（熊）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齐任城王（高）湝鞭之，道晖徐呼安伟，安伟出，谓人曰：“我受鞭，不汉体。”复蹶屐而去。冀州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妇人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七·列传第七十五·酷吏·李洪之

(李洪之)以外戚为河内太守,进爵任城侯,威仪一同刺史。河内北连上党,南接武牢,地险人悍,数为劫害,长吏不能禁。洪之至郡,严设科防,募斩贼者,便加重赏,勤劝务本,盗贼止息。诛锄奸党,过为酷虐。后为怀州刺史,封汲郡公,征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领部落反叛,献文亲征,命洪之与侍中、东郡王陆定总统诸军。舆驾至并州,诏洪之为河西都将,讨山胡。皆保险距战,洪之筑垒于石楼南白鸡原以对之。时诸将悉欲进攻,洪之乃开以大信,听其复业,胡人遂降。献文嘉之,迁拜尚书、外都大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九十一·列传第七十九·列女

任城国太妃孟氏者,巨鹿人,尚书、任城王(拓跋)澄之母也。澄为扬州之日,率众出讨。于后贼帅姜庆真阴结逆党,袭陷罗城,长史韦纘仓卒失图,计无所出。孟乃勒兵登陴,激厉文武,喻之逆顺,于是咸有奋志,贼不能克,卒以全城。灵太后后敕有司树碑旌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九十二·列传第八十·恩幸·侯刚

(侯)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承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拓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云:“此近为我举食。”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后刚坐掠杀试射羽林,为御史中尉元匡所弹,处刚大辟。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之言于灵太后,令削封三百户,解尝食典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九十八·列传第八十六·蠕蠕

皇兴四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京兆王子推、东阳公元丕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拓跋)云等督军出东道,汝阴王赐、济南公罗乌拔督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督诸军为后继。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献文亲誓众,诏诸将曰:

“用兵在奇，不在众也。卿等但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多设奇兵以惑之，虏众奔溃，逐北三十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颂，刊石纪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序传

后孝文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并以（李）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序传

（李）遵弟柬，字休贤。郡辟功曹，以父忧去职，遂终身不食酒肉，因屏居乡里。司空、任城王（拓跋）澄嘉其操尚，以为参军事，累迁济州刺史。卒，赠殿中尚书、相州刺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序传

礼之弟行之，字义通，小字师子。简静，善守门业，多识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学自名。居丧尽礼，与兄弟深相友爱。仕齐，历位都水使者、齐郡太守，带青州长史。任城王敬憚之，州人号曰李御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

（李）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敢以死请。”孝文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等并殷勤泣谏，孝文乃喻群臣曰：

“今者兴动不小，勤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徙，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几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迁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本纪·卷三·本纪第三·太宗 下

（贞观八年）十二月辛丑，命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总大总管，各帅师分道以讨吐谷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本纪·卷三·本纪第三·太宗 下

（贞观九年）闰四月丁卯，日有蚀之。癸巳，大总管李靖、侯君集、李大亮、任城王（李）道宗破吐谷浑于牛心堆。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本纪·卷三·本纪第三·太宗 下

（贞观十一年）六月甲寅，尚书右仆射、虞国公温彦博薨。丁巳，幸明德宫。己未，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戊辰，定制勋臣为世封刺史。改封任城王（李）道宗为江夏郡王，赵郡王孝恭为河间郡王。己巳，改封许王元祥为江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六十·列传第十·宗 室·江夏王道宗

（武德）五年，授（李道宗）灵州总管。梁师都据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数万至于城下，道宗闭门拒守，伺隙而战，贼徒大败。高祖闻而嘉之，谓左仆射裴寂、中书令萧瑀曰：“道宗今能守边，以寡制众。昔魏任城王（曹）彰临戎却敌，道宗勇敢有同于彼。”遂封为任城王。初，突厥连于梁师都，

其郁射设入居五原旧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边人悦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六十五·列传第十五·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可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尚书左仆射、魏国公玄龄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故司空、蔡国公杜如晦可赠密州刺史，改封莱国公；特进、代国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卫国公；特进、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国公；兵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可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刑部尚书、任城郡王（李）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晋州刺史、赵郡王孝恭可观州刺史，改封河间郡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李靖

未几，吐谷浑寇边，太宗顾谓侍臣曰：“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靖乃见房玄龄曰：“靖虽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悦，即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总管征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六十八·列传第十八·尉迟敬德

武德三年，太宗讨武周于柏壁，武周令敬德与宋金刚来拒王师于介休。金刚战败，奔于突厥，敬德收其余众，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六十八·列传第

十八·尉迟敬德

（贞观）三年，出为襄州都督。八年，累迁同州刺史。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李）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怩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侯君集

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参议朝政。时将讨吐谷浑伏允，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以君集及任城王（李）道宗并为之副。九年三月，师次鄯州，君集言于靖曰：“大军已至，贼虏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潜遁必远，山障为阻，讨之实难。”靖然其计，乃简精锐，轻资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众于库山，破之。伏允轻兵入碛，以避官军。靖乃中分士马为两道并入，靖与薛万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历破逻真谷，踰汉哭山，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师，与李靖会于大非川，平吐谷浑而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七十七·列传第二十七·刘德威

（刘）审礼子易从，历位岐州司兵参军。审礼之没吐蕃，诏许易从入蕃省之。及审礼卒，易从号哭，昼夜不止，毁瘠过礼。吐蕃哀其志行，还其父尸柩，易从徒跣万里，扶护归彭城，为朝野之所嗟赏。后历彭州长史、任城男。永昌中，坐为徐敬贞所诬构遇害。易从在官仁恕，及将刑，人吏无远近奔走，竞解衣相率造功德，以为长史祈福，州人从之者十余万。其为人所爱如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吐谷浑

贞观九年，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州道行军总管，仍为靖副；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沫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以击之。诸将频与贼遇，连战破之，获其高昌王慕容孝隼。孝隼有雄略，伏允心膂之臣也。靖等进至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击大破之，遂历于河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本纪·卷一·本纪第一·高祖

（武德八年）八月壬申，并州行军总管张瑾及突厥战于太谷，败绩，郢州都督张德政死之，执行军长史温彦博。甲申，任城郡王（李）道宗及突厥战于灵州，败之。丁亥，突厥请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新唐书·本纪·卷二·本纪第二·太宗

（贞观三年）十一月庚申，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营州都督薛万淑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以伐突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本纪·卷二·本纪第二·太宗

（贞观八年）十二月辛丑，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以伐吐谷浑。



孔忠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
和清史稿·新唐书·志·卷
十五·礼乐志第五

（开元二十七年诏赠）公孙
龙黄伯，冉季产东平伯，秦子
南少梁伯，漆雕敛武城伯，颜
子骄琅邪伯，漆雕徒父须句伯，
壤驷赤北征伯，商泽睢阳伯，
石作蜀郫邑伯，任不齐任城伯，
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东牟伯，
后处营丘伯，秦开彭衙伯，奚
容藏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
颜襄临沂伯，鄆单铜鞮伯，句
井强淇阳伯，罕父黑乘丘伯，
秦商上洛伯，申党召陵伯，公
祖子之期思伯，荣子旗雩娄伯，

县成巨野伯，左人郢临淄伯，燕伋渔阳伯，郑子徒荥阳伯，秦非汧阳伯，施
常乘氏伯，颜唵朱虚伯，步叔乘淳于伯，颜之仆东武伯，原亢籍莱芜伯，乐
欬昌平伯，廉絜莒父伯，颜何开阳伯，叔仲会瑕丘伯，狄黑临济伯，邾巽平
陆伯，孔忠汶阳伯，公西与如重丘伯，公西藏祝阿伯。于是二京之祭，牲太牢、
乐宫悬、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七十八·列传第三·宗
室

（李道宗）出为灵州总管。时梁师都弟洛仁连突厥兵数万傅于垒，（李）

道宗闭城守，伺隙出战，破之。高祖谓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却敌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八十九·列传第十四·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阳人。隋大业末，从军高阳，积功为朝散大夫。刘武周乱，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侵，得晋、浍等州，袭破永安王孝基，执独孤怀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战柏壁，金刚败奔突厥，敬德合余众守介休，王遣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谕之，乃与寻相举地降，引为右一府统军，从击王世充。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九十三·列传第十八·李靖

顷之，吐谷浑寇边。帝谓侍臣曰：“（李）靖能复起为帅乎？”靖往见房玄龄，曰：“吾虽老，尚堪一行。”帝喜，以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五总管兵皆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二百一十五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突厥

又明年，属部薛延陀自称可汗，以使来。诏兵部尚书李靖击虜马邑，颉利走，九俟斤以众降，拔野古仆骨同罗诸部、霁奚渠长皆来朝。于是诏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灵州大都督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营州都督薛万淑出畅武道，凡六总管，师十余万，皆授靖节度以讨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

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

是时，伏允耄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帝遣使晓敕，十返，无悛言。贞观九年，诏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积石道，任城王（李）道宗鄯善道，李道彦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盐泽道，并为行军总管，率突厥、契苾兵击之。党项内属羌及洮州羌，皆杀刺史归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库山，俘斩四百。伏允谋入碛疲唐兵，烧野草，故靖马多饥。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马羸粮乏，难远入，不如按军鄯州，须马壮更图之。”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浑兵辄傅城，彼国方完，逆众用命也。今虏大败，斥候无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虽远，可鼓而至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志·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礼八

咸淳三年，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复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其序：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郛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东庑，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汝阳侯南宫适、莱芜侯曾点、须昌侯商瞿，平舆侯漆雕开、睢阳侯司马耕、平阴侯有若、东阿侯巫马施、阳谷侯颜辛、上蔡侯曹恤、枝江侯公孙龙，冯翊侯秦祖、雷泽侯颜高、上邽侯壤驷赤、成邑侯石作蜀、钜平侯公夏首、胶东侯后处、济阳侯奚容点、富阳侯颜祖、濠阳侯句井疆、鄆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兹、武城侯县成，沂源侯燕伋、宛句侯颜之璞、建成侯乐欬、堂邑侯颜何、林虑侯狄墨、郛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点、临濮侯施之常、华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枨、济阴侯颜唵、泗水侯孔鲤、兰陵伯荀况、睢陵伯谷梁赤、莱芜伯高堂生、乐寿伯毛萇、彭城伯刘向、中牟伯郑众、缙

氏伯杜子春、良乡伯卢植、滎阳伯服虔、司空王肃、司徒杜预、昌黎伯韩愈、河南伯程颢、新安伯邵雍、温国公司马光、华阳伯张栻，凡五十二人，并西向；西庇，单父侯宓不齐、高密侯公冶长、北海侯公皙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濮阳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鄒单、祁乡侯罕父黑、淄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旂、南华侯左人郢、胸山侯郑国、乐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洁、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邽巽、临朐侯公西舆如、内黄侯蘧瑗、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阳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临淄伯会羊高、乘氏伯伏胜、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成都伯杨雄、岐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玄、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

新野伯范宁、汝阳伯周敦颐、伊阳伯程颐、眉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并东向。



左丘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本纪·卷十四·本纪第十四·世祖十一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丙午，镇南王次界河，交趾发兵拒守，前锋皆击破之。己酉，诏议弭盗。桑哥、玉速帖木儿言：“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贵州县之吏，其不能者黜之。”叶李

言：“臣在漳州十年，详知其事。大抵军官嗜利与贼通者，尤难弭息。宜令各处镇守军官，例以三年转徙，庶革斯弊。”帝皆从其议，诏行之。封驸马帖木儿济宁郡王。壬子，以江西行省平章忽都帖木儿督捕广东等处盗贼。甲寅，命京畿、济宁两漕运司分掌漕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本纪·卷十八·本纪第十八·成宗一

（元贞元年春正月）乙亥，追封皇国舅按只那演为济宁王，谥忠武，封皇姑囊家真公主为鲁国大长公主，驸马蛮子台为济宁王，仍赐金印。诏飭诸道盐运司。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本纪·卷十八·本纪第十八·成宗一

（元贞元年二月）丁亥，云南行省平章也先不花言：“敢麻鲁有两夷未附，金齿亦叛服不常，乞调兵六千镇抚金齿，置驿入缅。”从之。复以拱卫司为正三品。以济宁王蛮子台所部弘吉烈人贫乏，赐钞一十八万锭。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一·后妃一

世祖昭睿顺圣皇后，名察必，弘吉刺氏，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也。生裕宗。中统初，立为皇后。至元十年三月，授册宝，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

特薛禅，姓孛思忽儿，弘吉刺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从太祖起兵有

功，赐名薛禅，故兼称曰特薛禅。女曰孛儿台，太祖光献翼圣皇后。子曰按陈，从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战，平西夏，断潼关道，取回纥寻斯干城，皆与有功。岁丁亥，赐号国舅按陈那颜。壬辰，赐银印，封河西王，以统其国族。丁酉，赐钱二十万缗，有旨：“弘吉刺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又赐所俘获军民五千二百，仍授万户以领之。按陈薨，葬官人山。元贞元年二月，追封济宁王，谥忠武；妻哈真，追封济宁王妃。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

（特薛禅）弟曰帖木儿，至元十八年袭万户。二十四年，乃颜叛，从帝亲征，以功封济宁郡王，赐白伞盖以宠之。二十五年，诸王哈丹秃鲁干叛，与诸王及统兵官玉速帖木儿等率兵讨之，由龟刺河与哈丹等遇，转战至恼木连河，歼其众。帝赐名按（察）〔答〕儿秃那颜，以旌其功。薨，葬末怀秃。

子二人：长曰瑯阿不刺，次曰桑哥不刺，皆幼。至元二十七年，以其弟蛮子台袭万户。亦尚囊加真公主。成宗即位，封皇姑鲁国大长公主，以金印封蛮子台为济宁王。奉旨率本部兵讨叛王海都、笃哇，既与之遇，方约战，行伍未定，单骑突入阵中，往复数四，敌兵大扰，一战遂大捷。时武宗在藩邸，统大军以镇朔方，有旨令蛮子台总领蒙古军民官，辅武〔宗〕守莽来，以遏北方。囊加真公主薨，继尚裕宗女喃哥不刺公主。蛮子台薨，年五十有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

至至元七年，斡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请于朝曰：“本藩所受农土，在上都东北三百里答儿海子，实本藩驻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从之。遂名其城为应昌府。二十二年，改为应昌路。元贞元年，济宁王蛮子台亦尚

囊加真公主，复与公主请于帝，以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创建城邑，复从之。大德元年，名其城为全宁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四十四·列传第三十一·答里麻

至治元年，帖木迭儿复相，以复讎为事，答里麻辞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访副使。开州达鲁花赤石不花歹颇著政绩，同僚忌之，嗾民诬其与民妻俞氏饮。答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妪，石不花歹实不与饮酒，于是抵诬告者罪，石不花歹复还职。行（堂）〔唐〕县民斫桑道侧，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财，事觉，并逮斧主与盗同下狱。答里麻原其未尝知情即纵之。深州民媪怒殴儿妇死，妇方抱其子，子亦误触死。媪年七十，同僚议免刑，答里麻不可，曰：“国制，罪人七十免刑，为其血气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杀二人，何谓衰老。”卒死狱中。至治元年，除济宁路总管，兴学劝农，百废具修，府无停事。济阳县有牧童持铁连结击野雀，误杀同牧者，系狱数岁。答里麻曰：“小儿误杀同牧者，实无杀人意，难以定罪。”罚铜遣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一·杨桓

杨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读《论语》至宰予昼寝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弱冠，为郡诸生，一时名公咸称誉之。中统四年，补济州教授，后由济宁路教授召为太史院校书郎，奉敕撰《仪表铭》、《历日序》，文辞典雅，赐楮币千五百缗，辞不受。迁秘书监丞。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六十七·列传第五十四·吕盛

（吕盛）子三人：杲、果、楨，皆显仕。孙鲁，济宁路总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五十七·胡祗适

宋平，（胡祗适）为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诉其田主谋为不轨者，祗适察其冤，坐告者。（至元）十九年，为济宁路总管，上八事于枢府言军政：曰役重，曰逃户，曰贫难，曰正身入役，曰伪署文牒，曰官吏保结，曰有名无实，曰合并偏颇。枢府是之，以其言着为定法。济宁移治巨野县，自国初经兵戈，其废已久，民居未集，风俗朴野。祗适选郡子弟，择师教之，亲为讲论，期变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称。升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厉士风。民有父子兄弟相讼者，必恳切谕以天伦之重，不获已，则绳以法。召拜翰林学士，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几，以疾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六十一·夹谷之奇

夹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后讹为夹谷，由马纪领撒曷水徙家于滕州。之奇少孤，舅杜氏携之至东平，因受业于康晔。授济宁教授，辟中书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时行省官与中书权臣有隙，特遣使核其财用，而之奇职文书，亦被按问。张弘范率其属诣使者言：“夹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渔，弘范当与连坐。”会御史台立，〔擢〕之奇金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金江北淮东。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一·崔敬

（至正）十五年，（崔敬）复为枢密院判官，寻拜参知政事，行省河南，复为兵部尚书，兼济宁军民屯田使，朝廷给以钞十万锭，散于有司，招致居民、

军士，立营屯种，岁收得百万斛，以给边防，居岁余，其法井井。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八·列传第七十五·董转霄

至正十一年，（董转霄）除济宁路总管，奉旨从江浙平章教化征进安丰，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贼大破之。时朱皋、固始贼复猖獗，军少不足以分讨。有大山民寨及芍陂屯田军，转霄皆奖劳而约束之，遂得障蔽朱皋。我军屯朱家寺，贼至，追杀之。乃遣进士程明仲往谕贼中，招来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虚实。夜缚浮桥于淝水，既渡，贼始觉。贼众数万据碛南，我军渡者，辄为其所败。转霄乃麾骑士，别渡浅滩袭贼后。贼回东南向，与骑士迎敌，转霄忽跃马渡碛，扬言于众曰：“贼已败。”诸军皆渡，一鼓而击之。贼大败，亟追杀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复安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一·忠义二

孙抃字自谦，曹州人。至正二年进士，授济宁路录事。张士诚据高邮叛，或谓其有降意，朝廷择乌马儿为使，招谕士诚，而用抃为辅行。抃家居，不知也。中书借抃集贤待制，给驿，就其家起之。抃强行抵高邮，士诚不迓诏使。抃等既入城，反覆开谕，士诚等皆竦然以听。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馈食，或间日一馈食，欲以降抃，抃唯诟斥而已。乃令其党捶抃，肆其陵辱，抃不卹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

（洪武）四年春正月丙戌，李善长罢，汪广洋为右丞相。丁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副之，率舟师由瞿塘，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虜前将军，济宁侯顾时副之，率步骑由秦、陇伐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十九·顾时

洪武元年拜（顾时）大都督府副使兼同知率府事。从大将军定河南北，浚牐以通舟师，自临清至通州。下元都，与诸将分逻古北诸隘口。从大军取平阳，克崞州，获逃将王信等四十六人。取兰州，围庆阳。张良臣耀兵城下，击败之，获其劲将九人。良臣乃不敢复出。庆阳平。徐达还京，令时将骑兵略静宁州，走贺宗哲。西边悉平。三年进大都督同知，封济宁侯，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四十四·列传第三十二·平安

平安，滁人，小字保儿。父定，从太祖起兵，官济宁卫指挥僉事。从常遇春下元都，战没。安初为太祖养子，骁勇善战，力举数百斤。袭父职，迁密云指挥使，进右军都督僉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陈亨

房宽，陈州人。洪武中，以济宁左卫指挥从徐达练兵北平，遂为北平都指挥同知，移守大宁。宽在边久，凡山川阨塞，殊域情伪，莫不毕知，然不能抚士卒。燕兵奄至，城中缚宽以降。成祖释之，俾领其众。战白沟河，将右军，失利。从克广昌、彰德，进都督僉事。以旧臣，略其过，封思恩侯，禄八百石，世指挥使。永乐七年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三·赵辅

赵辅，字良佐，凤阳人。袭职为济宁卫指挥使。景帝嗣位，尚书王直等以将才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充左参将，守怀来。天顺初，征入右府泄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二十三·列传第一百十一·盛应期

盛应期，字思征，吴江人。弘治六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出辖济宁诸牐。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应期，投盐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及主事范璋下诏狱。璋笕卫河，亦忤中贵者也。狱具，谪云南驿丞。稍迁禄丰知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五十一·列传第一百三十九·方岳贡

方岳贡本吏材。及为相，务勾检簿书，请覈赦前旧赋，意主搜括，声名甚损。（崇祯）十七年二月命以户、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田、练兵诸务，驻济宁。已而不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冯元颺（兄元颺）

（崇祯）十一年，济南被兵，（冯元颺）摄济宁兵备事。十四年迁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明年叙军功，廕一子锦衣卫。时元颺已掌中枢。帝顾其兄弟厚，尝赐宫参疗元颺疾。而元颺以衰老乞休。诏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颺乃由海道脱归。是秋九月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循吏

方克勤，字去矜，宁海人。元末，台州盗起，吴江同知金刚奴奉行省命募水兵御之。克勤献策弗纳，逃之山中。洪武二年辟县训导，母老辞归。四年征至京师，吏部试第二，特授济宁知府。时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请之中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永嘉侯朱亮祖尝率舟师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祷于天。忽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绩，赐宴，遣还郡。寻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江浦，复以空印事连，逮死。

兖州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钟离意传

（钟离意）后除瑕丘令。〔瑕丘，今兖州县也。〕吏有檀建者，盗窃县内，意屏人问状，建叩头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长休。建父闻之，为建设酒，谓曰：“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子罪，命也。”遂令建进药而死。（建武）二十五年，迁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县西北。〕县人防广为父报讎，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言罪归于我，不累于丞掾。〕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李善传

李善字次孙，南阳涑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湏，〔湏，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备尝艰勤。续虽在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后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脩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脩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九·列传第十·周山图

周山图字季寂，义兴义乡人也。少贫微，佣书自业。有气干，为吴郡晋陵防郡队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图豫勋，赐爵关中侯。兖州刺史沈僧荣镇瑕丘，

与山图有旧，以为己建武府参军。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僧荣遣山图领二百人诣沈庆之受节度，事平论勋，为中书舍人戴明宝所抑。泰始初，为殿中将军。四方反叛，仆射王彧举山图将领，呼与语，甚悦，使领百舸为前驱。（举）〔与〕军主佼长生等攻破贼湖白、赭圻二城。除员外郎，加振武将军。豫平浓湖，追贼至西阳还，明帝赏之，赐苑西宅一区。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梁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三·羊侃（子鸱）

中大通四年，诏为使持节、都督瑕丘诸军事、安北将军、兖州刺史，随太尉元法僧北讨。法僧先启云：“与侃有旧，愿得同行。”高祖乃召侃问方略，侃具陈进取之计。高祖因曰：“知卿愿与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还朝，常思効命，然实未曾愿与法僧同行。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轻汉。”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须卿行。”乃诏以为大军司马。高祖谓侃曰：“军司马废来已久，此段为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树又于谯城丧师。军罢，入为侍中。五年，封高昌县侯，邑千户。六年，出为云麾将军、晋安太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莫敢犯者。顷之，征太子左卫率。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学·祖冲之

为要勇士耿光等百余人袭杀（侯）景兖州刺史董绍先，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结东魏为援。驰檄远近，将讨景。景大惧，即日率侯子鉴等攻之。城陷，（祖）皓见执，被缚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埋而射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列传第十八·丘堆

（丘堆）子麟，袭爵。历位驾部令。出为瑕丘镇将、假平南将军、东海公。迁东兖州刺史，卒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列传第三十八·尉元

会泗水暴竭，贼军不得前进，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贼军，攸之、懣公等轻骑遁走。元书与刘彧徐州刺史王玄载，示其祸福。玄载狼狈夜走，宿豫、淮阳皆弃城而遁。于是遣南中郎将、中书侍郎高闾领骑一千，与张说对为东徐州刺史；中书侍郎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三·游明根

高宗践阼，（游明根）迁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高宗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使于刘骏，直使明僧暲相对。前后三返，骏称其长者，迎送之礼，有加常使。显祖初，以本将军出为东青州刺史，加员外常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寻就拜东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民乐附。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九·酷吏·宋游道

（宋）游道刚直，疾恶如讐，见人犯罪，皆欲致之极法。弹纠见事，又好察阴私。问狱察情，捶挞严酷。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贞预建义勋，意将含忍。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密启云：“子贞、元康交游，恐其别有请嘱。”文襄怒，于尚书都堂集百僚，扑杀子贞。又兖州

人为游道生立祠堂，像题曰“忠清君”。游道别劾吉宁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五·列传第十三·慕容白曜

先是，淮阳公皮豹子再征垣苗不克，（慕容）白曜旬内频拔四城，威震齐土。献文下诏褒美之。升城不降，白曜纵兵陵城，杀数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抚其人，百姓怀之。获崇吉母妻，待之以礼。宋遣将吴喜公欲寇彭城，镇南大将军尉元请济师，献文诏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会崇吉与从弟法寿盗宋盘阳城以赎母妻。白曜遣将军长孙观等率骑入自马耳关赴之。观至盘阳，诸县悉降。白曜自瑕丘进攻历城。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三·房谟

未几，（房谟）出为兖州刺史。谟选用廉清，广在恩信，僚属守令，有犯必知，虽号细密，百姓安之。转徐州刺史。始谟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为刺史，合境欣悦。谟为政如在瑕丘。先是，当州兵皆僚佐驱使，饥寒死病，动至千数。谟至，皆加检勒，不令烦扰，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亲自检视。又使佣赁，令作衣服，终岁还家，无不温饱，全济甚多。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三·节义·陈孝意

（陈）孝意，河东人。大业初，为鲁郡司法书佐，郡内号为廉平。太守苏威尝欲杀一囚，孝意固谏，不许。孝意因解衣请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谢而遣之。渐加礼敬。及威为纳言，奏孝意为侍御史。后以父忧去职，居丧过礼，

有白鹿驯扰其庐，时人以为孝感。寻起授雁门郡丞。在郡菜食斋居，朝夕哀临，每一发声，未尝不绝倒。柴毁骨立，见者哀之。时长吏多赃污，孝意清节弥厉。发奸摘伏，动若有神，吏人称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七十二·列传第二十二·李百药

大业五年，授（李百药）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会稽。寻授建安郡丞，行达乌程，属江都难作，复为沈法兴所得，署为掾。会沈法兴为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及杜伏威攻灭子通，又以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或有潜之者，伏威囚之，百药著《省躬赋》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无罪，乃令复职。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列传·卷二百九·列传第一百三十四·酷吏

王旭者，贞观时侍中珪孙也。神龙初，为兖州兵曹参军。时张易之诛，而兄昌仪先贬乾封尉，旭辄斩其首送东都，迁并州录事参军。长史周仁轨者，韦后党也，玄宗平内难，有诏诛之，旭不待覆，斩首赍还京师，迁累左台侍御史。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梁书·卷九·梁书第九·末帝纪中

（贞明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兖州安抚制置使、特进、检校太傅、大彭郡开国公刘鄩为兖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赏平兖之功也。辛卯，王瓚帅师至戚城，遇晋军，交绥而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九十四·列传第五十三·杨安国

(杨)安国《五经》及第，为枝江县尉，后迁大理寺丞。(其父杨)光辅教授兖州，请监兖州酒税，徙监益州粮料院，入为国子监直讲。景祐初，置崇政殿说书，安国以国子博士预选。久之，进天章阁待讲、直龙图阁，遂为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皆兼侍讲。进翰林侍讲学士，历判尚书刑部、太常寺，纠察在京刑狱，累迁给事中。年七十余，卒，赠尚书礼部侍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九十八·列传第五十七·燕肃(孙瑛)

(孙)瑛字仁叔，以荫为瑕丘尉。县人习为盗，瑛榜谕曰：“今平民或呼以盗，必怒见词色，顾乃舍耕稼本业，为人所不肯为者。及陷于罪，则终身不齿于乡间，尉不忍以是待汝。”盗感悟，为稍弭。累迁太府丞、开封少尹。历广东转运判官，进副使，加直秘阁。时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满考课，乞以兴崇教法、拯葺道宫为善最。”从之。连进直龙图阁。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三百四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郑雍

郑雍字公肃，襄邑人。进士甲科，调兖州推官。韩琦上其文，召试秘阁校理、知太常礼院。英宗之丧，论宗室不当嫁娶，与时相忤，通判峡州，知池州，复还太常礼院，历开封府判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五十四·成德

成德，字符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怀柔。崇祯四年进士。除滋阳知县。性刚介，清操绝俗，疾恶若讐。文震孟入都，德郊迎，执弟子礼，语刺温体仁，体仁闻而恨之。兖州知府增饷额，德固争，又尝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谗于御史禹好善。好善，体仁客也，诬德贪虐，逮入京。滋阳民诣阙讼

冤。震孟在阁，亦为之称枉。德道中具疏极论体仁罪，而震孟已被体仁挤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张伺体仁长安街，绕舆大骂，拾瓦砾掷之，体仁恚，疏闻于朝。诏五城御史驱逐，移德镇抚狱掠治，杖六十午门外，戍边，坐赃六千有奇。而给体仁校尉五十人护出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七十九·忠义三

邓藩锡，字晋伯，金坛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南京兵部主事。十五年迁兖州知府，甫抵任，已闻大清兵入塞，亟缮守具。未几，四万骑薄城下，藩锡走告鲁王曰：“郡有吏，国有王，犹同舟也。列城失守，皆由贵家惜金钱，而令嫠人、饿夫列阵捍御。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财贿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诚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不然，大事一去，悔无及矣。”王不能从。藩锡与监军参议王维新，同知谭丝、曾文蔚，通判阎鼎，推官李昌期，滋阳知县郝芳声，副将丁文明，长史俞起蛟及里居给事中范淑泰等分门死守。至十二月八日，力不支，城破，维新犹力战，被二十一创乃死。藩锡受缚不降，被杀，其妾携稚子投井死。鲁王以派亦被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七十九·忠义三

有樊吉人者，元城人。由进士知滋阳，累擢山东兵备佥事。未行遇变，自刎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八十·忠义四

王国训，字振之，解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金乡、寿张、滋阳、武清。坐大计，久之，补调扶风。国训性刚严，耻干进，故官久不迁。崇祯八

年秋，贼来犯，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陈绍南、教谕张弘纲、训导陈濡婴城固守。阅两月，外援不至，城陷，骂贼死。建忠等亦不屈死。赠国训光禄少卿，建忠等皆赠卹。



曲阜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

徙济北王（刘）志为菑川王，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正义】鲁今兖州曲阜县。〕汝南王非为江都王。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鲁王好猎，〔【正义】鲁共王，景帝子，都兖州曲阜县故鲁城中。〕相（田叔）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

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师古曰：“《尚书·禹贡》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言赏治水功成也。《礼记·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师古曰：“言天降贤材以助王者，王者当申达其用，而不敢自专。”〕揆公德行，为天下纪；〔师古曰：“揆，度也。纪，理也。”〕观公功勋，为万世基。基成而赏不配，纪立而褒不副，〔师古曰：“配，对也。”〕诚非所以厚国家，顺天心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

三十·郡国志第二十·郡国二

〔《左传》曰伯禽封少昊之墟。僖二十九年介葛卢舍于昌衍，杜预曰县东南有昌平城。《皇览》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传言鲁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有大庭氏库。〔杜预曰：“大庭氏，古国名，在城内，鲁于其处作库。”〕有铁。有阙里，孔子所居。〔《汉晋春秋》曰：“钟离意相鲁，见仲尼庙颓毁，会诸生于庙中，慨然叹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况见圣人庙乎！’遂躬留治之。周观舆服之在焉，自仲尼以来，莫之开也。意发视之，得古文策书，曰‘乱吾书，董仲舒。治吾堂，钟离意。璧有七，张伯盗一。’意寻案未了。而卒张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惧，探璧怀中。鲁咸以为神。”意别传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车乘，皆朽败，意自棗俸雇漆胶之直，请鲁民治之，及护几席剑履。后得瓮中素书，曰‘护吾履，钟离意’。”又《礼记》夔相之圃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庙。而仲尼墓在鲁城门北便之外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盖一顷，墓坟南北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墓前有瓴甃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茔中异木以百数，鲁人莫能识也。《皇览》曰：“孔子本无祠堂，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鱼冢在孔子冢东，与孔子冢并，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孔颖达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人也。祖硕，后魏南台丞。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

孔 仲 达 像



孔颖达

是获免。补太学助教。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唐书·卷四十三·唐书第十九·明宗纪九

（长兴三年）五月……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本纪·卷四·本纪第四·太宗一

（太平兴国三年）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使来贺乾明节。高丽国王遣使来贡。庚申，幸武功郡王德昭邸，遂幸齐王邸，赐齐王银万两、绢万匹，德昭、德芳有差。辛酉，复兖州曲阜县袭封文宣公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本纪·卷六·本纪第六·真宗一
（至道三年）九月丁丑，二星陨西南。戊寅，以孔子四十五世孙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本纪·卷十二·本纪第十二·仁宗四

（皇祐三年）秋七月癸丑，诏：“少卿、监以下，年七十不任厘务者，御史台、审官院以闻。尝任馆阁、台谏及提刑者，中书裁处。待制以上能自引年，

则优加恩礼。”丙辰，以孔氏子孙复知仙源县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志·卷一百一十九·志第七十二·礼二十二

仁宗景祐二年，诏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北海尉宗愿为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皇祐三年七月，诏曰：“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使奉承庙祀。近岁废而不行，非所以尊先圣也。宜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事。”

至和初，太常博士祖无择言：“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遂诏有司定封宗愿衍圣公，令世袭焉。

治平初，用京东提点王纲言，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县，其袭封人如无亲属在乡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去家庙。



孔道辅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五十六

孔道辅字原鲁，初名延鲁，孔子四十五代孙也。父勛，进士及第，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广州。会真宗东封，躬诣孔子祠。帝问宰相：“孔氏今孰为名者？”或言勛有治行，即召对，以为太常博士、知曲阜县。初，勛在广州，以清洁闻，及被召，蕃酋争持宝货以献，皆慰遣之。后为御史台推直官，累迁秘书监、分司南京，

管勾祖庙，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后道辅卒，年八十九。

道辅幼端重，举进士第，为宁州军事推官，数与州将争事。有蛇出天庆观真武殿中，一郡以为神，州将帅官属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辅径前以笏击蛇，碎其首，观者初惊，后莫不叹服。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纵者，道辅一绳以法。上言庙制庳陋，请加修崇，诏可。再迁太常博士。章献太后临朝，召为左正言。受命日，论奏枢密使曹利用、尚御药罗崇勋窃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对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几，为直史馆、判三司理欠凭由司。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五十六·孔道辅（子宗翰）

（孔）宗翰字周翰。登进士第，知仙源县，而为治有条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翫法。王珪、司马光皆上章论荐，由通判陵州为夔峡转运判官，提点京东刑狱、知虔州。城滨章、贡两江，岁为水啮。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之，由是屹然，诏书褒美。历陕、扬、洪、兖州，皆以治闻。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书以千数，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独称奖其二，乃宗翰与王巩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三百一·列传第六十·张择行

（张择行）与唐介、包拯共论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不当，语甚切。又论河北兵多、财不足，愿分兵就食内地，不报。迁侍御史知杂事，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累迁吏部员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陈执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择行以为主命妾笞婢，于律不当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风不能语。除户部郎中、集贤殿修撰，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踰年而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四百三十一·列传第

一百九十·儒林一·孔宜

(孔)光嗣生仁玉，九岁通《春秋》，姿貌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以为曲阜主簿，三年，迁龚丘令，袭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广顺二年，平慕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庙及墓，召仁玉，赐五品服，复以为本县令。

仁玉四子，长曰宜，举进士不第，乾德中诣阙上书，述其家世，诏以为曲阜主簿，历黄州军事推官，迁司农寺丞，掌星子镇市征。宜上言：“星子当江湖之会，商贾所集，请建为军。”诏以为县，就命宜知县事，后以为南康军。

宜代还，献文赋数十篇，太宗览而嘉之，召见，问以孔子世嗣，因下诏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传祚袭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孙、司农寺丞宜服勤素业，砥砺廉隅，亟历官联，洽闻政绩，圣人之后，世德不衰，俾登朝伦，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复其家。”未几，通判密州。太平兴国八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宜贡方物为谢，诏褒之，迁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师北征，受诏督军粮，涉拒马河溺死，年四十六。

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赐学究出身，为曲阜主簿，历闽、长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阙，以为曲阜令，袭封文宣公，赐白金束帛及太宗御书印《九经》。咸平三年，诏本道转运使、本州长吏待以宾礼，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宪，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及第，至工部员外郎，知浚仪县。次曰冕，应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进士及第。

延世子圣祐，景德初始九岁，特赐同学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特听圣祐衣绿陪位，缀京官班后。及还至兖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谒孔子庙，行酌献之礼，孔氏宗属并令陪位。又幸孔林，观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从臣观古碑。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纥齐国公，母颜氏鲁国太夫人。擢圣祐为太常寺奉礼郎，又录其近属进士谓同《三传》出身，习进士延祐、习学究延渥延鲁延龄并同学究出身，共赐银二百两、绢三百疋，以充奉祠庙。时勗为殿中丞、通判广州，王钦若言其有声于乡曲，召赴阙，

改太常博士，赐緋，令知曲阜县，专主祠庙。二年三月，又遣使赐太宗御书及《九经》书疏、《三史》藏于庙，令本州选儒生讲说。圣祐后改大理评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后改名佑，迁太子中舍，卒年三十。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金史（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七·本纪第七·世宗中

（大定二十年）十二月……癸卯，特授袭封衍圣公孔总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金史（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十·本纪第十·章宗二

（承安二年）二月丁巳，勅自今职官犯赃，每削一官殿一年。是日，太白昼见，经天。是月，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金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五·列传第四十三·孔璠

（孔）总字元会。大定二十年，召总至京师，欲与之官。尚书省奏：“总主先圣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阙。”上曰：“然。”乃授曲阜县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袭封，加文林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本纪·卷九·本纪第九·世祖六

（至元十三年）六月甲子朔，敕新附三卫兵之老弱者，放还其家。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



孔府藏明代官服

（洪武元年）八月……己卯，赦殊死以下。将士从征者恤其家，逋逃许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杀。输赋道远者，官为转运，灾荒以实闻。免镇江租税。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志·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职官二·衍圣公

衍圣公，孔氏世袭，〔正二品。袍带、诰命、朝班一品。洪武元年授孔子五十六代孙希学袭封。〕其属，掌书、典籍、司乐、知印、奏差、书写各一人，〔皆以流官充之。〕曲阜知县，孔氏世职。〔洪武元年授孔子裔孙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孔氏二人，〔正德元年授孔子五十九世孙彦绳主衢州庙祀。宋孔端友从高宗南渡，家于衢州，此孔氏南宗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二·儒林三·孔希学

（洪武元年）十一月命希学袭封衍圣公。置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曰奏差，曰书写，各一人。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徭役。又命其族人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而进衍圣公秩二品，阶资善大夫。赐之诰曰：“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其位，会前圣之道而通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二·儒林三

孔彦绳，字朝武，衢州西安人，先圣五十九代孙也。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以奉祭祀。五传至洙。元至元间，命归曲阜袭封。洙让爵曲阜之弟治。

泗水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本纪·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

（崇宁元年）二月。……庚戌，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志·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礼八

崇宁初，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诏：“古者，学必祭先师，况都城近郊，大辟黉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数千，宜建文宣王庙，以便荐献。”又诏：“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庙，位于邹国公之次。”国子监丞赵子栎言：“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其庙像，内出王者衮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汉制，非是。”诏孔子仍旧，七十二子易



泗水侯孔鲤墓

以周之冕服。又诏辟靡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帝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献礼，遣官分奠兗国公而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金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四·列传第四十二·高霖

高霖字子约，东平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符离主簿。察廉，迁泗水令，再调安国军节度判官。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恒数百人。服除，为绛阳军节度判官。用荐举，召为国史院编修官。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

弘吉刺之分邑，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有济宁路及济、兗、单三州，巨野、郟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一十六县。此丙申岁之所赐也。至元六年，陞古济州为济宁府，十八年始陞为路，而济、兗、单三州隶焉。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七十四·列传第一百六十二·史可法

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崇禎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陞辞，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议分江北为四镇。东平伯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总兵官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可法启行，即遣使访大行帝后梓宫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凤、泗二陵。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二·儒林三

仲于陞，先贤仲子六十二代孙也。万历十五年诏以仲子五十九代孙吕为奉祀。吕子铨。铨子则显。则显子于陞。崇祯十六年以衍圣公孔荫植言，诏授于陞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赐泗水县、济宁州田六十余顷，庙户三十一，以奉其祭祀焉。



邹城市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本纪·卷十一·本纪第十一·代宗

（宝应元年五月）丙戌，嗣鲁王宇改封邹王，奉节郡王适进封鲁王，李光弼进封临淮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六十四·列传第十四·鲁王灵夔

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也。……贞观五年封魏王，……十四年改封鲁王，授兖州都督，……次子藹，封范阳王，……神龙初，封藹子道坚为嗣鲁王。……卒。子宇嗣，（开元）二十九年，封嗣鲁王。至德元年，从幸巴蜀，为右金吾将军。宝应元年，皇太子封为鲁王，改宇嗣邹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志·卷一百七十四·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患天下积欠名目烦多，法令不一，王岩叟为开封，请随等第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议其不便，遂令十分为率，岁随夏秋料带纳一分，是为五年十料之法。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循吏

是时，县令多久任。蠡县吴祥，永乐时知嵩县，至宣德中，阅三十二年卒于任。临汾李信，永乐时由国子生授遵化知县，至宣德中，阅二十七年始擢无为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归。涓县房壘，宣德间为邹县知县，至正统中，阅二十余年卒于任，吏民皆爱戴之。

微山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启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周公既承成王之命诛武庚，……乃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阳。”〕（微子墓在微山岛。）



微山岛微子墓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

建成康侯（吕）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集解】徐广曰：吕禄“释之少子。”【正义】胡陵，县名，属山阳，章帝改曰胡陆。〕



微山岛张良墓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正义】《括地志》云：“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表·卷十五上·王子侯表第三上
号谥姓名：广戚节侯将。属：鲁共王子。始封位次：元朔元年十月丁酉封，薨。子：侯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表·卷十五下·王子侯表第三下
号谥姓名：广戚炀〔阳〕侯勋。属：楚孝王子。始封：河平三年二月乙亥封。子：侯显嗣。孙：子婴，居摄元年为孺子，王莽篡位，为定安公，莽败，死。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表·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第四

号谥姓名：棘阳严侯杜得臣。侯状户数：以卒从起湖陵，入汉，以郎将迎左丞相军击项籍，侯，二千户。始封：七月丙申封，二十六年薨。次位：八十一。子：孝文六年，侯但嗣，四十三年薨。孙：元光四年，怀侯武嗣，七年，元朔五年薨，亡后。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表·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号谥姓名：杨乡侯朱博。侯状户数：以丞相侯，二千五十户，上书以故事不过千户，还千五十户。始封：建平二年四月乙亥封，八月，坐诬罔，自杀。（封地）湖陵。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

楚孝王（刘）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时被疾，天子闵之，下诏曰：“盖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楚王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嬖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今乃遭命，离于恶疾，〔师古曰：“离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师古曰：“夫子，孔子也。论语云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无也。言命之所遭，无有善恶。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恶疾，深痛之也。”〕朕甚闵焉。夫行纯茂而不显异，则有国者将何勗哉？〔师古曰：“纯，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励也。”〕《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师古曰：“商书盘庚之辞也。言褒赏有德以明其善行。”〕今王朝正月，诏与子男一人俱，〔师古曰：“从王入朝也。”〕其以广戚县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勋为广戚侯。”明年，嚣薨。子怀王文嗣，一年薨，无子，绝。明年，成帝

复立文弟平陆侯衍，〔宋祁曰陆一本作陵。〕是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纆嗣，王莽时绝。

初，成帝时又立纆弟景为定陶王。广戚侯勋薨，谥曰炆侯，子显嗣。平帝崩，无子，王莽立显子婴为孺子，奉平帝后。莽篡位，以婴为定安公。汉既诛莽，更始时婴在长安，平陵方望等颇知天文，以为更始必败，婴本统当立者也，〔师古曰：“言其旧已继平帝后当正统。”〕共起兵将婴至临泾，立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破杀婴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平陵，昭帝陵也，因以为县，故城在今咸阳县西北。〕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平帝崩，王莽立楚孝王孙广戚侯显子婴为孺子。莽篡位，废为定安公。〕更始遣丞相李松击斩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后汉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杨伦传

顺帝即位，诏免伦刑，遂留行丧于恭陵。服阕，征拜侍中。是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因迁武威太守，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振裘持领，领正则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齐威之霸，杀奸臣五人，并及举者，以弭谤讟。当断不断，黄石所戒。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犹尘加嵩岱，雾集淮海，虽未有益，不为损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三·明帝

以沛、杼秋、公丘、彭城丰国、广戚，并五县为沛王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三·帝纪第三·武帝

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騫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其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历为太始历，腊以西，社以丑。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六·帝纪第六·明帝

（大宁二年秋七月）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于是分遣诸将追其党与，悉平之。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杨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壺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一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尚书令郗鉴高平县侯，护军将军应詹观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将军赵胤湘南县侯，右将军卞敦益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三千二百匹。其余封赏各有差。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桓玄

（元兴二年十一月）江夏相张畅之、高平太守刘怀肃攻何澹之于西塞矶，

破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七·列传第七·刘怀肃

刘怀肃，彭城人，高祖从母兄也。家世贫窳，而躬耕好学。初为刘敬宣宁朔府司马，东征孙恩，有战功，又为龙骧司马、费令。闻高祖起义，弃县来奔。京邑平定，振武将军道规追桓玄，以怀肃为司马。玄留何澹之、郭铨等戍桑落洲，进击破之。颍川太守刘统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从子振大破义军于杨林，义军退寻阳。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二·列传第五十二·良吏

时有北地傅僧祐、颍川陈珉、高平张祐，并以吏才见知。僧祐事在臧焘传。珉为吴令，善发奸伏，境内以为神明。祐祖父湛，晋孝武世，以才学为中书侍郎，光禄勋。祐历临安、武康、钱塘令，并着能名，宋世言长吏者，以三人为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词，有清节。子亮为昌虑令，亦着廉名，大明中，为徐州刺史刘道隆所表。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九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夷蛮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戚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诔。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齐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十九·列传第十·周山图

豫章贼张凤，聚众康乐山，断江劫抄。台军主李双、蔡保数遣军攻之，连年不禽。至是军主毛寄生与凤战于豫章江，大败。明帝复遣山图讨之。山图至，先羸兵偃众，遣幢主庞嗣厚遗凤，要出会聚，听以兵自卫，凤信之。行至望蔡，山图设伏兵于水侧，击斩凤首，众百余人束首降。除宁朔将军、涟口戍主。山图遏涟水筑西城，断虏骑路，并以溉田。元徽三年，迁步兵校尉，加建武将军。转督高平下邳淮阳淮西四郡诸军事、宁朔将军、淮南太守。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以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还官。迁左中郎将。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六·列传第四十六

郑绍叔字仲明，荥阳开封人也。累世居寿阳。祖琨，宋高平太守。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南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八·夷貊上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为广戚令。道生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谥。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纪·卷六·帝纪第六·显祖纪

（皇兴四年）冬十月，诛济南王慕容白曜、高平王李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韦阆

湛从母弟天水姜俭，字文简。父昭，自平宪司直，出为兖州安东长史，带高平太守，卒于营构都将。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张湛

（张湛）长子广平，高平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七·萧宝夤

有济阴芮文宠、安定梁话，萧赞曲加礼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宠、话等既感其情义，敬相然诺。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萧衍，衍命赞为南充、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彭城。于时，肃宗遣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讨之，赞便遣使密告诚款，与宠、话夜出，步投彧军。孝昌元年秋，届于洛阳，陛见之后，就馆举哀，追服三载。宝夤于时在关西，遣使观察，闻其形貌，敛眉悲感。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八十四·列传第十七二·董征

董征，字文发，顿丘卫国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征身长七尺二寸，好古，学尚雅素。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周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九·张轨

张轨字元轨，济北临邑人也。父崇，高平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本纪·卷二·魏本纪第二

（皇兴四年）冬十月，诛济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敷。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十八·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

孝文南伐，齐将陈显达率众拒战，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军，将士从之，显达奔溃。帝大悦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顿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初，孝文之发洛也，冯皇后以罪幽于宫内。既平显达，回次谷唐原，帝疾甚，将赐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顾谓任城王（拓跋）澄曰：“任城必不负我，嵩亦当不负任城，可使嵩也。”于是引嵩入内，亲诏遣之。宣武即位，为扬州刺史，威名大振。后并妻穆氏为苍头李太伯等所害。谥曰刚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四·韦阆

（韦阆）子范，试守华山郡，赐爵高平男。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序传

（李）彦弟虔，字叔恭。太和初，为中书学生，迁祕书中散，转冀州骠骑府长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迁太尉从事中郎，出为清河太守。属京兆王愉反，虔弃郡奔阙。宣武闻虔至，谓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难而来，众情自解矣。”乃授虔别将，令军前慰劳。事平，转长乐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贼起，令虔以本官为别将，与都督元遥讨平之。迁后将军、燕州刺史；还为光禄大夫，加平西将军，兼大司农；出为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追论平冀州之功，赐爵高平男。还京，除河南邑中正，迁领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庄初，授特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又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十四，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宣景。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五代史·晋书·卷七十七·晋书第三·高祖纪三

(天福三年九月己巳制曰):“……可复推诚奉义佐运致理功臣、天雄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兼中书令、广晋尹、上柱国、临清王,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改授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郓齐〔按:原本有缺文。〕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赐铁券,改封高平郡王,仍令择日备礼册命。”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志·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礼八

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算学:封风后上谷公,箕子辽东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挠涿鹿公,隶首阳周公,容成平都公,常仪原都公,鬼俞区宜都公,商巫咸河东公,晋史苏晋阳伯,秦卜徒父颍阳伯,晋卜偃平阳伯,鲁梓慎汝阳伯,晋史赵高都伯,鲁卜楚丘昌衍伯,郑裨灶荥阳伯,赵史墨易阳伯,周荣方美阳伯,齐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虑伯,汉鲜于妄人清泉伯,耿寿昌安定伯,夏侯胜任城伯,京房乐平伯,翼奉良成伯,李寻平陵伯,张衡西鄂伯,周兴慎阳伯,单飏湖陆伯,樊英鲁阳伯,晋郭璞闻喜伯,宋何承天昌卢伯,北齐宋景业广宗伯,隋萧吉临湘伯,临孝恭新丰伯,张胄玄东光伯,周王朴东平伯,汉邓平新野子,刘洪蒙阴子,魏管辂平原子,吴赵达谷城子,宋祖冲之范阳子,后魏商绍长乐子,北齐信都芳乐城子,北齐许遵高阳子,隋耿询湖熟子,刘焯昌亭子,刘炫景城子,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昙罗居延子,李淳风昌乐子,王希明琅琊子,李鼎祚赞皇子,边冈成安子,汉郎顛观阳子,襄楷隰阴子,司马季主夏阳男,落下闳闾中男,严君平广都男,魏刘徽淄乡男,晋姜岌成纪男,张丘建信成男,夏侯阳平陆男,后周甄鸾无极男,隋卢大翼成平男。寻诏以黄帝为先师。

鱼台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是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集解】孟康曰：“方与，县名；公，其号。”瓚曰：“方与县令也。”〕谓御史大夫周昌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列传·卷四十二·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是岁，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孟康曰：“方与，县名。公，其号也。”师古曰：“音房豫。”〕谓御史大夫周昌曰……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五十五·梁颢

雍熙二年，（梁颢）复举进士，廷试，方禹中献赋。太宗召升殿，询其门第，赐甲科，解褐大名府观察推官。四年，与梁湛并召为右拾遗、直史馆，赐绯。判鼓司、登闻院。颢在大名佐赵昌言，昌言入掌枢密，会翟马周事，颢坐贬虢州司户参军。起知鱼台县，就加大理评事。召还，迁殿中丞。顷之，复直史馆，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关西道判官，转太常博士。丁内艰，起令赴职，改右司谏。

金乡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国志（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卷二十二·桓二陈徐卫卢传

徐宣字宝坚，广陵海西人也。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与陈矫并为纲纪，二人齐名而私好不协，然俱见器于太守陈登，与登并心于太祖。海西、淮浦二县民作乱，都尉卫弥、令梁习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军扈质来讨贼，以兵少不进。宣潜见责之，示以形势，质乃进破贼。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东缙、发干令，迁齐郡太守，入为门下督，从到寿春。会马超作乱，大军西征，太祖见官属曰：“今当远征，而此方未定，以为后忧，宜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乃以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魏书（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三十·列传第十八·闾大肥

闾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时，与其弟大渥倍颀率宗族归国。太祖善之，尚华阴公主，赐爵其思子，与其弟并为上宾，入八议。太宗即位，进大肥为内都大官，增爵为侯。神瑞中，为都将，讨越勒部于跋那山，大破之。泰常初，复为都将，领禁兵讨蠕蠕，获其大将莫孤浑。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略地高平、金乡，东至泰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儒林上·李业兴

李业兴，上党长子人也。祖虬、父玄纪，并以儒学举孝廉。玄纪卒于金乡令。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六十四·鲁炆

（至德二年）十二月，策勋行赏，诏曰：“特进、太仆卿、南阳郡守、兼御史大夫、权知襄阳节度事、上柱国、金乡县公鲁炆，蕴是韬略，副兹节制，竭节保邦，悉心陷敌。表之旗帜，分以土田。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兼京兆尹。”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三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马默

（马）默性刚严疾恶，部吏有望风投檄去者。金乡令以贿著，其父方执政，诒书曰：“马公素刚，汝有过，将不免。”令惧，悉取不义之物焚撤之。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三百七十一·列传第一百三十·徐处仁

徐处仁字择之，应天府谷熟县人。中进士甲科，为永州东安县令。蛮人叛，处仁入峒，开示恩信，蛮感泣，誓不复反。知济州金乡县。以荐者召见，徽宗问京东岁事，处仁以旱蝗对。问：“邑有盗贼乎？”曰：“有之。”上谓处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宋史·列传·卷四百四十二·列传第二百一·石延年

（石延年）累举进士，不中。真宗录三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延年耻不就。张知白素奇之，谓曰：“母老乃择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后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乡县，有治名。用荐者通判乾宁军，徙永静军，为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光禄、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还政天子。太后崩，范讽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后讽败，延年坐与讽善，落职通判海州。久之，为祕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王真

淝河之战，（王）真与白义、刘江各帅百骑诱平安军，缚草置囊中为束帛状。安追击，真等佯弃囊走，安军士竞取之。伏发，两军鏖战。真帅壮士直前，斩馘无算。后军不继，安军围之数匝。真被重创，连格杀数十人，顾左右曰：“我义不死敌手。”遂自刎。成祖即位，追封金乡侯，谥忠壮。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八十·忠义四

王国训，字振之，解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金乡、寿张、滋阳、武清。坐大计，久之，补调扶风。国训性刚严，耻干进，故官久不迁。崇祯八年秋，贼来犯，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陈绍南、教谕张弘纲、训导陈繻婴城固守。阅两月，外援不至，城陷，骂贼死。建忠等亦不屈死。赠国训光禄少卿，建忠等皆赠卹。

嘉祥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国名：爰戚。侯功：赵成。〔【索隐】汉表作“赵长平”。〕用发觉楚国事侯，二千三百户。地节元年，楚王与广陵王谋反，成发觉反状，天子推恩广德义，下诏书曰“无治广陵王”，广陵不变更。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迁（曹参）为戚公，属砀郡。〔【索隐】谓迁参为戚令。【正义】即爰戚县也，是时属沛郡。〕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表·卷十五上·王子侯表第三上
号谥名：爰戚侯（刘）当。属：赵敬肃王子。始封位次：不得封年，后三年，坐与兄廖谋反，自杀。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汉书·表·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号谥姓名：爰戚靖侯赵长年。功状户数：以平陵大夫告楚王延寿反，侯，千五百三十户。始封：地节二年四月癸卯封，十七年薨。子：节侯沂嗣。孙：永始四年，侯牧嗣，四十年，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元史·列传·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

弘吉刺之分邑，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有济宁路及济、兖、单三州，巨野、郟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一十六县。此丙申岁之所赐也。至元六年，陞古济州为济宁府，十八年始陞为路，而济、兖、单三州隶焉。

汶上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记·史记三家注（同文书局石印本）·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索隐】家语作“西方”。王肃云：“鲁国近东，故西方诸侯皆取法则焉。”〕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北史·列传·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一·张彝

张彝字庆宾，清河东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东牟太守，归魏，赐爵平陆侯，位青州刺史。祖准之袭，又为东青州刺史。父灵真，早卒。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本纪·卷六·本纪第六·成祖二

（永乐七年）六月壬寅，察北巡郡县长吏，擢汶上知县史诚祖治行第一，下易州同知张腾于狱。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明史（同文书局石印本）·列传·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六十九·循吏

史诚祖，解州人。洪武末，诣阙陈盐法利弊。太祖纳之，授汶上知县，为治廉平宽简。永乐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覈郡县长吏贤否，还言诚祖治第一。赐玺书劳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尔敦厚老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公。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方古良吏，亦复何让。特擢尔济宁知州，仍视汶上县事。其益共

乃职，慎终如始，以永嘉誉，钦哉。”并赐内酝一尊，织金纱衣一袭，钞千贯。御史又言贪吏虐民无若易州同知张腾，遂征下狱。诚祖既得旌，益勤于治。土田增辟，户口繁滋，益编户十四里。成祖过汶上，欲徙其民数百家于胶州，诚祖奏免之。屡当迁职，辄为民奏留。阅二十九年，竟卒于任。士民哀号，留葬城南，岁时奉祀。



梁山县

史部集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新唐书·志·卷十五·礼乐志第五

(开元)二十七年，诏夫子既称先圣，可谥曰文宣王，遣三公持节册命，以其嗣为文宣公，任州长史，代代勿绝。先时，孔庙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贞观中，废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国子监、天下州县夫子始皆南向，以颜渊配。赠诸弟子爵公侯：子渊充公，子騫费侯，伯牛郚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卫侯，子我齐侯，子贡黎侯，子游吴侯，子夏魏侯。又赠曾参以降六十七人：参成伯，颛孙师陈伯，澹台灭明江伯，密子贱单伯，原宪原伯，公冶长莒伯，南宫适郟伯，公皙哀郟伯，曾点宿伯，颜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开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马牛向伯，樊迟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马期郟伯，梁鱣梁伯，颜柳萧伯，冉孺郟伯，曹卨丰伯，伯虔邹伯，公孙龙黄伯，冉季产东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敛武城伯，颜子骄琅邪伯，漆雕徒父须句伯，壤驷赤北征伯，商泽睢阳伯，石作蜀郟伯，任不齐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东牟伯，后处营丘伯，秦开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颜襄临沂伯，郟单铜鞮伯，句井强淇阳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党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荣子旗雩娄伯，县成巨野伯，左人郟临淄伯，燕伋渔阳伯，郑子徒荥阳伯，秦非汧阳伯，施常乘氏伯，颜恽朱虚伯，步叔乘淳于伯，颜之仆东武伯，原亢籍莱芜伯，乐欬昌平伯，廉絜莒父伯，颜何开阳伯，叔仲会瑕丘伯，狄黑临济伯，邾巽平陆伯，孔忠汶阳伯，公西与如重丘伯，公西蒧祝阿伯。于是二京之祭，牲太牢、乐宫悬、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